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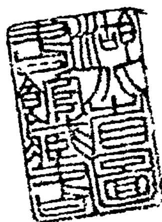
上海

文明書局印行

張南通詩文鈔序文

先生在我國以實業大家名游南通者夸大其成績尊爲我國首出之一人卽虬髯碧眼兒亦震而驚之矣文學乃其餘事不足道也特先生之文學亦自有過人處蓋其得于天者厚學力又足以副之益以良友之切磋人事之閱歷皆有以開豁其知識鍛鍊其才思故其發揮新意鎔鑄古辭卓然成一近代之大家茲輯得詩若干篇文若干篇以爲後學模範庶于論世知人之識不無裨補而於實業之導源亦可得其梗概矣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日端友書於慕尹室



張南通詩文鈔目錄

卷一五言古詩　四十二首

卷二七言古詩　二十一首

卷二　五言律詩　九十九首

卷四七言律詩　八十九首

有作　柳母挽詞　辛亥人日立春

卷五　五七言絕句　一百二十九首

卷六　五言排律　四首

張南通詩文鈔 卷一

五言古詩

南通張　謇季直

檢衣

北風動庭樹。落葉浩如雪。游子身覺單。檢衣輒嗚咽。游子還家時。襦袴垢且裂。垢者忽以澣。裂者忽以綴。澣斯復綴斯。不聞慈母說。遊子計出門。終歲十常七。還家慈母劬。出門慈母惙。念此心孔傷。淚下不可掇。游子眼中淚。慈母心上血。

古意仿庾子山體

有女字羅敷。天然絕代姝。機文工織錦。鏡澤不承朱。佩身徑尺璧。耀首一雙珠。願言託嘉耦。六禮府中趨。

理瑟自陳奏。繁絃已滿堂。修眉拙妍嫵。嫮睞怯迴光。千絲同命縷。七寶合歡牀。粥粥信有命。含啼惜故妝。

芻尼篇

學宮銀杏高四五丈。鵲巢夜半爲他鳥所毀。羣雛墮地。其聲悽然。攬衣而起。作芻尼篇。

崇臺起喬木。美蔭敷旁枝。翹翹託其上。有鳥曰芻尼。芻尼自靈鵲。云昔昭王時。厥來自塗脩。一雄復一雌。繁引訖炎漢。鼓翼鳴昌期。一鳴致太平。再鳴服四夷。寂寞向千載。翛翛無人知。翩然奪雙翮。却下天河湄。于焉一枝藉。拮据良云疲。營以衆芳葉。厚以香澗泥。豈不耻慕燕。庶免諷梁鵜。他族信非類。欻焉乘我危。羣焉覆我巢。顚我方鷇兒。中夜繞明月。唶唶鳴且悲。芻尼愼勿悲。破巢寧當稽。天壤極八表。意于東于西。君看在笯鳳。何如舞鏡雞。

湖上曲

湖水似妾心。湖光照郎面。郎但知湖光。妾心何自見。

湖上蓮著花。花好蓮心苦。心苦亦誰尤。花好愁風雨。

燕燕篇　憐某生困於讒也

燕燕復燕燕。毛羽何娟便。年年二三月。來承主人眷。主人居高官。家有宜春院。曾曾鬱金堂。葉葉鴛鴦薦。雲屏間珠簾。一一銀絲穿。孔雀在東頭。鸚鵡在西面。中間玳瑁梁。一巢任婉孌。鸚鵡自聰明。孔雀自華絢。小心媚主人。學舞日千徧。信知不能工。要是情所見。一朝拂東風。銜泥墮花片。却被孔雀嗔。未妨鸚鵡眄。今年依主人。主人心忽變。雲屏亦不開。珠簾亦不卷。曾曾鬱金堂。葉葉鴛鴦薦。孔雀在東頭。鸚鵡在西面。裴褢不得入。自理紅絲線。紅絲誰所繫。主人實繾綣。繾綣復如何。裴褢目留戀。故國有烏衣。豈云心不轉。燕燕兮燕燕。主人寧汝賤。孔雀在東頭。鸚鵡在西面。

元夜吟

初春見盈月。拍手叫欲狂。家家綴竿鐙。繁星引千光。我家有新婦。歸及歲再陽。一室頗無間。頎頎如我長。歡喜治酒食。奉之上高堂。長跽頌大人。百歲恆樂康。大人向六十。鬢髮玄且蒼。期兒得一第。期兒生男祥。一第差救貧。生男慰榆桑。新婦蘄

吉語。欽帕迎三娘。俗于是夕迎田溝三娘灰堆三娘卜来事如異苑所載紫姑神卜云具如願。大人進一觴。我懷路修遠。天津騎鳳皇。讀書不盈尺。何以貢玉堂。長年感明鏡。萱草何由芳。仰睋姮娥宮。輝輝森藥王。

酬泰興朱曼君 銘盤

三代重教士。務之有本根。要使識所分。自其方為民。春秋逮戰國。大道日以屯。士散漫若水。橫決無隄垠。當時諸侯王。大夫私室臣。罔弗謀得士。金璧諧風雲。上者魯仲連。下者儀與秦。布衣人自雄。千載何紛縕。漢世重名士。相高公府辟。唐宋藩鎮權。從事自除職。選舉雖云壞。士猶効寸尺。懿懿湘鄉侯。高勛照圖冊。一時幨幕間。濟濟盛賓客。朝魚而暮龍。功名蛻侯伯。余生嗟已晚。僅求貿衣食。俯仰增憂慙。意氣徒感激。佼佼張建封。錄錄韓持國。盤也弱而才。十倍於丕彊。自其少日時。開口詠鳳皇。能為六朝文。亦復資初唐。故鄉寂文雅。得子眞非常。時時弄狡獪。斐尾五色章。卻持一寸兵。而與矛戟當。角勝

非吾事。吾意實所臧。花冶常不食。太璞無浮光。期與愼厥德。貧賤未可傷。

女貞篇爲陳節母作

翹翹女貞木。鬱鬱石上根。青青歲寒姿。懿懿節母陳。節母方未婚。窈窕稱高門。所天忽以隕。轡輿焉脫輪。六禮未云備。寧有夫婦恩。哀哀詠黃鵠。毋乃自苦辛。懿懿節母陳。大義曰吾聞。士人在草莽。委贄斯爲臣。丈夫重一諾。況此千金身。遂去笄而髽。遂覲章與尊。夫死親無子。婦歸夫有親。丹心照鬼膽。磊落眞天人。斑斑眼中淚。啼血凋鵑魂。人土化爲木。交柯茂千春。女貞貞無比。節母誰與倫。

良吏篇爲故東臺令常公作

唐虞治中古。左右稷契臣。姬氏開明堂。周召共秉鈞。滂流浹元化。民物還樸純。治平有理道。要見儒者眞。所以奉職吏。書不存其人。逮漢漸龐雜。取法兼韓申。當時二千石。獨重龔黃倫。吁嗟去古遠。壹切苟且因。賈者操利權。耕者羞賤貧。朝入司農粟。夕伺疆吏門。苞苴佐竿牘。不待暮夜昏。庶幾印入手。一旦償苦辛。官好但獲

上。衆怨寧足論斤斤常明府。欒社東海濱。考其所稱最。僉曰撫字仁。百年賴水利。不獨聽獄神。國家上寬大。璽書時勗勤。中原荐水旱。萬里橋不春。草間竄疲甿。轉死相吟呻。願言牧與宰。毛羽少自珍。勿令鄉校中。感慨思先民。

長清曉發

晝行病蒸曦。迺越曶爽先。著衣辨顛倒。炧燭蒙庭煙。析箸羅羹硎。沙礫糅魚鱻。彊飽固勝餓。俯仰凄不宣。出門見西月。涼暉帶層巓。烏啼何哀哀。上下回且旋。月落不可挽。啼烏何知焉。躹躹念骨肉。淚塞聲梗咽。旁人那能亮。亮亦非心肝。惻惻復惻惻。浮雲東南天。

掘礨越岡巘。驚轂轟春雷。馳驅下平陸。颷颬飄黃埃。我僕既云痡。我馬良虺隤。男兒志萬里。晏佚隳精骸。蓼蟲自習苦。寧爲將軍來。將軍自英邁。遠略高世儕。藹藹穆生醴。峨峨燕昭臺。舉世重金玉。婉孌期龍駼。東縛報知己。吾生焉可哀。

昫昫夏禹甸。弈弈青齊疆。職貢重筐篚。大利在農桑。管子天下才。謀國富以强。如

何千載還。乃令行役傷。圮穢莽塗。畛輸濈湮陂塘。村女抱長瑟。班白無褌裳。天子有命吏。催科亦何良。大官事軍國。牙纛殊煌煌。嗟哉一生拙。隱憂動無方。馮軾寄短夢。熙熙游陶唐。

招隱三首贈金石菱 昌熙

石菱築三思亭。期十載後歸隱。索詩爲別。感而賦之。

大道日榛蕪。仁義委芻狗。混茫睇八極。隆閉迺陰勦。海水薄天飛。澒洞震地紐。紛緼上邊功。龍魚乃雜糅。當其時會乘。嫫嫱均好醜。得喪倏然事。素履儻无咎。曳尾泥塗中。我懷漆園叟。

似聞北山士。隴笑騰千春。亦越崔伯淵。飾競灰其身。古來聰知彥。動與尤悔因。功利豈云惡。所貴孚我眞。山澤有坦途。結蘭欽幽人。扃巖築軒宇。高桂籠青雲。願言繼瓊佩。著書尊逸民。

魯公營菟裘。亦云吾將老。表聖識三休。知幾殊自好。百歲俟河清。禍己集炎槁。云

何期十霜。人事誰能保。浮湛恃周才。爵服慮錙阜。苾苾西山薇。菁菁南澗藻。洵貽逍遙遊。卜居亮及早。

昔悔

少壯事行役。悠悠十餘載。患難亮非一。犇走亦云殆。北尋微閭山。東汎渠弭海。之罘碣石間。風濤去來每。陳軍箕子國。玉劍戛犀鎧。當其壯往時。盛氣輒百倍。束縛報恩私。功名置有待。風雲一朝變。苦心聽功罪。浩然歸滄洲。徘徊惜文彩。皓鶴乘戎軒。置身已凡猥。況與雞鶩爭。但見鷗鳧餧。往計眞自疏。來轍庶幾改。有宅一區存。有田一壥在。農桑世所業。荼薺吾可采。撫今睠疇昔。慷慨有餘悔。

種樹

不爲江海人。當勤稼圃計。圃逸而稼勞。擇焉力其易。朝繙種樹書。夕卽老農弊。商量百晦間。隴畂有餘地。暄之欲通陽。漑之欲瀕瀸。荷鋤請自今。永言敦樹藝。

種樹不種籬。樹成無隄防。一舉兩善兼。分畦樹橡桑。桑葉供飼蠶。橡根供作香。移

栽二千本。疏密各相當。愛之如嬰兒。護之如恐傷。期之十載後。桑好榆如墻。
岡桐實可油。厥產盛于蜀。女貞若烏桕。元明始著錄。本大云及拱。實石利三斛。緣
渠帶修陂。割地妥諸竹。棗柿桃李梅。枇杷數株足。生用求實際。不取但充腹。
嘉木既蕃殖。欣欣有餘歡。衡塘及從渠。井井不相干。呼傭種菱藕。風葉媚幽瀾。婦
孺識茲趣。大人時開顏。懇懇與僮約。勿厭督教煩。信能灌園老。何知行路難。

寄叔兄江西四首 時將至梁口盤差

往君初出門。秋原帶殘暑。一會涉冬春。宣南三日佇。苒苒冰霜枯。假歸再相聚。首
尾三載中。邅迴幾笑語。緊余兄弟間。離合動乖午。江淮與遼海。蹤跡紛可數。況乃
杖孤策。艱難客都護。辰商而晉參。彼此各易處。安得少小時。歡然相翕煦。
宦海灝無際。因風湊羣漚。偶焉寄其間。寧當計湛浮。豈無非常士。束縛不自由。豈
無學道人。湛冥終白頭。君初仕爲令。俛仰滋慙羞。苦心耐煩辱。以赴纆墨求。決獄
亦細事。安貧性所柔。何當百僚底。歲月聲名收。豈不賴抽激。長官要相優。人貴彊

自植。公道無時休。

天下苦兵爭。乃假車船算。朝廷有本意。何云較均幹。游民與冗吏。緣名利龍斷。下各飽所私。上猶中課勸。嗟哉道路吪。步步澀憂患。我家世力農。辛苦自習慣。君讀從政書。一編曾纏綣。民隱當無存。官用有程憲。平亭斟酌之。兩全豈無間。幸可爲孔殘。尙應恥劉晏。

常熟（翁尚書同龢）昔謂君。理幹過于季。謂君甚謹質。吳縣（潘文勤祖蔭）所爲地。子培當代賢。獨許悃愊吏。長官最君能。而復兩其意。體用略在茲。充盛固匪易。世當多難初。生居衆人裏。虛名爲實囚。横禍來鬼忌。儉德以自臧。令聞保終始。載詠小雅篇。深維脊令義。駒駒遠相勗。秋江永千里。

奉和袁爽秋侍御都門贈行即用其韻

云胡昔不樂。拄劍客江介。顧聞桐廬袁。乃適以茲會。無端京師遊。素冠逐飛蓋。旅居隔衡街。叩門得所屆。寫誠欸通襟。言言破纖壒。當時宣武南。風節盛冠帶。名競

氣以囂。道長理或泰。自此六年別。人事日徽纆。君方仕爲郎。默守柱史戒。下走遼海歸。氣與風濤汏。所更寧一端。坐覺胸次隘。退求農家言。遠希笠澤瀨。開門偶應舉。小祿庶以賴。不爲大敵勇。敢同衆人敗。君方備臺諫。智略洞中外。峨峨神羊冠。耿耿朝鳳噦。上以啟堯舜。下亦厲曹鄶。何當羨歸耕。邈焉寄深喟。

初秋偶興寄蘇堪

秋至忽如客。遠歸差自賢。得侍老親疾。重翫閑居篇。支牀就檠廕。薙草清垓埏。檀因辟惡蘙。茗以益思煎。佳日輒有會。新涼時一延。薦新得明齊。分餕招華顛。桑紺夙醽醸。稻碧初餾饘。錯兼紫文蛤。鱠佐黃頭鰱。本非極飲饌。不取甚濃鮮。諧談落纖緯。既醉猶初筵。有時督園圃。任意從林泉。與桐釋縛蔓。爲芰删叢蓮。辦榆郎姑種。展竹西南鞭。花幽桂樹短。林晶柿實圓。卻病備杞鞠。含芬愛橙櫞。來鶯語已熟。孳雀巢所便。狀隨草木叩。經略禽魚詮。廣之通異域。證之實前箋。或讀道書罷。或諷仙詩焉。所規扶海垞。甯減桃源天。得地且種樹。買隣安有錢。懷哉鄭夫子。京國

方迍邅。眥訂元白約。共追皮陸緣。此事竟何日。懸懃企歸田。晏歲當乞假。過江常有船。倘來菰蘆中。歡喜聊周旋。

奉呈常熟尙書四首

東坡初出門。獨嚮歐陽子。昌黎掖後進。拳拳在張李。古人愼所緣。身名託終始。攀躋猶及公。州郡忝鄉里。十年遼海軍。苦辛狎泥滓。公與幕府牋。問訊輒書尾。知公大雅人。等閒不足擬。憂患能知幾。恂慄斯有斐。

少小盛氣志。頗亦羞羣狙。家世服農畝。不眩車輪朱。上稟二人訓。下規千載圖。江河絕東瀛。日月駸西徂。中間氣振蕩。萬物飛蓬俱。常恐願力薄。墮此禮義軀。悠悠迫中歲。四顧增踟躕。踟躕思古人。遙遙唐與虞。

寸志不可遂。萬事皆塵埃。猶是中國民。帝京時一來。昔歲荷推舉。冥冥如天開。公今再薦士。隔絕中路霾。由來得喪際。出入材不材。公心照四海。涕泗生枯荄。不遇故細事。纏綿惻中懷。丈夫尙施報。所報安恃哉。

昏昏九衢塵。有官未云樂。騰騰萬人海。機利迸鋒鍔。獨念平生交。肺腑相煦燠。驅車出國門。連朝輒心惡。況與夫子親。眷睞重邱嶽。八年四回別。此別非疇若。才鈍語易枝。戚均慮無堮。江鄉有閒田。先歸料鉏钁。

東臺謁外祖父母塋志哀

曉出北關橋。萬冢荒纍纍。微雨勢初止。野風寒正吹。啟輿問遠近。約略四里差。回溝抱塍角。金氏塋在茲。塋凡十有三。圜列隃半規。我外王父母。居中獨崔巍。陳牲醴再拜。口默心致辭。孫年八九齡。聞母在室時。外王父先卒。門戶王母支。道光中歲後。五歲三苦飢。亦有舅七人。各有婦嬰娩。棘棘不相保。角張自營爲。王母慟失明。與母窮相依。母以十指血。易稻供娘糜。自屑豆蔬覈。雜以微鹽虀。王母偶啜嘗。撫母淚交頤。謂兒十分苦。兒苦蒼天知。自母歸府君。歲月有遺貽。豈得甚甘好。故亦窘錢貲。自王母之卒。母心蓄沈悲。望孫早樹立。挈孫塋前來。嗚呼母不待。孫亦實不才。悠悠十六年。始得瞻天墀。又以府君恤。復爾三年遲。今日一尊奠。母也寧

見之母既不獲見。九鼎皆塵錙。飄飄紙錢燼。爛爛宮錦衣。紛紛路旁人。煢煢人間兒。

題太夷濠堂用原詩首句惜哉此江山爲韵

東風蕩殘春。白日笑羈客。亦有窅眇心。胡爲聊浪迹。惠施與蒙莊。由來視莫逆。招呼鍾山雲。出入長安陌。悠悠二十年。壯盛未容惜。

杖策昔從軍。東登箕子臺。君從若木下。弄摩日珠回。當時一張口。氣尙凌八垓。風輪倏旦暮。親見揚塵埃。蓬萊已陵陸。滄溟何有哉。

沈沈久雨雲。混混下江水。水去不復回。雲開故有俟。坐憐浩蕩中。萬億流離子。虛望將焉酬。空悲亦可恥。天地有端倪。俯仰究終始。及時且寧靜。丈夫要如此。

進不苟懷祿。退亦非迷邦。看君百僚底。磊砢無等雙。一堂據濠上。不厭隣家哤。雞犬瞰其落。日月臨其窗。高枕睨萬里。白鳥橫烟江。

云有汲汲志。盡日常閉關。遂謂蔪蔪人。開門容荆菅。羣諏埋孤笑。時復相往還。臨

流弄清泚。憂來替以歡。君其理漁具。我亦投朝冠。明年富春渚。一路尋黃山。與太夷故約此

蒿枝港

我皇御極初。海東連苦潦。方里五六百。沙田萬家繞。溝澮不相貫。阻絕尾閭道。夏秋三日雨。濁浪起豆秒。三年兩不登。饑饉憂父老。權輿戊寅歲。循灘測溔渺。委宛趁窪流。譬若卜巫筊。萬畚從之施。豁然瀉霪滈。遂與滄海通。儼若衆流表。萬事自人力。何者關有昊。有司但徵賦。餘瀝恣醉飽。我來營墾牧。百喙迭震撓。膏煎正自取。於人亦何惱。青青蒿叢根。潮汐記昏曉。坐覽海東雲。萬里冥白鳥。

弔鶴

海東有雙鶴。翯翯青田姿。韓猶備藩日。軒然來皇畿。鶴產朝鮮飲清而鳴高。曾伴松禪栖。人事一朝變。遂與劉相依。鶴故畜於翼山相國京邸戊戌夏相國罷官以贈貴池劉聚卿觀察余營博物苑。物色羽族儀。劉君爲擇地。笱籠隔江貽。鄭重復鄭重。感系友與師。花竹爲汝媚。魚稻爲

汝麋。霜晨月夕候。長唳相參差。盤旋作小舞。雪翮相高低。自題倩影室。（苑中花竹平安館篇）（徐夫人饕病而築館甫成而夫人殁因夫人字題館之室曰倩影、）臨汝獨懷悽。爲汝建新築。廣以疏梅籬。謂可適汝偶。不苦常攣羈。豈意忽僮約。餌石傷不知。丹揚上皇側。分張殞其雌。（主者不知鶴病、奚致死卽）（觀之胃中有石屑攝許蓋新築石工所遺之屑誤雜食料中不能化也）兒書遠來告。中有傷心詞。不鳴不嗜食。言汝逾旬期。歸來重臨視。隻影窺清池。有語不能致。汝聽余知之。汝其養千歲。相慰歸休時。

張南通詩文鈔　卷二

七言古詩

南通　張　謇季直

宋先生宅舊有海棠一株歲直花時輒有佳會三數年來故老零落盡矣因時感觸愴然賦之

蒼靈爛漫眞無度。盡散燕支化芳樹。鶯嬌蝶怨不勝情。韶光瞬息已朝暮。婆娑諸老當時賢。酒龍詩虎相聯翩。因花歲歲發新唱。剛日柔日觴酌連。我昔追隨尙黃口。蚍蜉蟠蹶見者走。旂鼓時復當中軍。壇坫爭呼作小友。日月逝矣曾幾時。人事變遷空花枝。稚川丹砂竭仙井。子京紅杏凋春辭。主人愛客孟公亞。筮豫戠朋好以暇。人惟求舊不惟新。臣卜其晝兼卜夜。酒闌燭灺來東風。露華皚皚月轉空。千絲萬絲劇相同。垂垂無力啼妝紅。啼紅寧復關愁思。倚遍闌干逞妍媚。草木無情人有心。對花三嘆不能置。

農婦歎

朝朝復暮暮。風炎日蒸土。誰云江南好。但覺農婦苦。頭蓬脛赬足藉苴。少者露臂長者乳。亂後田荒莽且蕪。瘠人腴田田有主。君不見閭門女兒年廿五。玉貌如花豔歌舞。倚門日博千黃金。祗費朝來一眉憮。

秋風篇答孫東甫 孟平

白日忽去不可贖。凋霜鏡裏芙蓉落。三旬臥病滄江濱。坐聽秋風鎮蕭索。男兒不獲趨承明。揖讓卿雲勤著作。便當躍馬出天山。戰取名王手親縛。歸來告功拜聖卣。爲君禮士開東閣。不然遠求不死藥。左右仙人弄笙鶴。不然時續南皮遊。奏箏彈棋間六博。不然黃金買高爵。不然高吟臥雲壑。區區文字干有司。莫邪補履珠彈鵲。權其得失已丘羽。仍還我初豈云惡。唐衢痛哭眞非夫。東野傷情何自薄。故人勸我釋幽憂。毋乃牡鍵投牝鑰。請君爲陳觀察公。讀書尙不甘盧駱。賦成慷慨看青天。正見晴空翔一鶚。

奉題趙訓導師鞠隱圖

師道最敬曾南豐。魯直亦託眉山翁。古人心骨重丘嶽。自以聲氣孚雲龍。梁溪奕奕趙夫子。力學孤貧挺楩梓。能將高節紹東林。況復明經掩中壘。當時中丞林侯官。奬掖士類窮孤寒。賦成輒奪五花簟。賞重何翅雙玉盤。同輩知名王與李。與公如龍頭腹尾。錫山有錫天下爭。絃誦聲中兵忽起。中丞此時戍邊城。王李先後完忠貞。（王諡武愍諱恩綬 李諡剛烈諱福培）絳紗自老馬長史。黃巾卻拜鄭康成。嗟嗟功名有天命。垂暮滄江一官冷。湖州弟子本秀出。魯國諸生更造請。侗子有命師哉師。負笈三載期朱絲。豈獨爲文得修揖。不嫌竟學無酬資。梁溪溪上足秔稻。夫子有田不能飽。云將歸及懸車年。種菊撫松三徑好。閒來更躡九龍巔。招呼明月芳尊前。老子於此興不淺。能從我游其汝賢。江流浩浩山亙亙。百年此志此圖證。或者廟堂求伏生。未必山林容魏應。

思故鄉行

大隄二月楊柳黃。游子牽衣辭高堂。御夫在門車在路。欲行不行且盡觴。高堂半百髮漸蒼。呑聲欲語情慘傷。薄田二頃不足食。使兒年少淩風霜。讀書愛身有大義。千金尺璧靑春光。但矢此志永勿忘。旦暮猶是翁孃旁。嗟哉兒有翁。嗟哉兒有孃。含酸忍淚不敢落。游子行矣思故鄉。

風吹百草迴靑黃。游子攬轡臨康莊。弟兄相送遠于野。行行且止心旁皇。阿兄嗟曰季行役。休悲傷。家貧猶足具稻粱。翁孃雖老身其康。鍼芥磁珀視所引。結交毋結聲氣場。憂患古來重骨肉。季汝甘苦將誰商。題彼鶺鴒鳴將將。嗟哉有兄隻身翔。游子行矣思故鄉。

石梁坦坦官道長。春波瀰瀰歸大荒。男兒何事出門去。登車四顧眞蒼茫。故人束晢與劉梁。秦家太虛丈人行。（謂束織雲劉穀疇秦壑鋤）爲余千里籌糇糧。期余努力志四方。鳳皇所貴履忠義。莫邪挫折虞鋒鋩。貧賤那足短人氣。知己況得孫伯陽。暫時離別勿耿耿。黃鵠有翼終須翔。嗟哉故人實余將。游子行矣思故鄉。

龍山出險歌

焉逢之歲月在卯。一舟江上驚春早。旅懷作惡百不堪。造物欺人況爾狡。初猶疾雨試廉纖。埃曀無光日不杲。江聲漸急雨聲轟。獨鹿黑風走雲表。奔鯙拜浪但見戲。神鼉翻瀾時露爪。青山碧岸出復沒。起落不能間分秒。帆檣篙槳盡失勢。捩舵中流忽摧撓。瞥如箕穀如盤珠。輾轉弛張隨僾僾。此時幸霽飛廉威。呼救逢舟得休兆。方其性命呼吸間。神情但覺旁人愀。敢云忠信涉大川。自以生死付有昊。人生何處無風波。驚定回思心轉掉。妻生相貴未可恃。伊川坐莊殊有道。作詩聊以諗所知。一身出險輕鷗鷸。

答人

貪如狼。狠如羊。彊不可使西楚王。三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彼何人斯謚晏颺。望塵下拜粲諸獠。但知媚竈那知奧。乞得祭餘腹已飽。腹已飽事愈非。白鷗汎滄渚。鳳皇終日飢。客來相告吁且嘻。兩姑之間婦難爲。我初聞之曰否否。太

阿倒持古所有。君不見嗣宗臧否不挂口。是中惟可飲醇酒。

江寧送周彥升歸里

春江毛雨河豚足。片帆話別涸山麓。白門楊柳看欲飛。相逢共剝湖菱肥。湖上盈盈莫愁女。石城艇子載將去。蓮花自是美人魂。當花曾與傾一尊。往時驩笑那可得。君苦窮愁我旅食。燕臺高高今匪今。云求奇駿千黃金。眼中蹀躞萬馬比。于此不凡能有幾。君是幽燕老將才。筆陣盪決排風雷。似我樗散不中用。故應常受龜蜓諷。烏帽九月霜風涼。君不能留歸故鄉。離恨遠與江天長。乘車儻復過臣里。為言我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雨泊白塔河中夜有作

濕雲如墨壓篷背。千點萬點雨聲碎。枯鐙短短焰不青。淒然獨對影問形。披衾向鐙淚皆熒。夢魂欲返愁泥濘。鄰船嗚嗚蕩婦泣。艣邊鬼語水禽立。聞之令人慘不驩。叩舷欲歌行路難。更憐白髮念游子。愁雨愁風中夜寒。

翙林屢約同遊金焦不果今以舊約期翙林復以事不余偕因來

逘別賦此示之

男兒雌伏不得志。破幘籠頭出鄉里。人生何事不勝愁。黯然魂消別而已。徐君生平爾汝交。作詩論劍頗自豪。憤儒酸腐乃逐賈。鑽研寧復知錢刀。前年勸我晦文采。拂衣大笑走人海。金盡歸來芒屩穿。不用卿言頗追悔。去年書來風雪前。招要徧踏金焦顚。失期不赴詎當再。今猶如此來何焉。世間萬事動相左。細雨鐙前話瑣瑣。君遭俗物敗清興。我亦依人徒坎坷。君歌休矣聽我歌。寸步有命將如何。行止若能用人力。富貴奚難唾手得。

喜風

船頭日日砰西風。棘軸方穿豨膏裹。榜人傴僂牽長繩。寸前尺卻憐蹩躠。五更舵背聞颼飂。解纜嗚岙喜相賀。岸邊竹樹倒向後。去若彊弓弦上笴。計程金陵十且八。餘此奇零直瑣瑣。滕王高會子安來。以時考之或者可。明當酹酒告江神。更借

一帆風助我。

海州邱生歌

郯子故都東門朐。磅礴負海泄不盡。田橫去後二千載。乃有邱生之丈夫。生家故隸淮陰市。任俠初慕關東朱。壯年折節能讀書。頗自恭謹類老儒。既從張公（名錫鑾[illegible][illegible]縣人[illegible]修）誓殺賊。布衣卻佩將軍符。健兒帳下自一隊。將軍陣上無完膚。洞脛折臂喋馬血。轉戰齊晉關隴區。張公既死功不上。浩歌長鋏歸來乎。湘鄉相公眞愛士。重以生屬延陵吳。鄭莊有聲自梁楚。孫策所部多龍舒。軍門獻策動緯繣。坐看竇劍生秋蕪。有時爲我脫鞘舞。驚電起落風吸噓。斂使生氣運詩筆。精神乃復旁若無。當時軍中有大邱。善能使刀伯曹徐。以生英雄且文雅。畜之何翅嬰福徒。龍泉知己大可呼。況詩甚工足自虞。遭時通塞各有命。一心富貴寧非愚。吾方於生寄膽氣。請生說劍纓曼胡。猶當愈彼乞兒萬張蓋。作勢乘小車。

履平餉帶魚

腐腸早識肥醲毒。侯邸傳鯖毋乃俗。清齋一月不出門。風日蕭條冷甌粥。邱生餉我東海魚。纖如帶長白如玉。粒鹽糝花疑有霜。劑桂薰葱旨且馥。貰人下箸不須此。酸鹹應知雋能獨。更誰麟脯羨方平。卻使豬肝慙仲叔。茅柴濁酒老黃虀。貧家風味由來足。蒯緱一劍何足彈。蓴菜秋風歸思促。相期同掣珊瑚竿。坐釣滄溟巨鼇六。

雨歎

七旬苦旱不得雨。一雨十日不得晴。癡龍如羊怒目獰。萬鱗掀舞天瓢傾。雷公出裝西向行。水底殷殷時鏗訇。天低雲闕白日暝。山鬼夜哭鵂鶹嚶。屋茅朽腐莓苔青。漏穴拳大聯七星。積溜百道縫是程。況乃屹屹適相丁。初猶盤旋螭蛇京。漸漫且突與壁砰。忽不及瞬橫流并。下者履屐上蓐衾。如瀞如染如浮罌。隅奧牖戶騰涎腥。蝸牛蚰蜒鼃蚓蟚。短足之榻折足鐺。寢斯饋斯囚拘囹。貧賤性命溝壑輕。沮洳泥淖寧敢憎。東皋老農輟耒耕。可憐八口愁吞聲。吞聲自爾天不聽。魃以止雨

誰能令君不見貴官堂上臂燭明。主稱百歲賓千齡。前席互進玻璃觥。醉事歌呼頌太平。

仿院本貼絨帳衔

靈楓一夜飲天酒。傲傲醉舞西風涼。化身忽作萬紅蝶。翩躚下集偎寒香。踢枝雙鳥好毛羽。顧影流盼鳴斜陽。誰將六尺雪樣絹。鈎勒渲染生秋光。如皋女兒清且揚。素皺羅裙明月璫。口脂噙霞爛五色。香絨唾出成文章。尋常指爪事纖素。卬以六法殊茫茫。原本南田崔濠梁。冒家校書初濫觴。當時水繪盛絲竹。小宛實冠諸姬行。影梅庵圮土花碧。空餘雅製垂縹緗。美人迢迢不可接。令我懷古心旁皇。手此一幀三太息。愁絕荔帶芙蓉裳。飾君梅花之紙帳。陳君幽邃之藥房。夢游儻到湘中閣。莫待秋林露葉黃。

題丹徒趙嘉生瑞禾臨程松圓山水遺卷

江山忽然落几席。起而從之杳難即。蒼厓赤岸生風煙。遠水殘陽盪秋色。躊躇卻

顧是耶非。但見空濛含水墨。乍者船來京口東。寒潮如雪掀孤篷。滄洲有景寫不得。當時恨無營丘翁。趙生吳興之苗裔。六法精研出孤詣。世上于今重戰功。坐令主爵窮遭際。江湖浪迹年復年。賣畫幾何償酒錢。宮聲一去不復返。可憐縑素隨雲煙。吁嗟萬物本無主。一卷取足供流傳。卷中奕奕生氣王。趙生爾豈歸天上。欲喚精靈歸去來。江山如此曾無恙。

隣船母笞兒

遠聞韓伯俞。笞膚不楚傷親衰。近者李廷尉。擁節感慟誰家兒。親衰猶見霜雪姿。擁節萬一酬親慈。我生三十貧賤耳。母乎安在有兒奚以爲。急復急。蕩船檝。嗚復嗚。兒夜泣。兒兮勿泣恫母心。兒有母笞我衣濕。

聞下斜街舊寓因雨盡圮寄可莊勗臧曷季兼示蘇龕

但不求通百不窮。權之自人天無功。天巧有時偶相值。意存避就非英雄。都門二月上名牒。稅駕初主含山翁。嚴編修家讓 糞除所舍使舍客。老屋揩郭裁遮風。提書趨

試客既去。一夕柱折頽垣從。巖牆知命古所訓。推宅相借君尤通。下斜街北街之東。廬舍古木疎篁中。晨興愛坐几席綠。夜歸遙識簷鐙紅。漫然從人考坊巷。查家舊址塵冥濛。況乃居此僅帀月。拂衣南下旋匆匆。文章猶自愧方叔。宿處誰復知林宗。成以何日敗有數。屋不負人天至公。生平恥說王夷甫。天下何來石世龍。

題縵卿所藏徐高士枋畫山水

往歲深冬月在子。曹侯翛然款門至。手中一幅絹本畫。自云所得頗匪易。侯家家世本長洲。亂後還家認鄉里。湖、田歷歷但荒虛。山市蕭蕭贏戰壘。從故閭論收藏。時見老兵賣殘紙。售金易餅都適然。寶鼎康瓠亦聊爾。眼明尺幅煙雲開。題名上方徐俟齋。旋驚又喜姑置哉。聽持之去與之偕。嘗若重遇臨衢街。招呼共入酒家飲。一斗竟博涼州回。裝池鄭重得完好。懸供高閣賓尊罍。徐曹先世故親舊。相對一日三徘徊。我聞高士暮年築草堂。恰枕天平麓。斷書甲子永初年。謝絕車徒子眞谷。偶然作畫易所須。來往人間驢徑熟。畫本巨然參倪黃。此仿關仝信晚作。

高裁二尺三寸強。應知略稱驢肩篦。其年干壬支曰申。去高士卒周兩春。當時所畫豈一二。散落所獲彌瑰珍。靈巖支硎高嶙峋。山水如畫含清醇。祇今世習鮮卑語。不見長歌肥遯人。

張南通詩文鈔 卷三

五言律詩

南通 張 謇季直

中秋宋宅樓中對月

雲海騰初月。清光浩欲浮。百年當短燭。獨夜正高樓。耿耿丹霄路。迢迢碧樹秋。都忘更漏永。河漢向西流。

過排河觀

滄海成田後。巍然一寺開。鐘聲隨鳥遠。河勢趁林回。佛圮塵龕在。僧貧土銼頽。興衰何處問。夕曬上經臺。

叔兄徐沛之輔清偕宿州城東延壽庵

謂逐賓王隊。言隨長者車。陰霖栖佛座。長晝聽齋魚。我法曾無用。依人百不如。深宵看宿火。寂寂遠公廬。

南村

卅里南村路。人家半水邊。亂鴉爭落日。古木向棲煙。風側帆三面。沙平轍一弦。誰將人外意。相與媚幽妍。

遊珠媚園 園故前明顧大司馬別業後歸王氏

太守歸田日。微聞父老言。樓臺平地起。帬屐一時尊。珠去川難媚。碑殘字僅存。奉輿堂舊事。愴絕不堪論。

輿廢由來事。游觀尙此園。橋傾人碌䃚。花雜鳥啾喧。金谷誰賓主。烏衣尙子孫。徒看荒沼水。一碧帶城根。

作客

作客驚秋早。還家覺路遙。詩愁憑遠柝。鄉夢轉輕橈。水氣蒸殘月。沙痕露退潮。思親應不寐。白髮坐涼宵。

施伯厚祖望歸自山西見訪

三歲兵間客。驅車往復回。艱難多苦語。質素見清才。衣食終須計。烽煙尙可哀。勞勞廉吏子。爲爾重低徊。

晚霽

霽色上層樓。輕煙散未收。薄寒凌客坐。衆綠到漁舟。老屋芭蕉雨。孤鐙蟋蟀秋。誰人吹玉笛。喚起百年愁。

觀海

近海地常濕。無山天更遙。雲從半空起。風竟六時囂。魚蛤供餐賤。蒲鹽奉稅饒。誰憐瀕斥鹵。生計日蕭條。

野渡

野靜河流闊。蘆梢一向風。船趨繩力健。水齧岸根空。村柵牛羊熟。灘菰雁鶩豐。但無滄海警。安樂是吾通。

消夏有懷同學

遠山青向夕。移榻過煙林。澹月入花影。涼風來夜琴。故人不可見。芳草幾回深。無限瀟湘意。因之結珮吟。

夜坐

蕭然百不能。危坐欲無憑。望入秋空杳。懷隨夜氣澂。聽風階走葉。愛月幔藏鐙。聞彼毗盧藏。南宗有上乘。

登城東樓有感

黃葉尊前落。青山水外呈。危樓來遠意。暮雨報秋聲。談笑眞無賴。江湖尙有兵。寥滄海上。聊目慰承平。

城南晚步

野色鎭蒼然。疎林上晚煙。地荒秋到易。客倦鳥歸先。殘日催譙角。寒流委堞甎。橫江今不戍。疲馬任蹊田。

田家

春風吹水漲。漲淥到田家。一徑入叢竹。連村深落花。相逢寬禮數。率意校桑麻。眞覺羲皇上。桃源未便賒。

琅山

春盡催遊興。城南薄笨勞。山人爭强坐。香客各聯曹。（山以僧迦得靈入山禮佛者俗稱香客四時絡繹而二三月尤不可數計）狼去巖花冷。（山之名狼以形似宋淳化中改狼爲琅）鷹摩塔日高。笠雲亭畔石。久坐聽松濤。

馬鞍山

地脈分琅右。嵕巍峙馬鞍。談碁仙子石。垂釣客星竿。（山有碁石釣竿石）世異瀕江遠。山荒到屐難。蒙茸深磵裏。草木帶餘寒。

晚晴

四野忽軒露。餘春媚晚晴。殘花緣路漬。好鳥避人鳴。樹密炊煙合。江空落照明。誰能嗣幽賞。長憶謝宣城。

元日

東風騫旭朵。藹藹復堂堂。江水當門綠。梅花隔歲香。禮權村叟儉。酒鼓市兒狂。百事看今日。從教愛景光。

寄懷吳琬卿大球陝西

銅馬窺江日。桃源闢海隅。鄉聯名士隊。臬綰辟兵符。一賦高軒過。時從陋巷俱。似聞才奕奕。端不忝諸吳。

太華尋山去。長安作客初。關河尋夢路。鴻雁隔年書。楚璞方遭刖。昆刀豈有譽。愧君遠遊壯。萬里逐軺車。

濟通港

襟帶通常熟。風煙接太倉。潮痕江岸白。雲氣海門黃。避網鵁飛急。憐巢燕語長。亂流明日渡。宵夢已蒼茫。

海門小鷗波館

吾聞舟是屋。今看屋如舟。煙水涵明鏡。風雲入小樓。月常三面曙。窗有四時秋。坐

覺宮牆近悠悠萬古愁。

小鷗波館再題

一水溶溶積。垂楊拂拂齊。潛鱗因曝聳。乳燕學飛低。春事餘芳草。遙晴屬素霓。竭來橋上望。斜日赤闌西。

渡江

挂席若爲情。年年江上行。一舟兼雨渡。四月聽秋聲。向夕層縣薄。愁人遠火明。獨憐沙鳥怯。往復繞檣鳴。

李曉村之香挽詞

風漢無科第。悲君忽古人。文章成力造。孝義出天眞。糞壤寧當化。薰膏詎有因。淒涼蓋棺日。七十白頭親。

東施敬軒陳修病中兼懷石一泉

江水初飛雁。霜林有改柯。故人成久別。一病竟如何。白社琴樽寂。青雲日月過。空

令慙石叟稱藥伴維摩。

聽人說秦中風景二首

不信秦中路。崎嶇蜀道長。閒深愁小鬼。關險讋閻王。（入秦所經地名）天漏衣思瓦。谿窮樹代梁。當杯時一杞。行李若爲强。

歸猶須易歲。去直並邊城。野日寒無色。河冰裂有聲。風旋鵰影大。雪照馬頭明。出塞男兒事。飛騰欲請纓。

送孫次明（舉）赴書記之聘

扁舟君自去。我亦九秋蓬。生計才無用。文章賤不工。紛紜疑鼠朴。契合自魚桐。好句誰能惜。相思嚼豆紅。（次明有詩不敢細拈紅豆嚼恐教滿腹種相思）

施敬軒挽詞

如子眞奇崛。蒼茫不可知。方千艱一第。李燮本孤兒。（本陳姓遺亂子于施）乍耗存疑信。今傷永別離。三年同學處。燈火鎭堪思。

勵志詩猶在。延生術未精。偏辭妻覩藥。苦戒子求名。白馬江干影。青蠅海上聲。彌留虛一訣。含慟愧生平。

六聞

邅迴都不達。牢落與之期。斷雁孤舟外。愁人獨坐時。市闤津吏鼓。燈簇社公祠。聞上看今夕。無端醉一巵。

將之瓜洲

暝色無邊合。修途尙此行。船搖星不定。江靜水能明。列戍千營在。當關一櫂橫。徵繻何所用。慚愧是書生。

春晚黃氏塾

歸後仍爲客。春殘事不同。落花承帽雨。簇絮旋衣風。得食慈烏瘁。知巢乳燕豐。自憐猶學究。不敢誚冬烘。

示別黃氏諸子

諸子并當去。西齋一月師。因貧爲客早。多患讀書遲。有志才無小。同歸道不歧。懃懃期所殖。無忝好門基。

早螢

一雨空園暝。飛星照水來。未應芳草歇。却被野燐猜。暮夜存精氣。光芒耐死灰。無端深樹裏。蚊響翕春雷。

從子德祖殤哭之

不信蛟龍酷。騰波攫掌珠。含沙諸鬼使。鎮惡失靈符。驟冀傳聞誤。因疑得訊迂。天涯癡叔淚。爲汝灑平蕪。

憶汝方周晬。牙牙繡褓中。豐庭開兩額。秋水澈雙瞳。索食依王母。呼名辨保工。佩囊艱一物。愧說客游窮。

大父矜憐汝。聰明出從昆。名題楊簿字。娛甚會稽孫。謂以承衰景。期之大我門。傷心長命縷。繫臂有餘痕。

索乳方旋踵。尋兒乃得尸。呑聲娘欲絕。攬頸姊何知。家寂無隣伴。詩成哭汝遲。荒陛風雨夕。孤魄更依誰。

哭女淑

淑誕將三月。歸來亦慰情。入門看戲笑。懸帨弄孩嬰。得子期徵女。同庚況有兒。（從子亮祖）當頭摩赤志。猶爲說前生。

阿母方彌月。秋深八月涼。繡綳時強病。撫簟重哀殤。祭醊終難及。銘辭豈暇詳。可憐魂入夢。未解喚爺娘。

絮

江水連溝水。楊枝復柳枝。何心成散雪。無力倚游絲。白日驚飄忽。青春易別離。酒邊金縷曲。珍惜少年時。

曉發

急柝回殘夢。荒郵犯曉寒。漸聞人語亢。敢畏客途難。白草張門席。黃沙賣餅槃。劇

憐諸父老。猶自羨征鞍。

沂水

沂水看歸雁。悠悠自北征。馬頭初日大。車脚四山平。邏卒空荒堠。將軍說故營。干戈易絃誦。慨想魯諸生。

送黃李二生歸江原道

時事江河下。紛紜口舌爭。上書空涕淚。當路有公卿。白璧珍緘鐍。青山遲耦耕。即看齊二隱。愁甚魯諸生。

鎮海楊生示春燕詩卽贈

杖策歸來日。周旋見此生。姓名隨市隱。神采與詩淸。風雪鍵門迥。江湖入夢驚。試吟春社燕。羈屑感滄瀛。

海嶽歸來圖爲某作

道路由來險。滄波况爾深。乍看行篋畫。謂是倦游心。天壤憑夷宕。山川自古今。迴

帆聽撾鼓。吾意卻沈吟。

淮水

淮水日南瀉。征人與未休。停橈詢舊泊。對此獨深秋。人事成今昔。關河况阻修。坐聽霜際雁。一一下汀洲。

送梁編修鼎芬歸番禺二首

聖代能容直。封書未是狂。九關騰猛虎。一角弄神羊。山木知應壽。函刀故有鋩。沈冥看六合。吾意爲蒼茫。

去國猶常度。無家苦說歸。扁舟窮瘴海。九月惜芳菲。古意論交在。良才與世違。天寒煙水闊。愼重雁南飛。

集杜題仕隱圖應范月查觀察

大雅何寥廓。先生藝絕倫。詞林有根柢。文雅見天眞。浩蕩長安醉。行歌泗水春。生平江海興。寂寞向時人。

矯然江海思。進退固其宜。金璞無留礦。麒麟帶好兒。羣公紛戮力。此道未磷緇。鑒澈勞懸鏡。風雲若有期。

送徐大歸淮安

八月河南決。排空萬派渾。魚龍驕白日。鴻雁滿中原。送子歸淮浦。秋風下海門。獨憐千里外。東望有驚魂。

書懷示同里生

千里仍爲客。三秋未到書。親庭應念子。稼事定何如。夢去黃流斷。愁來黑髮疏。愛君爲同里。强得話鄉閭。

爲曹大令懋功題其祖曹孝子閭歸集

閭海波潮迴。江天日月高。斯人傳孝義。遺詠見風騷。明德開孫子。交驩託椽曹。獨應慚藝黍。猶與誦伊蒿。

太倉知州莫君善徵祥芝挽詞二首

上相專征日。羣公際盛來。十年參幕府。百折試雲雷。洵美邦之直。當官衆所推。開明秉理幹。吏事有天才。

治亦循貞定。名還偶邵亭。（君兄子偲先生友芝）父兄今絕學。儒吏古通經。一謁文翁舍。重陪單父庭。卽談農圃計。都見老成型。

卜宅終何許。歸田事更虛。空悲田豫志。未報秣陵書。京國炎風苦。婁江夜雨疏。淒酸懷舊德。經過益躊躇。

歸田圖題辭

田野由來好。園林況爾新。人情愛芳草。天氣惜餘春。絲竹中年感。兒童退處親。看君圖畫意。吾亦倦風塵。

出都酬沈子培

被放歸時。子培方病。臨發之晨。柬詩一章。蓋中夜而作者。車中往復。悽動心脾。寧惟離別之傷。抑亦風義之感。因酬二詩。

六載經三別。連檣得幾朝。有時偕近局。相過必中宵。孤憤融朱穆。虛懷禮鄭僑。由來隔衢巷。尙覺路迢迢。

祇我成樗櫟。虛君卜茹茅。高深文字寄。堅苦雪霜交。斯世當相惜。旁人或見嘲。秋來寥闊意。斗北向珠巢。子培所居之街

辟盧喜晤石公敬懷桑根先生

邂逅曾無約。羈栖尙此才。文章池館託。風日酒尊開。便使登三策。都應感八哀。永令堂下路。落葉浩成堆。

中秋日附舟省叔兄於江西

去年重九日。霧曉出江壖。歷閏裁周歲。辭家又趁船。秋隨佳節換。月向旅人圓。未甚悲離別。匡廬在眼前。

同人集書院爲旬會石公示所作依韵答之呈諸君兼懷前院長武岡鄧彌之輔綸

延祖丹陽會。温公洛下英。際時皆浩蕩。有黨各聲名。未覺江山變。相憐意氣生。酒徒今正少。不醉若爲情。

雅復成歡笑。隨時得靜便。仕仍詩老席。歸託釣人船。春去清觴裏。山來短檻前。料能成勝事。有暇卽周旋。

題陳藍洲山水爲石公作

溪山成水墨。草樹入煙雲。劇愛陳明府。將酬顧廣文。幽深諧小築。寂寞慰孤醺。亦欲攜家去。桃源我所聞。

題遯窟圖

滄海橫流劇。林皋遯窟尊。安舒容草木。佚蕩到雞豚。卽此尋虞夏。端應長子孫。伊川騰讖久。谷口與誰論。

東城

闊絕東城路。分明七載前。西流春漲減。北轉午風偏。驟暖裘知重。仍晴草欲妍。故

應鄉國好。行李尙年年。

江寧送內子歸海門

爲婦廿三載。今春始出門。斂裙謝時好。藥食爲醫論。佳乃榮家政。歸歟警客魂。煙波江上路。風雨近黃昏。

寂寞雲姬病。吾奪不念之。夢蘭人有說。驗艾子當知。圖籍兼料理。園林必護持。還應共貧久。辛苦歲寒時。

題陳駿公太守峰泖官隱圖

倡仄難容隱。誰何尙愛官。止當人自力。差覺世猶寬。太守年時政。吾儕古處看。釣鼇如斬竹。唳鶴更尋灘。

薛烈婦哀詞

烈婦彭氏。全椒薛飴澍大令第二子展彬之妻。桑根先生之孫婦。婚半載而展彬病。又十餘月而卒。殮之夕。烈婦殉焉。年二十。

同命迦陵鳥。傷根獨活花。殘鐺容合酖。棄櫛未逞髮。吾友哀佳婦。貞儀重世家。天應鑒荀粲、人更及秦嘉。

海神廟

黃海河營汛。丹宮廖角沙。（廟東南郎廖角嘴沙舊有大河營汛）乘除百年局。新故萬農家。轉漕雲帆改。彰靈藻牓華。（乾隆間漕督尤世拔奏請勅廟賜額）經營各有意。神敎衆無譁。（辛丑墾牧公司初設書與李審之先事修葺）

野色

野色乍陰晴。荒寒四面生。月光因霧濕。海氣忽山橫。祇覺諧孤興。誰來託耦耕。栖栖猶未已。俯仰愧逢萌。

喜雨

十雨七逢夜。朝陰午輒晴。節宣勞者意。張弛老夫情。日漏雲光駮。風回海氣平。郎看尺澤下。隄土亦充盈。

屢出

屢出眞成慣。孤懷亦自遙。小車猶擇路。獨木已當橋。鶴影中霄月。蛙聲半夜潮。無人能共語。默默斗旋杓。

爲顧石公題松華江踏雪尋詩圖

王氣何曾滅。江山表極東。詩人睠陳跡。畫筆起悲風。狠虎天難厭。狐貂地漸窮。祗應留此本。長對酒杯雄。

喜見西村君於大阪

握手重言笑。霜華鬢已催。艱難五年別。辛苦百憂來。古義尋僑札。當筵識馬枚。謂內藤虎次郎莫談王霸略。且覆掌中盃。

大久保村

徑石都齮履。林風屢灑襟。乏餘知惜馬。譯苦愛聽禽。殊域寧辭僻。斜陽易起陰。富山如謝客。障隔萬重深。

寄贈日本小山春卿大阪

衞國多君子。懷哉伯玉賢。神明融出處。豈弟見周旋。獨倚空同劍。如浮大海船。嚶鳴求助意。寧爲友生偏。

題揚州趙叟詩稿

由來聞趙叟。安雅不嵚巇。身世長鑱柄。乾坤短褐衣。吟詩聊送日。買醉亦充饑。感舊應同慨。虞陽墓草菲。

病起

園林頻厭雨。軒檻又東風。病起看新綠。春微愛落紅。偶歸家似客。憶舊稚成翁。祗有山妻解。矜勞惜瘁同。

題趙忠節公臨危墨跡

慷慨當年節。流傳絕命詞。氣眞能任酒。才不盡工詩。世難仍薪火。邊聲恤鼓鼙。雲霄空悵望。糠墨黯淋漓。

吳穎之前輩屬題其先兩代孝子畫象册

高風吳季札。閱世累千年。故國聲名獨。餘慶孝義延。江河看轉石。星日自輝天。瞻敬含生輩。甯惟後嗣賢。

德宗景皇帝挽詞

釋褐趨朝會。臨軒識帝儀。甫傳蟲鶴䘏。旋聽鹿鯤遺。（鹿耳鯤身台灣二島）率土憂違樂。深宮孝易慈。昊天號且泣。誰覺舜心悲。

繼賜和戎樂。寧忘在莒年。經筵朝納誨。宣室夜求賢。善下谿成谷。更張瑟改絃。庸知元祐政。翻覆祇蹄筌。

移柄封儲兆。盈廷張脈興。朝衣卿受刃。斗米盜傳燈。西狩居岐僅。東回奠雒應。夔夔天未格。積憾過崤澠。

八載瀛臺住。含辛為國屯。何知天子貴。猶藉庶民伸。疑病頒方劇。遺書作憲眞。瞻天更無語。先盡侍宣仁。

沈梅孫方執經侍坐圖

竹箭東南秀。吳興舊有聞。公卿不勦長。子弟總能文。通德應成里。傳經當策勳。尋常三世宦。龍蚧大紛紛。

花竹平安館臨行感賦

十日平安館。春鶯苦向啼。圓壇花欲黯。小樹葉方齊。來月窗多隙。生苔砌有泥。祗傷人去後。萬事付凄迷。

夜壘寧歸燕。朝簾放螫蜂。蛛餘三角網。鶴替五更鐘。往事成今日。孤懷欲萬重。眼前徵物理。一枕自惺忪。

好義憐兒直。思閒厭客頻。閉門談古事。留燭惜餘春。霄漢無窮屬。江湖欲倦身。幾時能息轍。明日又風塵。

嗇庵

七日黃梅雨。時時愛嗇庵。藩花頻去穢。園果尚留甘。詩筆因人發。爐香與佛參。乘除無限感。方寸付誰諳。

夢中有曉行詩足成

獨客西風裏。單車趁早曦。雁馱殘雪臥。鴉啅斷冰飢。二句夢中詩地僻郵無警。年豐戶盡炊。玄黃天地事。野老不曾知。

二月十二日賦得月

去歲今宵月。分明尙在天。看從殘柝裏。照入落梅邊。隱魄難瞞死。呈光且向圓。欲將雲蔽汝。風力滿空堅。

清明舟中

海上客盡去。清明我亦歸。乘潮浮艓子。犯雨糾簑衣。累病衰方覺。長征願豈違。行遲三十里。桃李已芳菲。

張南通詩文鈔 卷四

七言律詩

南通 張 謇季直

千佛寺

複沚回汀水一涯。招提是處並行查。煙寒篠簜縈茅屋。風靜楸楡點暮鴉。衰草城邊游客渡。夕陽野外病僧家。年年來去孤篷裏。臥聽鐘聲問晚笳。

立秋日送人還蜀

歸路迢遙直上天。當筵苦與說程鑱。江同漢沔雙流逆。山向夔巫萬點尖。亂後友朋難作別。尊前風雨已銷炎。扁舟計爾還家日。千樹江洲橘正甜。

答宋養田 祚穀

衆中自昔失馮驩。海上誰能識幼安。自許清狂論醉醒。不妨好句塞悲酸。百年盡作留皮想。三日應須刮目看。乍夜君書剛讀罷。小窗風雨作深寒。

懷施伯厚河南

一官入洛歲駸駸。千里西風故國心。家累常年珠易米。官才無計印懸金。監門人
去仍秋草。望母樓荒易夕陰。遠欲緘書慰淪落。黃河水急鯉魚沉。

青龍港

自昔傳聞海角經。東方七宿地通靈。滄桑百折開形勝。竹樹千家接杳冥。酒旆霜
中低落月。漁鐙風外亂疏星。祇今村落荒寒甚。絃誦宵來尚可聽。

揚州

江淮鎖鑰一城遮。鹽鐵東南控引賒。夾道但傳隋帝柳。侑觴何止魏公花。嵯峨節
戍官仍好。憔悴烽煙俗更華。卻爲時平增太息。旁人祇道玉鈎斜。

燕子磯懷古

淮海飛來蔽壯流。金陵王氣此間收。青山鐵甕連高旻。碧樹譙樓據上游。何事烏
衣開野墅。空令白舫下神州。滄江風雨蕭蕭下。京口煙波又曙秋。

除夕與叔兄守歲

𨠵酒燔雞膾鯉魴。貧家聊復一稱觴。歌豐更覬明年好。避責偏知此夜長。猶是南陔依父母。遠因北斗看君王。怡怡一室差堪樂。況爾兵戈肅萬方。

占籍被訟將之如皋

絲麻經綜更誰尤。太錯從來鑄六州。白日驚看魑魅走。靈氛不告蕙蓀愁。高堂華髮摧明鏡。暑路凋顏送客舟。惆悵隨身三尺劍。男兒今日有恩讎。

生日被留如皋寄叔兄

蓁蓏未歇艾敷榮。開卷離騷感降生。敢以數錢憎奼女。尚防擊鼓怒丞卿。刀從屈後銷英氣。桐到焦時有烈聲。苦憶去年當此日。薰風披拂綵衣輕。

贈束纖雲錦並示其弟畏皋綸次雲經

君方投老我勝衣。肝膽論交正復奇。嚴遂千金曾結客。高生五十益工詩。湘中自昔珍瓊佩。鄴下何人舞蔗枝。意氣縱橫凌百代。季江仲海況同時。

送施伯厚迎叔柩山西

陰陰風雪臘初殘。泯泯滄江白日寒。芳艸未蘇晴後凍。好春應在道中看。凄涼臣叔三年夢。老大佳人一命官。爲爾西行重惆悵。太行山在暮雲端。

代賦閨思

七子奩開鬢掃鴉。九張機斷字橫斜。明明對鏡天邊月。緩緩歸車陌上花。豈便將離愁勺藥。況能無匹怨匏瓜。旁人苦說長安道。日夕笙歌趙李家。

病起題畫梅寄人

何遜從來愛綺筵。東坡何事學談禪。蕭疎側影憐人瘦。寂寞寒香對病眠。江上吟懷詩百一。隴頭春訊路三千。計從別後相思意。籬落芳菲又幾年。

留別諸友用彥升元夜贈行韻

一夕鄉心自戀家。曉來微雨亂啼鴉。愁人建業城邊水。送客清明路上花。龍虎有時吟寶劍。斗牛何處繫靈槎。卽看汎汎江鷗白。惆悵吾生未有涯。

與徐沛之翔林話別

蒼狗浮雲事變更。不應書劍遂無成。三年塵夢楊經閏。二月春愁草共生。終恥田文修怨牒。始從汲鄭見交情。故人相厚寧今日。悵絕江湖獨客行。

謁明史閣部墓

攀號已失鼎湖弓。天意江河日向東。四鎮從容看跋扈。尺書憔悴見孤忠。冬青麥飯人誰託。燕子春鐙曲自工。淚血年年消不盡。春來猶化落梅紅。

登北極閣

玄武鷄鳴安在哉。殘花連蔓上荒臺。北湖一鏡寒潮落。南國三山野寺開。識佛應憐梁帝老。明神猶畏蔣王來。祇今祠宇昭忠在。歷刼休尋十廟灰。

寄周彥升病中

未覺依人策便長。飄零玉劍黯文章。篋中詩稿留君定。江上秋風到客涼。已識祥金憑造化。何緣災木尙青黃。相思欲祓旃檀病。莫更窮愁鏤腎腸。

奉呈慶軍統領廬江吳提督

隱然江表繫長城。復見中興漢廣平。喑咤但聞威百戰。鬢眉未覺異諸生。縱橫羽檄春移帳。卓犖圖書夜啓楹。盡使風雲求猛士。眼中袞袞是英彭。

峨峨高節擁轅門。拂拂朱旂絳陣雲。難得名公趨趙壹。況容揖客重將軍。明珠却聘寧無意。寶劍銜知昔所聞。駿骨從來能得馬。好收騏驥共殊勛。

讀史四首

嵯峨百越柱標銅。珍賮何時入漢宮。酋長萬人看賜邸。大夫五利慶和戎。西羌應復思充國。南土誰能繼杕翁。惆悵留犁撓酒日。邊兒方弄柘枝弓。

搢紳介冑復何如。西北東南候尉殊。未覺長城堅故碣。祇聞滄海足明珠。張氈出使中行說。列障封侯趙破奴。坐使司農勞國計。借商有令贍軍須。

三年牛馬向西遙。萬里蜻蜓島外潮。帝子從無隨日出。匈奴敢復倚天驕。須防蹊鱉常因瘻。豈有撐搘盡得梟。橫海樓船今不遠。靈旗指顧晝招搖。

漢文有道邁成周。緇絮何妨被十洲。要藉汾陽定回紇。可曾梅錄拜豐州。虺蛇寖大三郎祀。猿鶴蒼茫九世讎。節度徽聞承盛寵。籌邊仡仡自高樓。

艸堂偶成

萬柳參差拂曉天。東風吹雨艸堂前。辭家有日翻如客。却病無方强學禪。人事但成眉際藹。佛香初覺鼻端煙。不須更苦旁人問。寂寂司空拜袞年。

寄懷彥升用東坡陳州別文郎逸民韵

春波一片碧油油。日夕江干照遠愁。坐視羣山迎舊客。空令短楫汰中流。酒錢憐汝窮三百。豪氣能誰隘九州。北望長懷齊仲父。未經薰沐亦纍囚。

將歸海門留示王大令江甯

君還湖上我初來。我去滄洲君未回。黃浦春潮千里濁。白門朝雨片帆開。江山坐上聽箏曲。風月花時覆酒杯。舊約應知期息壤。無緣張角兩相猜。

黃封翁松鶴圖

三晉休官鶴共還。百城坐擁老名山。榲書付託諸兒好。野服婆娑卅載閒。入畫眞形含遠氣。祝公大藥駐韶顏。何當看撫靈巖樹。隨向東西兩鬢斑。

浦口軍中答彥升用前韵

甲帳連雲擁碧油。琅玕終日美人愁。文殊自與前三任。長史誰能第一流。但覺吹竽充稷下。相高進酒博涼州。如今六載滄江上。坐據書城未是囚。

夢中有詩醒忘其半因足成之

輕霜嫩日曉寒新。櫛髮攤書岸角巾。環卷白魚多脫蛻。巢簷黃雀漸親人。得閒始覺閒原好。方夢寧知夢是眞。鎭日獨居觀物我。未妨神馬與尻輪。

浦子口中敵臺

八柱陵虛鬱鬱開。奇人奇事傳荒臺。（俗稱韓信將臺）天賁赤帝成王業。地近烏江說將才。落日旌旂猶在眼。高秋狐兔劇堪哀。深愁極目煙波外。異域風濤萬里來。

酬含山嚴禮卿 家讓

白髮青衫幕府前。深杯長對燭華圓。念君烽火、移家日。先我江村上學年。蘇軾文章今老輩。魯公賓客幾清賢。短書雋永無人識。安穩歸尋舊釣船。

送楊子承孝廉昌祜歸無錫用酬嚴禮卿韻

但覺浮雲滿眼前。久知鑿枘有方圓。桂親蘭怨渾憑化。蚿笑夔憐尚此年。萬事計惟歸隱好。一端我已遜君賢。何當九疊龍山麓。雪夜相尋自刺船。

清明舟中

飛絮東風盡作團。扁舟竟日雪中看。滄波京口煙華隔。細雨清明燕雀寒。漸覺離家衣帶緩。祇應對客酒杯寬、墓門何處冬青樹。愁見幡幢出社壇。

松影

解帶曾經約十圍。陰陰一碧冷斜暉。半牀落子琴無語。滿院荒苔鶴未歸。濤響自從空際出。日光都覺漏時微、誰言據地龍方臥。鱗甲掀張欲並飛。

竹影

百尺琅玕剌碧霄。舒風鸞尾自翛翛。二妃幽恨隨雲化。六逸吟魂與月招。荇沼瀲空三面映。茶烟收入一絲飄。何人乞得洋川筆。十丈鋪縑子細描。

梅影

竹外春寒靜閉門。幾枝忽與逗芳魂。酒杯清淺神相接。紙帳惺忪夢有痕。高下亦憑燈遠近。糢糊除是月朦昏。教人卻憶尋詩日。風雪騎驢灞上邨。

奉送王子敷觀察（治軍）歸零陵

湘鄉不作更誰依。況復華簪素願違。出處未容疑博士。文章終自感元暉。海山樓在憐芳杜。鈷鉧潭荒有釣磯。誰識滄江虹月夜。米家書畫一船歸。

西征官軍收復新疆

戈壁連兵復幾年。捷書一夜奏甘泉。漢家自按榆谿地。驃騎初窮瀚海邊。要識猥槃猶郡縣。正須驪犖費金錢。至尊宵旰求方略。早晚應屯塞上田。

答養田見示感懷之作

高冠長劍浪談兵。歲晏歸來雨雪零。詩好更憐羅鄴老。酒狂未礙次公醒。悲秋氣激眞無那。變徵歌哀不可聽。試與飛騰騎鸑鷟。橫臚高覽出蒼冥。

駐軍蓬萊閣呈節使

天子防邊賜節旄。將軍橫海肅銅刀。樓臺蛟蜃含秋氣。宮闕金銀向碧霄。此地舊隣周肅愼。當時誰數霍嫖姚。徵聞玉帛方修好。却倚危闌日聽潮。

荷臿圖爲劉生桂馨作

伯倫生以酒爲名。一石沈酣五斗醒。我所不能猶玉局。可無與飲是公榮。文章河朔憐書記。羹膾江東憶步兵。挂席何因從汝去。木瓢眞率是長生。

有感

蛟宮一夜黯風雲。絳節朱符下六軍。橫海徒贏增竈策。回天誰續卷堂文。乾坤冰雪三靈闕。鱗介冠裳百怪紛。便欲申椒陳宛轉。微波何處是湘君。

重有感

愁聞跋浪伺鯤鯨。一片扶餘海上城。杞子何堪司北管。屈熊要賴簡東兵。錦衣仗節空都護。墨經臨邊有上卿。坐使積薪仍厝火。犧牲玉帛任尋盟。

少年贈南海徐生

少年海外劇相逢。瑙勒珊鞭意氣雄。不信文開生仲祖。但聞鄒忌慕徐公。徵詞賦色隣牆上。顧影憐花寶鏡中。却憶初明論七貴。幾回惆悵道邊翁。

還家

關河苦說太匆匆。蕭颯江淮尚轉蓬。但使有田供抱犢。誰能計歲踢飛鴻。六年冰雪還家夢。千里帆檣落木風。丹嶂黃泥前約在。分明慙愧此山中。

贈趙參將

虎落巡邊接豆盧。鯨濤動地戰蒼梧。未聞宿將酬千戶。坐聽辭官汎五湖。塞上何人驩得馬。山中無事看驚鼯。要知陸賈歸裝富。意氣還愁白屋儒。

自題畫象寄畏皇廣州

虎頭食肉更何因。歷落嶔奇可笑人。不分遊仙期郭璞。敢將達旨擬崔駰。歸來萬里風雲氣。苦憶三年嶺嶠春。寄與戎旃相對坐。江梅著蕊正霜晨。

題王君泰山感舊圖

庚辰吳武壯公長慶被詔入都。道經泰安。因與幕客楊安震彭汝標及謇同游泰山。題名快活嶺。後八年王君過而作圖。

豫生抵死爲知己。孟德欺人殊不才。十載報恩猶有字。千金延士更無臺。愁中落葉秋千片。紙上招魂泣幾回。太息王生懷舊處。雲根題字黯蒼苔。

題歸舟載石圖卷子

圖爲杭州吳鐵琴刺史道光中葉歸自鬱林所作。卷首五字。阮文達公元顯。刺史、文達公甥也。

鬱林山水控蠻天。刺史風流到眼前。但識畫圖珍拱璧。都愁巨石化雲煙。外家況溯儀徵舊。後嗣能爲甫里賢。今日牧民須美政。幾人清德與俱傳。

雙溝

人人愛說江南好。才入徐州便不同。風土不妨仍廣漠。山川自合產英雄。時因水木來清氣。難得盤飧有古風。昨日黃鷄兼白釀。歡然酬直醉城東。

河督奉新許公以哀逝百首見示奉寄

傳聞都水擁旌旄。大月東西蠲伐高。一夕悲哀纏百詠。幾人銘誄秃千毫。愁中魯酒眞嫌薄。褰後宣房正復勞。鈴閣宵長官燭冷。通禪參佛故應豪。

爲王子翙庶常題其太夫人課孫圖

通德高門世所聞。豢陽高節況嶙峋。貽孫至老傳經學。有子登朝侶近臣。差幸五花榮一命。故應寸草負三春。傷心獨對南風棘。四十平常下第人。

寄酬查翼甫同年

十年鎩羽向衡飆。垂去無端上碧霄。臣尙有親新受祿。世方多難卻登朝。樓船橫海消金帛。詞賦長楊狎翠苕。差有寸心堪報謝。由來生計是漁樵。

太夷置酒吳園修禊

陰晴無定亦良辰。寂寞相娛祓禊人。野漲乍渾寧許盥。林花未盡不妨春。當杯儘聽前朝事。賣藥由來海上民。滿把芳蘭勞北望。招魂續魄自今頻。

禮卿約同小山石公太夷雨中看牡丹用石公韻

重陰漠漠亂城鴉。積水塘邊舊史家。雨自作泥寧失路。天能養葉當扶花。呼燈近壁開書幀。沽酒分錢數晝叉。儘有閒人消令節。不愁敗興到天涯。

石公招集龍潭餞春和伯虞第一首韻

人間直把春償酒。吾輩何因醉問天。近水遠山看老大。落花飛絮故芳妍。詩成欄角聽鶯坐。客散城陰任馬旋。但苦茲遊未能數。等閒樂事要誰傳。

重過如皋學宮

泮林煙樹映池苔。衙舍陰陰樹底開。胥吏宅多三世易。校官碑又幾人來。蘇春庭草猶堪跡。認客巢禽本不猜。身世難忘桑下宿。恩讎何處溺餘灰。

聚卿積餘茗生招同繆小山譚復生楊仁山鄭太夷鄧熙之顧石公觀水嬉秦淮熙之示詩和韻奉答并呈諸君

去年獨向潤州回。高會重逢此日開。羅袂隔簾涼看雨。畫船疊鼓晚轟雷。老兵記室誰當任。置散投閒亦要才。長笑新亭成底事。鎮須佳節且銜盃。

贈陳諒三大令 謨

侯官制府桐城守。吏事推君必絕倫。藻鑑風流今已寂。高塗捷騁豈無人。九徵未失賢明度。一笑相看淡蕩身。便願為農棲海上。好官誰復使君眞。

戊戌正月十八日兒子怡祖生志喜

生平萬事居人後。開歲初春舉一雄。大父命名行卷上。乙酉順天鄉舉履歷先子豫命今名 家人趁喜踏歌中。亦求有福堪經亂。不定能奇望作公。及汝成丁我周甲。摩挲雙鬢照青銅。

奉送松禪老人歸虞山

蘭陵舊望漢廷尊。保傅艱危海內論。潛絕孤懷成衆謗。去將微罪報殊恩。青山居士初裁服。白髮中書未有園。煙水江南好相見。七年前約故應温。

夢中登陶然亭

往來京國十年勞。坐覺江亭爾自高。檻底殘陽山歷亂。簷端驚雨樹刁騷。津梁歌哭終憑寄。裙屐嬉娛儘有曹。欲去蒼涼重回首。東邊壇宇倚天牢。

贈宗室伯蒋庶常壽富

才難未覺古人同。天意寧教四海窮。坐閱飛沈吾已倦。禁當非笑子能雄。商量舊學成新語。感慨君恩有父風。但使騫驕猶等輩。要回魯日更朝東。

留別仲弢

拂衣去國亦堪哀。辛苦男兒草莽來。直分儒冠稱溝壑。何知人海戰風雷。嶔崎似我歸猶得。祿養憐君氣益摧。閭縣已亡丁沈散。更誰相煦脫嫌猜。

都門別李磐碩

少年角逐共文場。京邸重逢各老蒼。亦以生涯憐顧范。（顧延卿錫爵范肯堂當世）每因才調感朱王。（朱曼君銘盤王雲悔尤）家貧宦隱都難好。世亂温恭要有常。早晚儻尋鄉里約。荷鋤同看海東桑。

呈松禪老人

樓臺無地相公歸。借住三峯接翠微。濟勝客輸腰腳健。憂時僧識鬢毛非。尚湖魚鳥堪尋侶。大澤龍蛇未息機。正可齋心觀物變。蒲團飽喫北山薇。

過太平橋

舊場廟外太平橋。疎柳叢蘆漸向凋。林月濛濛天影壓。岸風颯颯漲痕消。乘除世變疑千刼。游釣童時亦兩朝。感逝弔亡成底事。漁燈蟹火儘無憀。

贈日本西村子雋（時彥）

舊知進一與岡千。（竹添進一岡千仞皆日本漢學家）子復新詩手自編。游學遠徵唐史傳。觀風來識禹山川。輔車終古存虞虢。縞紵從今愛札賢。倚劍中宵同不寐。長安三輔正烽

煙。

贈陳伯嚴吏部 三立

西江健者陳公子。流輩論才未或先。人海無端千劫過。京塵相惜十年前。崎嶇吳楚頻移舍。唐突燕雲正控弦。長歎新亭都寂寞。强開淚眼對山川。

王五丈自合肥寄詩見懷依韵奉答

淝上巍然老輩存。書來舊夢一重温。儘收海氣歸詩卷。遙想霜髯照酒尊。原信何人猶好客。應劉無地爲招魂。謂吳武壯朱曼君 蒼涼久已拋簪紱。落日風煙況爾昏。

書堂

書堂昨與剃蒿萊。短榻低檠獨自陪。簷靜月窺雙燕宿。牆高風墮一螢來。誰家簫鼓能爲樂。見說鑾輿尚未回。我亦棲遲空向老。六年塵跡在莓苔。

初春海蕩見蘆花

海東無柳應無絮。藂見蘆花作絮飛。寒盡點空疑臘雪。風低弄影試晴暉。陳根腐

葉潛相惜。秋燕春鴻勢已違。藉汝略酬花事願。黏泥拂水亦芳菲。

益原來訊論學事喜寄以詩

我方相待子書來。學說分明有取裁。最慰別離能見道。寧隨嚀嗒共論才。青天白日斯文在。絕壑沈陰夜氣回。儻助釣鼇東海上。漸江早晚一帆開。

村山隆平上野理一西村時彥三君招飲網島金波樓席罷賦詩呈同坐諸君

金波樓在淀川曲處。隔岸卽造幣局。士人稱爲鮒宇。主八澤姓。自其先之營此業至今十七世。閱三百年矣。未嘗遷徙。唯前爲平屋。明治初變法後。始改爲樓。庭前老梅幹大幾及尺。而中空。束以鐵帶。橫斜矯健。饒有古趣。簷角一小松。秀出天然。百年後異材也。宴客之堂。廣十八席。陳設精雅。不似酒肆。坐上小山健山諸君。皆長者也。

淀川川上畫樓多。樓外嵐光映叵羅。接席相忘天詄蕩。岸巾强復醉嵬峨。北聽絕徼悲濤涌。西望滄溟落日過。星月漸明燈漸上。從容良會記金波。

題青森中島旅館

青森旅館推中島。最好房櫳十五番。牆外羣峰隨海現。庭陰一沼覆花繁。喜隨客燕尋巢至。愁聽飢烏索食喧。鴻爪匆匆泥壁上。他年留證再來痕。

東遊初歸過狼山灣遇雨

萬里歸來旅思輕。八旬涼燠數歸程。洪濤軒涌岸都失。驟雨飛過山忽明。時爲近鄉詢旱潦。不堪聽客數科名。年來寇盜眞充斥。此日江干甫角聲。

與勗臧久香敬銘登狼山望海樓追悼肯堂梅孫

故人陳約在黃泥。觀燒猶傳隔歲詩。肯堂有狼山觀燒詩 姓氏劇成耆舊傳。歡嬉追溯少年時。苦求耕釣誰能偶。便數滄桑我亦衰。望海樓邊尋石刻。傷心梅老共煙霏。

題禹鴻臚之鼎所繪漁洋山人灞橋風雪圖

揚州官好傳司理。菰野遺民亦有人。謂吳野人 跌宕勝流煙月在。蕭閒餘思畫圖新。滄桑有語頻聞蔡。雞犬何方託避秦。正恐灞橋風雪裏。相公策蹇尚逡巡。

陪陳子礪提學游狼山示詩奉和兼懷梅孫肯堂

淮南江北海東頭。撮此青蒼顧衆流。腳底滄桑千劫換。眼中薪火萬方憂。故人楊在渾殊世。使者車來已過秋。山睡待蘇民待牖。企公辛苦念吾州。

夜坐壽松堂樓上北望城壕慨然有作

城南壕水界重隄。隄內高樓拂素霓。老子歸來憑徙倚。兒曹笑語共提攜。條條煙漏燈芒直。粒粒霜澄樹影齊。一歲馳驅閒一夕。頹懷愁送月輪西。

國粹保存會第三年祝典徵詩

秦火光中有伏生。遺經收拾漢承明。誰能戰栗綿周社。尙藉哀絃慰魯城。世變九州三古絕。國魂千劫一絲輕。維持自繫吾曹事。辛苦叢殘已得名。

己酉元夜坐花竹平安館蕉影室悼懷徐夫人二律

從來此夜儘平常。燈火相依共一堂。興至圯橋同步月。閒從書室爲添香。森森令節談先緒。每每明朝治客裝。牽兔擎獅看走馬。十年喜更爲兒忙。

汔休養病輒無閒。拚得閒時病已孱。倉卒行窩成小屋。凄涼大藥渺神山。花中路改悲遺躅。月下魂歸識舊顏。愁對一年能幾夕。不堪霜鬢日斑斑。

無題

百果千因未足奇。空山生木木生枝。觀空施報何恩怨。聚有摧傷況別離。塡海鳥銜無語石。同宮鸞抱互維絲。可憐苑左闕心處。已在隄西盡目時。

慕疇堂下梅華柏秀喜而有作

一年幾度來看汝。梅也芳妍柏也高。或者婆娑娛我老。大都期許等兒曹。冰霜已脫毋忘戒。斥鹵能春足自豪。更與商量憐護法。培泥襯石不辭勞。

柳母挽詞 為柳生翼謀作

白門英彥共論才。柳子清通衆所推。母教劬從寬杖受。父書苦為鑿楹開。客游頓斷身衣線。孺泣長擎口澤桮。一貢成均成底事。當年我亦不勝哀。

辛亥人日立春

去年人日有來人。今日人歸但見春。臘盡苑梅含小凍。晴初陌草殢微塵。銀幡綵勝誰家事。茗碗香爐獨坐晨。容得老夫閒幾日。又添霜鬢幾絲新。

張南通詩文鈔 卷五

五七言絶句

南通 張 謇季直

早梅

無限含春意。朔風吹未開。不知殘雪裏。已有暗香來。

春思

春草年年綠。春風著有根。小舠春水上。搖斷女兒魂。

江寧懷古二十首

花雨落諸天。講臺經未畢。如何大神通。不具臺城蜜。雨花臺

湖以莫愁名。莫愁在何處。秋水澹無情。脈脈遶山去。莫愁湖

斜日小姑祠。秋草凝煙綠。水響不見人。誰弄青溪曲。青溪曲

人面豔桃花。飄零直一葉。何事悵橫波。自歌薄命妾。桃葉渡

水面啄魚龍。江頭刷蒼蓊。不向巢壘間。飛來復飛去。燕子磯

素心託冥鴻。志與煙霞近。獨憐折屐翁。超然亦充隱。謝公墩

多少吹簫人。不見鳳皇影。鳳皇幾時來。元嘉不可省。鳳皇臺

雙闕闢天門。白雲任來往。最憐雪霽時。月到梅梢上。牛首山

西邸盛儒官。新聲雜梵偈。當時自賢王。能識皇覽例。鷄鳴寺

神器歸司馬。天亦聽其數。官私兩部蛙。奪聽以示惡。華林園

美人但歌舞。君王自情死。石上臙脂痕。臙脂不汙水。臙脂井

何事此間來。低頭省諸己。刦憐月與風。亦復勞勞爾。勞勞亭

一死能千秋。生也不若死。爲語褚彥回。餘年去如駛。石頭城

幕府聚清流。蒼生命所寄。倒版汗霑衣。長策新亭淚。幕府山

練索罥危樓。山陰滴翠雨。爲憶張于湖。空作東道主。宏濟寺

干莫久成龍。誰復待淵藪。無怪舊冶罏。竟同莫須有。朝天宮

漢武昆明池。伐鼓常坎坎。君看麟鳳洲。碧藕花如毯。玄武湖

畫槳蕩輕煙。簫管聲瀏亮。翠袖不可呼。影隔琉璃障。丁字簾

漠漠走黃沙。牛羊臥宮闕。業業九龍橋。四百年前月。舊內

古寺已千年。猶見青瑤瓦。不識佛光明。曾照鷲頭下。鷲峯寺

明日

明日仍愁雨。來灘已恐人。歸心千里疊。殘夢一燈親。

山寺遇雪

風雲一夜黯空山、霰雪聲中旭影寒。隔斷紅梅三百樹。獨看飛鵲上江干。

西亭詩社分賦閨怨

鬟花蕉萃鏡中枝。梁燕飄零足上絲。燕子不歸花不語。闌干又過一春期。

送徐翙林歸丹徒

春雲薄薄草萋萋。送客今朝趁馬蹄。一路東風楊柳岸。鷓鴣啼盡子規啼。

狼山西去水黏天。一垞南徐對面圓。料有紅鱗三十六。東來傳汝北歸篇。

江都道中

芒稻河干一市長。茱萸灣畔簇千檣。卻看夜半炎風裏。流水滔滔月似霜。

不妨風訊石尤偏。旂尾舒舒下水船。行近平山山下路。一叢樓閣滿西邊。

靑溪雜詠

瓊樹摧薪璧月陳。樓臺金粉刦灰塵。更無長板橋頭柳。曾見笙歌舊玉人。

兩隄新柳碧鬖鬖。四望山頭樹似簪。直願相公期百歲。甘棠親見滿江南。淸涼鐘鳴覆舟諸山松柏秦淮楊柳皆曾湘鄉補植

丁字簾前畫舫增。槳邊花氣酒邊鐙。伶人莫唱安公子。風月江山已中興。

網船曲

吳孃生小木蘭舠。嫁與吳兒慣弄潮。同住太湖湖水上。兒家祇隔一涇遙。

黃花即黃魚汛裏有風颱。滬上亦呼颶風曰颱字書無颱字爲趁黃花賽會開。未必黃花能似鯉。齊

聲都呪鯉魚來。

種麻結網麻勝絲。千周萬複密成圍。不愁魚多沉破網。祗愁無魚空網歸。

查山山外浪花麤。祇到查山便有魚。新作布帆眞利市。秋風販米又巢廬。

贈沈曉芙 煊

孟家彥重舊知名。又見羊車市上行。誰似吳興兄弟好。一雙白璧照人明。

翩翩一過坐餘香。相見時時愧姓張。期汝讀書三萬卷。更令人識瘦腰郎。

藥王廟題壁

換骨無方藥可知。十龕猶奉漢唐醫。廟爲州人陳若虛建祀神農倉公扁鵲及張華陶李朱王等十人 丹爐欲叩長生訣。煙水微茫月落時。

從孫觀察公奉差淮安紀行十六首

朱雀航邊起客愁。盧龍城下水悠悠。誰能更憶前朝事。山色青蔥滿舵樓。

帆檣影裏落晨星。曉色翻空見一亭。我亦年來同燕子。不堪江上問山靈。

一鞭斜日亂山蒼。華表空陵事渺茫。消盡六朝天子氣。看摹碑版出蕭梁。

鍾山如黛水如螺。青骨封神事若何。畢竟蔣王能好色。浣紗兒女廟旁多。

一寺栖霞月色明。藥苗是處說長生。誰知竟夕江頭水。盡作還家夢裏聲。

建炎時事重江淮。故壘蕭蕭說將才。欲問中興宣撫使。愁雲無際海潮來。

浮玉山高夜雨懸。瓜洲星火隔江天。坡公玉帶分明在。鐘鼓淮南已可憐。

南風簫鼓畫船新。無數紅妝照水濱。自是揚州風物侈。不因佚女吊靈均。

蒼生安石與同憂。茇憩甘棠一埭留。何事南齊王仲寶。斜簪散髻說風流。

盂城城外水連雲。卅里湖隄傍露筋。愁絕花蚊如鴨大。（諺云高郵蚊子大如鴨）如何鴨卵賤于蚊。（高郵產鴨蛋最盛）

湖田處處鴨闌遮。一片菱花間藕花。養得鴨肥菱藕足。一年生計抵桑麻。

樂府江南字字新。嫣朱膩粉采蓮辰。可知憔悴貧家女。不似嬋娟曲裏人。

宣房歲歲志河渠。順水應知一事無。識得禹功兼賈策。船山不是一經儒。（時方讀王船山遺書）

王（高郵）劉（寶應）名學照邦閭。誰似潛邱老著書。便欲近從潘（四農）魯（通父）孔（宥函）同時已復恨相如。

一城煙雨足蒲荷。臺榭臨流結構多。最愛蒹葭秋水館。（丁儉卿別業）晚風月上聽漁歌。

何因漢獻誤山陽。（府有山陽公祠）枚里同看蔓草荒。祇是感人淒斷處。南昌亭在釣臺旁。

謝時大令（乃功）贈畫梅

別後家林樹樹新。草堂人日每懷人。多君一縣栽花手。卻寫江南最好春。

華光未礙老頭陀。杜撰談禪酒面酡。若準一花酬一字。燕支原比墨痕多。

王欣父劉馥疇范肯堂黃君儉楊子欽同在海門作消寒會別後分寄諸君

皓雪晴冰照綺筵。纖歌抄舞雜繁絃。不須更說銷金帳。笑看吳鈎錦瑟邊。

瑯琊風調敻堂堂。顧曲徵歌雅擅場。卻怪銀箏淒絕處。如何天壤怨王郎。

興盡悲來漫拍張。白狠小范（銅士有此印）最能狂。酒酣一唱箜篌引。四坐無言各斷腸。

對酒談兵楊大眼。輪囷說膽氣如雲。幾時眞裹天山甲。雪夜椎牛饗六軍。

黃雋劉眞亦自豪。能將談笑鬬嗷嘈。五陵莫問諸年少。博帶相看大布袍。

董伎

董家重見影梅庵。百首宮詞佐夜談。爲問當筵誰及汝。紅兒機警寶兒憨。

揚州雜詠

玉鉤斜

故國青山不解愁。美人黃土已同休。祇憐一席雷塘地。并與耕農入廢邱。

九曲池

新詞競唱安公子。淒絕知音王令言。縱有丹陽江可渡。也應不似舊家園。

二十四橋

花花月月豔成煙。廿四橋頭月更妍。勝事祇今題不得。吹簫況在碧雲邊。

隋隄

九華九里連歸雁。隋堤歸雁臨江松林楓林九華九里大雷小雷揚子皆隋宮名宮圮隄平樹亦荒。誰識楊家天子事。路旁人自說垂楊。

沂州

檀梨蒨蒨黍油油。山氣凝陰欲變秋。擁鼻微吟三十里。炎風催雨過沂州。

卞玉京小象

卻將萬恨付靈飛。故國烽煙事事非。愁絕聽琴吳祭酒。黃冠無地乞身歸。

爲曼君題梅因事嘲之

香海無端見折枝。一花一萼總相思。不知月落參橫後。縞素何人瘦似詩。

爲黃仲弢編修紹箕題龍女圖

尺簡音書渺洞庭。不曾珍髢怨芳馨。金堂玉室羣仙事。自轡天龍睇八溟。

蔣研香女士畫蘭

十載山公坐上深。九霞仙佩聽姚音。卻從蘅芷荃蓀列。敬識蘋蘩蘊藻心。

曾煩玉枕寫妍姿。遠侑江南寄婦詩。福慧何緣雙乞與。蘭芽騈茁稱家兒。
襲佩芬芳雅自宜。徵蘭誰與夢燕姬。不須更織迴文錦。費盡冰綃百丈絲。
班閣傳經自昔賢。擬騷況有小山篇。應知未忘留名好。苦買西州十樣箋。

羅浮仙子圖爲訢父作

王郎四十宰官身。玉女瑲宮證夙因。博得投壺裁一笑。人間香海幾回春。
別夢羅浮未便眞。青鸞傳語誤紛紛。神仙何處雙條脫。一例荒唐楚雨雲。
冰雪相期十載緣。自將芳樹惜嬋娟。安心學取維摩法。丈室同參自在禪。

讀史雜感金州歸後作

章武開基絕可憐。坐看談笑蜀宮絃。生平不侮南陽老。尙覺生兒是象賢。蜀漢後主
到口笙籫雅自精。青驢白馬任微行。宮中不少穿鍼女。看挾千錢向輦營。宋後廢帝
曾敕皇孫愛手書。東宮哭拜與親扶。何堪正寫中央喜。猶聽牀前喚阿奴。齊廢帝
淒涼玉樹後庭辭。叔室心肝大可知。狎客不須誅孔範。都官猶解五言詩。陳後主

題梁節庵青天倚劍圖

長鋏無端掩陸離。申椒蘭桂鎮相思。未應晞髮陽阿日。浩蕩靈修不汝知。

一劍防身任蒯緱。連天海水正殷秋。男兒要識君恩重。留斬名王席上頭。

徐州道上

芒碭山荒大澤空。驅車憑弔太匆匆。等閒戲馬呼鷹事。付與西風落照中。

王尼露處愁方始。枚叔歸來鬢有塵。今日中原須將帥。吹簫屠狗更何人。

清河至贛榆道中十首

三載三經公浦路。東西南北鎮勞人。無端磊落嶔崎客。又向荒涼寂寞濱。

舟車再易太匆匆。中運河干載短篷。儘有春愁消不盡。船頭聽雨又聽風。

聞道河流足運鹽。春來浮送不須錢。何當一片西來水。流到梁園舊客前。

高岸平陵接下陂。春陰滿路釀黏泥。烏犍逐草都閒放。小麥抽苗已斬齊。

盡日迂迴苦計程。山川風物證圖經。唯聞板浦供酸酢。安得雲臺劚茯苓。

上市葫茵正及鮮。販魚車子叓田田。今年海上眞豐稔。日日微陰小雨天。

蠶池漉井疲村戶。覆甕薶墟祀社公。直是民貧祈報儉。不如小鬼在秦中。

不蠶不織不晨（村婦）梳。村娃日坐娛。誰復長官林大埔。（前海州知州林達泉）木棉種絕女桑枯。

防倭自昔海東頭。列戍連烽亦大州。容易龎姑見塵起。戕檣今不度鷹遊。

江南三月亂鶯飛。故國風光客所知。愁絕滄波千里外。東風裁到野棠梨。

錄甲申以前詩八十餘首寄石公附柬二首

昔我嘗爲盋山客。今年盡讀盋山詩。湖山到眼秋仍好。冰雪看君世未知。

滄海東頭鄭舍人。歸時時復壯君貧。祇今誰是談詩侶。拾橡山中正苦辛。

工詩何與窮愁事。藉遣窮愁亦未賢。我已安排扶海垞。不妨早晚寄吟箋。

爲祁君月（師曾）題張石公錢獻之石經題名册

乾嘉老輩都堅卓。便好虛名亦認眞。韋氏一經家法在。期君不作等閒人。

雨中望上饒諸山雲氣

將雨山雲忽際天。有時山忽上雲顚。晚來更被橫風攪。萬點青蒼盡化烟。

東崦纔晴西崦雨。南峰旋沒北峯明。不知何處雲無事。坐聽灘頭新漲聲。

吳園看芍藥荼蘼次所語示太夷三首

取次園林只看花。荼蘼芍藥一春賒。主人早向神京去。我亦花時不在家。

垸中最念方橋好。非閣非船與夏宜。七尺釣竿三尺簟。夕陽裁去月來時。

海東尙有棲賢地。薄宦終應子不堪。安得剡溪錢百萬。更招沈四與丁三。

春愁

春風先到海東頭。蘆筍茅鍼次第抽。不見垂楊管離別。人間何處有春愁。

贈日本籐澤南岳翁

翁名恆。字君成。晚號南岳。父亦漢文名家。著日本通史。探奇小錄。文筆修雋。子元造亦重漢學。

日人謂翁三世儒家。

海色西來滿眼前。神山樓閣瞰吳船。誰知白髮松窗下。猶抱遺經說孔傳。

東遊紀行二十六首

海上神山不渺茫。麻姑親自見滄桑。船過弱水頻前望。五島林間麥正黃。

巖壑都疑斲削成。園亭臺沼位滄瀛。直將院本傳唐宋。鉤染重重界畫明。

朱明隆武紀弘光。絕域求援事可傷。破缺金甌誰挈汝。更堪乞佛拜東方。長崎東明寺佛殿有明隆武元年大師招討使黃斌卿題榜

長崎羣島碧巉巉。最好中穹角力巖。斷靄流雲封不住。夕陽透影上漁帆。

平戶村燈列萬星。碧波中有戰場燐。後人未可輕蒙古。印度曾窮拿破侖。

是誰亟續貫和篇。遺恨長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須記取。春帆樓上馬關前。乙未定約在馬關春帆樓旅舍

紀功礮彈卓碑題。月歲征清字可稽。底事不隨風雨去。化爲圓屋徧巴黎。

愛國先教稚子歌。畫沙亦解認山河。生憎卅載中朝使。浪贊揮金鐵甲多。

琉鑿琵琶自北垣。農工賴澤萬人喧。當時謠詠知何限。石剝泉飛更不言。

百年善政俗方純。速化難期哲學神。廛市簷崇大黑守。町村社饗稻荷神。（大黑守猶華俗財神有大黑得鯉大黑等十餘名稱稻荷神即狐）

始慕孫吳後李唐。中於趙宋亦回翔。祇今事事摹歐美。摹到翹髭兩角張。

昨日麥黃今日青。菜花濃處稻齊鍼。農時五月兼三月。天氣南陰接北陰。

煙囱隨處見工場。雪覆寒天軌道藏。解識衞文興國意。未容靈雨止零桑。

呂（呂四）東海氣嗇山峙。越後山光忽海舖。未必噓寒能變燠。已知看碧亦成朱。

臥牛釜谷（臥牛函館市大山釜谷其內口之岬也）旋蠡口。平館翁山建蟹螯。若論兵家犄角勢。眞宜陸奧著軍艘。

津輕東接太平洋。中帶江流豆滿長。不惜西風催去緊。曉星睒睒有光芒。

伐木通山日撫夷。國人漸北土人稀。黛脣黑齒休相笑。烏鵲於今有是非。（蝦夷女子既嫁則以鍼刺脣四周略似菱角而黛塗之日本女子嫁則染黑其齒）

松陰籐角一茅宇。萬藥千蒲相向開。野老應無錦步障。都疑石衛尉家來。

日本海中風色愁。鯨濤日夜上眉頭。誰捐庫頁珍千島。同抱珠崖萬古羞。

山迎西北雪餘巔。冬不來航夏不田。聞道年來漁業富。家家都有鰊魚船。

曉來惡浪過江差。夜出津輕月似磨。眼底半陂眞一瞬。行人不敢畏風波。

布帆如雪水如藍。樹裏人家水氣含。儻得年年魚稻美。濱名湖住勝江南。

亦覺陂陀喘汗勞。回看衆壑已蓬蒿。如何路轉峰逾邃。尙有雲中富士高。

手枕靈松但見圖。一鱗一爪有雲扶。滿州千載蒼龍劫。成敗憑誰論智愚。海州雲臺山龍

松蓋千年物野人以爲神而祀之爇香樹腹遂焚死

百釜熬波積暑霜。漉沙成滷石成塘。淮南馬鮑今何在。儘有豪情迨暇堂。味埜村鹺商野崎武吉郎愛客好文有迨暇堂其廣百席

鄭四太夷曾談有馬郡。旁人復侈日光山。何當一策飛雲鞚。十日松篁水石間。

微山湖

微山山外盡湖波。淺漲年年有垻坡。農願得田漁願水。平章勻得幾分多。

利國驛

自昔徐州有鐵官。東坡書在幾人看。空餘磁石攤來賣。濯濯童山落照寒。

房山

行盡房山接虎山。紅泥白石隔林斑。雨餘更覺分明好。竟日征輪向雨間。

夜至天生港

孤月隨人別路明。驚回別夢是江聲。千愁萬恨憑誰說。化作空煙一片橫。

平安館寄衣至滬

孤樓燈火夜蕭蕭。千里書來道路遙。知我無窮相感意。一回好語一魂銷。
孤樓獨坐夜寒天。檢點冬裘付使傳。若把心腸較寒暖。心腸煖過百重棉。

五言排律

南通張謇　季直

奉送知州孫觀察公三十韻

漢法崇州牧。吳都翼海疆。一城恢典午。重鎮牽開皇。郊甸承青嶂。風雲潤紫琅。居官詢父老。今代幾循良。夫子初膺辟。中原正痛創。六師朱鳥啓。羣寇赤眉張。開府來桑落。前軍壁盛唐。因循材館禮。不覺罪言長。記室才寧展。兵符奕有光。先鋒擢別部。上將識文昌。賊踞安慶僞陳方忠爲將陳故驍傑公說而降之保以百口因薦於曾忠襄公既曾文正公以屬今大學士李鴻章蘇州之克陳功爲諸軍冠皖國論功地。通侯入薦章。君恩觀察使。公望大夫行。疇昔聞江左。凋夷甚建康。市綏民不擾。桴警盜俱亡。遂假監司節。來搴刺史裳。稱平權遇物。得理網隨綱。愛煦三冬日。寃銷六月霜。虛堂冰皓皓。橫舍瑟鏘鏘。自幸帡幪託。如何寢饋忘。祿窮原姓范。修論迺徵揚。幽佩衡湘水。儒冠遂櫟陽。已成掎檻鹿。誰解觸藩羊。陳涉

徒鴻鵠。贏秦實虎猨。居然歸士會。況爾客賓王。清晝衙齋雨。寒宵燕寢香。貧憐原憲病。醒戒次公狂。落落看長劍。匆匆與別觴。迴帆仍白下。領郡說丹楊。輿論公誰嗣。私恩我自傷。飛飛旗上隼。鎩翮不能翔。

壽沈羲民明府偉田二十二韻

青犢滔天起。蒼鵝突地驚。山河殘兩戒。關隘失千城。建業朝傳箭。毘陵夜斫營。武臣多惜死。疆吏不知兵。慘澹鶯湖火。倉皇鶴市聲。當時官令長。公實號神明。校吏千夫集。登壇五日盟。羽書江上斷。鼓角地中鳴。獨矢王臣蹇。寧貪烈士名。淚飄何艦節。血濺孔臺纓。叢莽卷葹活。霜筠竹箭貞。事聞天子喜。詔付太常旌。官自耒陽詘。功羞賈督爭。使君眞不俗。識我蓋初傾。往事尊前說。創斑坐上呈。薑辛無壯老。劍氣尚崢嶸。有母常扶杖。承驩迺請羹。諸兒成杞梓。羣季況瑤瑛。曼祉方延甲。餘年始溯庚。明府事在咸豐十年居然萊子少。恥列彥回生。聖代求忠孝。賢人有性情。南堪風有位。誰與薦黃瓊。

開封寄懷鄭太夷江寧二十韻

三月丹陽郡。兼旬太守衙。相過交宿轍。一別汎歸查。到海春波壯。迴江夜雨賒。贈詩眞可味。相厚欲無涯。自以孫嵩弟。還隨鄭相車。通津時易櫂。暑路正嘗瓜。入洛庸堪喻。遊梁自昔誇。吹臺看蔚葎。壽嶽失谽谺。塹墮衢成澮。郊荒海是沙。塔孥嬉魍魎。河險走龍蛇。幾易隋隄柳。都無定邸花。灰塵魏公子。禾黍趙官家。代圮城頻累。時艱吏尙奢。千錢徵膾鯉。五命盛驂騧。文物懷司隸。風流蕩永嘉。侯生從寂寞。鄭驛甓要遮。憶子騫雲鶴。憐余失侶蝦。嶔奇天所賦。軒輊世何加。魯國諸生賤。陳留父老嗟。獨能無意嚮。常此負桑麻。

聞李磐碩挈家自京師至濟南感賦十六韵

念子丁時難。書來五月中。其初見妖眚。猶未逞剽攻。北極雲頽墨。南城燹掣虹。四甸音不嗣。百險道難通。一穴全隄腐。連兵列國雄。坐挑秦使釁。誰殛舜廷凶。塗炭胥三輔。冰霜迫兩宮。利爭紛儈濟。乞免屢溫嵩。翦卓今無允。論袁昔有融。徙家闕

九陌。走壁窘諸公。豆粥俱奇貴。柴車憫獨窮。何緣辭闕下。遂許達山東。沸沸漕河浪。炎炎暑路風。妻孥同命鳥。身苦可憐蟲。得訊愁成誑。求徵悟匪聾。祇虞荆棘裏。駝色已銷銅。

張南通詩文鈔 卷七

雜文上

南通張謇季直

堯舜論上

古何世乎。狉榛之始。無人與物。弱肉強食。胥憑其力以快其欲。胥憑其力以快其欲。則胥不能以自保。推嬗既久。積窮而變。於是人之仁者出焉。本不忍之心。因積窮之勢。合羣弱以禦一強。先除害人之物。而後及於害類之人。羣弱安焉。得託其命。則相與親愛而尊奉之。而酋長之名以起。酋長爲衆尊奉。勢必大而名必盛。享用亦必裕。而人之求有其勢與名與享用者。相形而各有所欲。積羨生妬。積妬生害。而酋長之爭以起。酋長不已。乃進而王而帝。人日益智。制日益密。於是勢益大。名益甚。享用益裕。而爭亦益劇。要之能定爭而爲羣弱所託者。智必加高。而力必加強。其爲制必專。而統必一。不統無以合。不專無以行。不合則紛。不一則亂。此非

必古之民盡愚。勢蓋有不然者也。上古所謂皇者。邈不可得而知之矣。包羲太昊。承有巢燧人之制。至神農而有帝號。黃帝至於堯舜。則史所紀五帝者也。包羲神農黃帝皆稟絕人之賦。大聖之資。象天法地。通神類物。制器尚象。前民利用。使民師之。得託其衣食居處之生命。民之君之也。民以爲師也。師亡則崇其子孫而報之。亦以是而敎相安之利。記故曰必能爲師而後能爲長。能爲長而後能爲君。既爲君矣。必世及。必至其子孫不振。聖人復起而代之。神農之於包羲氏。黃帝之於神農氏。無不然者。堯。黃帝之玄孫也。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有欽明文思恭讓之德。有平章協和於變熙績之功。民之瞻就。如雲如日。非若布衣崛起之雄。又非若儀度神明蒙業而安之主。雖有九年之水。而勞心殫治。民賴其仁。雖有四凶於朝。而衆正夾持。民未被其害。前無愈堯而形其絀者。後無忌堯而覬其位者。何爲而以帝位讓之舜。舜生側陋。發於畎畝之中。妻帝女而受帝命。竟堯治水納麓之功。報堯詢事考言之績。重華協帝。岳牧亮功。朝無震主之臣。野有謳歌之庶。何爲

而以帝位讓之禹。將謂丹朱商均之不肖乎。則前乎堯舜者。包羲神農黃帝之子。未必肖包羲神農黃帝。而包羲神農黃帝不以是讓諸人。前無例也。將謂堯因得舜。舜可傳。舜因得禹。禹可傳乎。則後乎堯舜者。禹不讓之益。湯不讓之伊尹。武不讓之周公。後不沿其例也。善夫孔子之言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也。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天何以大。以四時日月養成乎萬物。而萬物不知恩。以風霆水火撓殺萬物。而萬物不知怨。天者。自然之運而已。萬物者。自生自成自殺於自然之運而已。能生之成之殺之而恩與怨不尸焉。天之所以爲天。君何以大。以佚道使民而民不怨其勞。以生道殺民而民不怨其殺。君者當然之宰而已。爲君者與民共協乎當然之宰而已。能使民勞佚生殺胥以爲當然而勞之佚之生之殺之無我焉。君之所以爲君。堯不於民求名也。民安得一事之名而加之名。且夫堯舜之德相承而治。不必相襲也。有天下而不與。舜之所以能讓。天下必能有乃能君。必能不與乃成乎舜之爲君。

蕩蕩者大之至而不能度其大。巍巍者高之至而不能度其高。孔子生衰周之世。戰爭之禍烈。而君臣之道替。知後世流極之盛。必尤有加厲者。大義微言。時時寄於羹牆之慕。韶舞之歎。才難之論。有餘慨焉。退而刪書。斷自唐虞。固將標堯舜為中國億萬世人君之極軌。使夫君必為堯舜。臣亦必致君於堯舜。而後世可幾堯舜之世。民得為堯舜之民。豈徒以黃帝以前。百家之言不雅馴而難言之哉。易言天道之書也。始於包羲。繫辭大傳則序包羲神農黃帝而堯舜義各有當耳。不然。刪書之識。寧不出史遷下。豈其然。豈其然。

堯舜論中

夫堯舜不必有蕲蕲絕人攀躋之行也。顧堯舜至今三千餘年。曾無一人踵而起者何歟。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惟其憂而必惬其得也。故堯於舜有降女觀型之試。徽典賓門之試。使入大麓烈風雷雨之試。自明揚至於為帝。蓋三十年。舜

於禹有平水土之試。征苗之試。自治水至受命神宗。蓋十有七年。由是威福玉食之說。不足以擬堯舜。卽敝屣天下之說。亦不足以盡堯舜。世所傳堯讓天下於許由不受。嘖嘖焉稱其高。而孔子孟子之書顧不及之者。明乎堯舜爲天下得人。必無邂逅之際。立談之頃。以天下與人之事。好奇傳會。不足訓也。近世之士。好談域外。謂美利堅之華盛頓。其於泰西。當中國之堯舜。是說也。似是而未與論其世也。美處新闢之洲。受英積苛之政。欲脫而不能。人心忿怨。蓄久思逞。華盛頓以堅毅沈厚之才。憑殷盛歸附之衆。乘人思決鬭之會。投袂而起。爲之渠帥。外勝強英。內戡方命。盤錯艱苦。八年而後息喘。鑒於列邦君主之勢。英廷專斷之威。不創民國。無以保人民生計之自由。不正統領。無以免帝制餘威之復。及不能保人民之自由。則衆不附。不能免帝制之復。及則國不寧。方是時合十三州之人。大開國會。規定憲法。定統領任期三年。而華盛頓負擔大任。歷經憂患。又其天懷沖高。志慮純明。懼後來貪權怙勢之徒。引爲口實。撓壞憲法。負國人之望。而亦自喪其經綸雷

雨之前功。故三任既終。決然遠引。華盛頓誠賢。亦豈非時世之不得不然者乎。中國自堯舜以前。皆專制之天下。堯爲帝冑。又負令名。享國久長。民安神享。何嫌何疑。而出於讓。舜生農家。三十以前。辛苦顚頓之子耳。三十被舉。五十而攝天子。六十一而踐帝位。德及異物。功被大寓。何歉何餒。而亦出於讓。故華盛頓之退。時乎不得不退。而堯舜之讓。時乎可以不讓。華盛頓於退之日。猶可不退。而終必退者。華盛頓之賢。堯舜於讓之先。必求可以受我讓而不遽讓者。堯舜之聖。賢可能而聖不可能也。夫所謂可能不可能者。孰爲之。世爲之耳。國爲民主體。爲共和。大統領之舉。出於國會。大統領賢否之責。國之人尸之。而受代者無與焉。華盛頓但不徇衆戀棧。已足以謝全國。此所謂可能也。國爲君主體。爲專制。皇帝之位。沿爲世繼。別舉一人以自代。則賢否之責。君獨尸之。不容以神器爲贈與之資。幷不容以美錦爲學製之具。思而求。求而得。得而試。試而授。堯遂得舜。舜遂得禹。是則亦有天焉。所謂不可能也。不然。以美利堅十三州之人之心。行十三州公立之法。宜華

盛頓其人者。不絕於世。何以繼華盛頓而起者。僅一愛達毋足稱。而嗣是以往。悉碌碌中才。而違道干譽。以口舌金錢酒食博選舉者。且習之慣而不爲怪也。以是擬華盛頓且不能。則可知華盛頓之賢而堯舜益敻乎不可及也矣。

堯舜論下

抑吾聞君子之教人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弗牽則和。弗抑則易。弗達則思。尙書者中國政治之祖。而古先哲王政事之模範也。堯舜尤模範之所自出。模也而使人不能模其模。範也而使人不能範其範。是堯舜虛位而模範虛名。此非堯舜之心。亦非孔孟稱述堯舜之所以爲用。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申其說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矣。一若孔子之於堯舜也。務引而高。孟子之於堯舜也。務抑而下。高斯遠焉。下斯近焉。夫孔孟則一而已矣。大哉堯而君哉舜。大至於天而無能名。君至於有天下而不與者。堯舜之精神也。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亦堯舜之精神也。堯典之親九族。平百姓。協萬邦。雍黎民。定曆授時。釐工熙

績。咨岳登庸。不私其子。舜典之察天齊政。同度量衡。命農工虞。明刑罰。敷教化。作禮樂。重納言。愼考績。六府三事。粲然備舉。其存於書者。堯舜設施之事實也。非事實無以載精神。非精神無以充事實。事實有迹而精神無形。孔子之所以祖述。孟子之所以稱道。以爲來盡萬世。有王者作。苟於堯舜而有志焉。循其設施之迹。通其意而踐之。亦庶幾矣。是服堯服。誦堯言。可以爲堯之說也。即不至而猶近似也。標其精神。則示所至焉耳。至未可爲不能者廢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雖然。後世有襲堯舜而僞者矣。篡弑攘奪。名不可居。乃託於禪讓。竊曆數在爾之咨。飾受終文祖之典。授者不得已而處於堯。受者洟洟焉而傳於舜。漢魏六朝之際。史恆有之。夫此則非孔孟之所知也。日月之明。不能使天下無炬炬之明。不能使天下無螢。太華之高。不能使天下無阜。阜之高。不能使天下無垤。鳳不能使天下無梟。麟不能使天下無獍。螢自以爲日月。垤自以爲太華。梟獍自以爲鳳麟。螢之羣。垤之屬。梟獍之醜類亦云然。

天下非螢非垤非梟獍者自知之。不能損日月太華與鳳麟之毫末也。烏足累堯舜哉。且僞堯舜猶知有堯舜者也。其人雖溺富貴乘世變覬覦非分。以營自利。其左右必猶稍讀書顧清議。故猶美所託以文其欺浸淫之久。至於五代。大憝巨凶。參會而起。視殺人爲兒戲。封君父如牛羊。是非羞惡。一切不顧。乃併一僞堯舜而不爲。而人道熄矣。然則孔子刪書標堯舜爲極軌。蓋已留每下愈況之級。以待人之自擇。孟子以堯舜之道約諸孝弟而易之。於人皆可爲。亦已昭示廣路而待人之共由而終不能使春秋之世不降爲戰國。治亂之局。不歷於征誅。此則孔子孟子所無如何者也。魏晉清談之世。或非堯舜。其原出於老聃莊周之書。不知彼蓋有激之言。忿時之深。而欲返天下於渾渾噩噩睢睢盱盱之世。世不可返。而書已罔人矣。然則孔孟之稱述堯舜。眞智之極而仁之至也夫。

學制宜仿成周教法師孔子說

中國學制較有依據者。莫備於成周。禮記文王世子及王制兩篇。詳言國學教人

之事。其所授之課。詩書禮樂射御書數而已。學記則抽國學讀經之一端言之。如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皆是從讀經而言其理論合於師範養成教員之用。若論普及教育及其年齡。莫詳於內則一篇。其言曰。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證之學記曰。家有塾。疏言二十五家之塾。閭中之小學也。是其年齡當在六七八九四年。從學之處。必在家塾。下文言女子十年不出。可知九年以前。尙出而就學於塾。而塾爲二十五家男女合級教授之學。猶今之初級小學矣。其曰黨有庠。就庠學者。當在十二三年。專教閭中小學所升之男學生。猶今之高等小學也。曰州有序。就序學者。當在十三至十九七年。專教黨庠所升之學生。今之中學及高等之學也。曰國有學。則二十以後學生所居之學矣。專教王子及羣后太子

大夫元士之適子以及州序所升之俊選。猶今之京師大學也。按內則課程。不外禮樂射御書數。惟禮樂書數差別深淺。隨學童年之大小而敎之數與方名。則始自六年。而七八九三年。又特於數方名外。加之以男女別長幼序與數目耳。夫數者非止一十百千萬也。加減乘除及九章皆是。方者非止東西南北前後上下也。如鄉南以西爲右鄉北以東爲右皆是。名者義疏所謂凡物皆有名。於身耳目手足。於人父母兄弟。以及器用鳥獸草木皆是。數學之關於日用。盡人皆知之。至於方則左右不明。一出門庭。易迷道路。故古人自幼敎之。若夫物名則所關尤要。凡身體人倫器用宮室衣食天文地理時令以及動植物。意古人必有晝一之名。編之爲書。以敎學生。庶幾學成之後。出而治事。語言可以了當。記載可以敏捷。且名必晝一。童而習之。而後齊楚胡越之人猝聚一堂。語或不同而文可一致。爲一道同風之始基。名之重如此。故古人自幼敎之。十年學書計。鄭以六書釋書。九章釋計。吾謂書即今所謂國文。計卽今所謂簿記。其尤切要者。請肆簡諒一事。簡諒者。

簡單之實事也。學童至此。思想漸開。簡單實事。許其請習。所以養成治事之才。至於十三以後。學樂爲先。以絃和詩而舞。先習勺。第以活其筋骨。若干戈之舞。射御之習。必待成童。早乎此則年尙幼稚。氣血未充。用力易於傷身也。且此七年之間。武事多於文事。可知六卿皆可命將之才。養之有素。而蒐苗獮狩之習。又所以使通國皆勝兵也。然則成周普通敎育。賅於六藝。今世好古君子。輒曰保存國粹。國粹者六藝也。經且不足以賅之。而況於汎覽詞章之事哉。自嬴秦燔書。樂經遂亡。漢置博士。則有易書詩春秋禮五經而已。唐乃立之學官。三禮三傳分習。命爲九經。已又益孝經論語爾雅。宋復進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定。漢代經學最盛。而兼通諸經者。止馬鄭數人。科舉時代試士之法。始猶聽人各占一經或數經。行之既久。士不能有必得之術。乃騖多以自炫。試士者亦炫其多以張其所得之才。於是父兄之敎子弟。自其成童至於弱冠。必責以盡讀全經。而經乃徒供式取科舉之資。全無當於生人之用。爲塾師者且瞢然自以爲孔子敎也。夫孔子之

敎。則何嘗有是哉。孔子之時。祇有易詩書三書。易不以敎人。敎人者祇以詩書。而詩隨於樂。在成童以後。內則所謂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若論語小子何莫學夫詩是也。至詔伯魚爲周南召南而不曰讀。古人冠而有字。可知伯魚學詩。在冠以前。書則政治家言。凡孔子所雅言之書。何必讀書之書。孟子盡信書讀其書之書。皆是也。習書之年。無可確指。以內則二十始學禮推之。當更在二十以後。國學之中。蓋專家之學。理入官之豫備。其義其詞。皆成材學子所研究之資。不止詰屈聱牙不宜於童稚也。中國敎育家莫大於孔子。孔子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比例裁四十分之一。可知七十二人之外。禮樂射御書數。一人之身。有不盡知不盡能者矣。今言敎育者。乃欲於初等小學兒童普通科學外。更責以讀經。豈今世鄉里兒童之才。皆過於七十二人。而小學敎員之爲敎。又皆過於孔子耶。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將以謂經者。古人之名訓乎。則古今義理推勘而所出益富。世界文字。陶淬而各有其長。日誦千言。終身不盡。人人騖此。誰與謀生。若云愛古薄

今。乃崇古訓。此爲高等及專家之學則可耳。中國既尊孔子矣。獨於普及教育。若猶以孔子爲不足法何歟。

兒子怡祖字說

前兒之生十有三年。余應鄉舉於順天。故事行卷書子姓。余未有子。先府君命書子而怡祖名。以爲得孫之祥。越十年甲午成進士。而府君棄養。又四年戊戌而兒生。乃實府君所命之名。痛府君之不及見是孫也。於兒離襁褓後。時時舉府君之言行節概語之。庶幾思所以怡夫祖。民國改朔。新曆之二月。猶舊曆之正月也。兒於是年十六矣。將往學於青島。人事之交際。將始循今之宜。不可以無字。乃字之曰孝若。夫孝之義至微而至廣。曲禮所謂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不登危。爲凡爲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言之也。而致其用在順。記曰孝者蓄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蓄。若之義訓順。順必有序。順於學之序則學進。順於事之序則事治。順於人之序則人洽。順於禮之序則身安。順之效也。能順者能愛身。必能

知登高臨深之爲親憂。能順者能謹身。必能知茍訾近譏茍笑近詔之爲親玷。能順者能修身。必能知冥冥墮行行險僥倖之爲親羞。無不順則備矣。記所謂福者備也。而非世所謂福也。人亦孰不願福其子者。顧之以孝而若。所以福余子也。兒知受此福乎哉。青島之學。德意志所設東方之大學校也。聞其校嚴肅。而其地阻海而負山。遊其校之學子凡數百人。有高焉。有深焉。有獨處之時焉。有衆處之時焉。有其校所許之事與所不許之事焉。有爲合於孝而若之事焉。有否焉。兒將受此福。兒其思余字兒之意矣。兒其勉乎哉。名兒者祖。而字兒者父也。

正告通五屬辦學諸君文

悲夫痛哉。以自命興學之人而阻學也。自朝廷有不入祀典之廟宇。准酌量改辦學。堂之詔。而各省寺院。有引外人爲保護者矣。有鼓煽愚民聚衆毀學者矣。風聲所播。凡寺院之稍有營殖。與夫鄉民之故步自封者。方洶洶疑懼。而地方營私自利與夫意氣顓恣之紳。智慮邪淺。漫無閱歷之士。相高口耳之游談。抹煞社會之

習慣。皇皇興學。冒昧發端。馴至一發不可收拾。如近日川港毁學之案。其尤甚者矣。方詔旨準以不入祀典之廟。酌改學堂。南洋大臣覆奏有如僧人獨自苦行募建。及地方勝蹟所關。與夫鄉民歲時報賽之所。均予存留。不得輒改之條。辦事人於此等事例。絕未留心。上者徒憑勢力。推翻彼教。下者直漲脈僨興。爲無意識之舉動耳。不知卽以彼教論。信教自由。乃人人固有之權利。歐美各國。教堂林立。日本佛教崇信之盛。且過於華。彼名法學家。智慮非不逮於諸君。何以不胥予改革也。論者不察。又或引通州師範學校爲比例。尤於當時情事不合。通州師範學校者。前明千佛寺之廢址也。寺故有殿三進。每進五間。光緒二十七年。前殿燬於火。止賸後二進及旁院。傾圮過半。不避風雨之老屋而已。一僧癖煙如鬼。窮棲如丐。典賣門窗階石及銅神像爲活。絕無一人過問。鄙人因地介囂寂之間。風景殊勝。計畫就之。爲之贖回所典之什物。收回所失之田畝。歸於別寺。未以分毫溷我學校。復爲此如鬼如丐之僧覓一相當之廟安置而資遣之。一切大定。然後從事與

作。今全校中惟禮堂因其後殿改建爲樓。未移故處。自此以外。寧有一舍一堂仍其舊料者。校有册籍。人有耳目。可考而知也。紛紛稱引。毋乃戾乎。朝廷今方預備立憲。憲政之要首在教育普及。學校建設。方將按戶而計。以州境計。初等小學當得二三百所。鄙人深願興學諸君。內維公理。外體恆情。毅力經營。苦心勸導。勿眩哲學一節之臆語。勿傷鄉土四面之感情。風氣既開。信從自衆。疑阻既去。助力自來。否則甲方以興學而滋鬨。乙又以興學而破家。鄉愚無知。魂靈寄於無賴之徒。無稽之口。一旦禍發。官爲大局。不能不有所懲創。由是覆產被刑者。又復相續。積嫌愈深。復作愈厲。當時既不免有城殃池及之人。易地卽不免有懲羹吹虀之事。是則學不阻於眞愚而實阻於假智。願自命興學者之無爲假智也。鄙人謹爲一州九頓首而請。

正告通五屬各小學校教員

過渡時代之始。籌教育廣及固難。籌廣及教育之財政尤難。我州學界中人知之

者當十八九矣。師範之設。於今四年。初因科舉未停。士多觀望。故預定本校本科生畢業就聘月俸三十圓。平等二十四圓。簡易科月俸優等二十圓。平等十六圓。講習科優等十二圓。平等十圓。準之日本市町村學校教員積資之俸。亦略相等。惟以甫畢業之生。當之。此爲優異耳。意在鼓舞諸生就學。彼時觀念則然。頃者朝廷明詔天下預備立憲。則地方自治之宜亟。小學建設之宜廣。鄉里知識之不開。用度籌畫之支絀。種種方面。皆費籌畫。而當此憲政萌芽之初。益迫人羣進化之望。不得不變易前說。重爲學界諸君言之。蓋城鎭繁盛之區。與鄉僻貧瘠之處。籌費難易。迥不相侔。故欲圖教育之普及。非從多設單級小學下手。無更善之辦法。此等單級小學校舍。或酌借廟宇。或用土牆蘆障覆草。大小七間。亦須五六百圓。常人一時感義。或尙能爲。至若常年支用。取資於學費者。既不足。又無他項可籌。必責鄉人歲捐百數十圓。非獨竭忠盡歡。不可持久。亦慮有人藉詞強迫。別生事端。由是推之。教習月俸過重。豈非窒礙興學之一端乎。既非鄙人創辦師範之初

心。當亦非諸生擔任教育熱心求學之素志。擬自光緒三十三年起。除繁盛鄉鎮或非繁盛鄉鎮。各校經濟。足敷支配。開支各教習月俸。經辦人願仍照原定數目外。其係鄉僻之區。物力艱窘。已立將立各校。開支教習月俸。至多不得過十圓。至少不得過六圓。核計每校招生五六十人。每人學費二圓至三圓。通盤核計。略足相當。設有短絀。必係小數。可由地方設法。酌量津貼。似尙易於措手。辦學人不畏難而後教育可廣。教員有公心而後辦學人無所爲難。本校現方教授單級教法。一二年內畢業。派赴各處。當能實行增拓。諸君勉乎哉。

論嚴格教育旨趣書

軍隊無共和。學校無共和。此今日世界各國共和國之通例。軍隊共和。則將不能以令。學校共和。則師不能以教。將不能令。則軍敗。師不能教。則學校敗。其爲國患。莫此之尤。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今歐美學校。教授管理之外。尤重訓練。尤重服從。而盧梭放任教育之不可行。已爲世

界教育家之所公認。師道貴嚴。中外同軌。非是則無所爲教。無所爲學。近者政體改革。趨向共和。而一般事理不明之學生。乃有誤解放任以爲共和。等秩序於弁髦。病嚴師爲專制者。竊竊私議。鄙人頗有所聞。不知歐美養成共和國民。惟以重公德愛秩序爲惟一之方法。若妨公德而害秩序。則謂之破壞共和。譬之適北南轅。去之愈遠。今共和之聲。騰於全國。而國民程度不足。越軌亂轍之事。時有見聞。此皆向者滿清腐敗教育之遺禍。延全國。雪腥剔毒。端在今茲。諸葛忠武誡子書曰。夫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此後各校教師學生。須共念民國前途。服膺茲誡。凡教之道。以嚴爲軾。凡學之道。以靜爲軌。有害羣者去之。無姑息焉。鄙人誠重教育。誠愛學生。心所謂危。爲此通告。

通州江岸潮災報告書

通州江岸潮災報告書何爲而作也。州江岸之坍於江。逾三十年。濱江之民曰沙民。田曰沙田。民喪其田於魚鼈之窟者。逾十餘萬畝。而賦如故。此十餘萬畝無田

負賦之民。流離失所。或陷於非。而未嘗敢不賦。僅存之沙田。殆五萬餘畝耳。業此五萬餘畝之田之民。秋以禦潮者賴堤。不忍多委田於堤之外。則堤距江近。近則江屢坍而堤屢徙。屢徙則工繁。工繁則意怠。意怠則力靳。而堤以卑薄。幸而夏鮮南風。秋鮮暴潮。卑薄之堤。強足護其田稼。民愚無識。又狃於天幸之若可以屢邀。而今年閏六月十六七八數日之颶潮。遂得而乘之。凡沿江之岸。當潮之衝者。袤長計二十五六里。卑薄之堤。乃一旦掃地而平焉。會江受上游之漲。而七月初四五六七數日。霪雨又連晝夜不輟。內水四注。江不及洩。而沙民乃復遭第二次之災。顧擬其後者。猶有七八月三大汛之潮。不能必其不涌而上岸。而內水未消。又無自而堤。無堤則災且未已。哀我沙民。何辜於天。何辜於天。向使築楗保坍之請於總督者。得早達於朝廷。朝廷念此喪田負賦之民。義不負朝廷而仁之。得早貸以貲而楗成。民見坍之果可保。則必於堤而薄是培。而卑是增。颶潮雖酷。奚至害民。惟是民再請而總督再不許。朝廷無自而仁。而沿江岸數千戶之沙民。濤捲其

尸。浪顚其廬。波蕩其田疇。無幾微幸生之路矣。哀我沙民。寧不聞是總督也者。而不早自爲之計乎。故報告潮災不得不報告江岸。雨無正之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又曰。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二千年以前。三事大夫。邦君諸侯。既如此矣。淪胥以鋪。民所處之地也。哀我沙民。無怨朝廷。

南通紡織專門學校旨趣書

緯籰而知紡。杼軸運而事織。一身之需。一藝之成。吾國婦婦姑姑之所能。奚言學。術記不云乎。爲之者疾。人各以一手一足之力競於疾。力有限也。則疾可數也。有器焉。可以兼數人之力。則亦可以兼數人之疾。則其供人之需者不止於一身。卽其成亦必不止於一藝。致其精焉。乃有事乎學。分而求焉。乃不得不析爲科。泰西人紡織之有學校。殆人巧極而趨勢之有不得不然者乎。紡始於忽微之絲。織始於纖豪之縷。由是絲而至爲尋爲丈。由是縷而至成緯成經。且推而至於廝與

毛焉。又推而至於文而章焉。又湅而純其質。又染而異其色焉。此周官典絲典枲及染人之所由名職也。泰西人精研化學機械學而科學益以發明。其主一工廠之事也。則又必科學專家。而富有經驗者。故能以工業發揮農產而大張商戰。夫工業之發達。終效之徵也。則工學之構成。亦工業歷試之績。即以紡織一端言。則亦有可言者矣。我國之有紡織業也。緣歐人之設廠於上海。始歐人之始設廠。輒募我十數不識字之工人。供其指揮。久之此十數工人者。不能明其所以然。而粗知其所受指揮之當然。由是我之繼營紡織廠者。即募是十數工人者爲耳目。而爲之監視其工作者。都不習於機械之學。強半從是十數工人而竊其緒餘。工人曰左左。曰右右。或否之焉。而工人乃瞠目不知所對。且乃委其事以反詰之。而監視者益瞠目不知所對。則又不得不延歐人以司其命。夫如是則安足以望自樹立之一日哉。下走從事紡廠者十有八年。以是爲恫恫者亦十有八年矣。至前四年而乃得股東之許可。稍從事籌備。上年乃得成爲校焉。股東亦多曉然於

茲學之不可以已也。此下走之大幸也。下走私願。寧惟以是校所養成之人。供南通一縣之用而已。願我國人咸曉然於茲學之不可以已。而邪許以助我也。尤下走之幸也。

辭會長意見書

我江蘇教育總會成立以來。鄙人承乏會長二年矣。上不能佐朝廷教育普及之實行。下不能廣本省地方自治之預備。智淺力薄。愧不可言。卽平時偶爲各州縣學務調停維護一二事。亦多賴評議幹事諸君協商共進。助所不逮。尤以爲歉。今第三次會期。凡本省各州縣學界諸君遠來臨會。賜以大教。非常慶幸。上年會期。辭職不獲。今又一年。鄙人不得不以事實上之舛隔無益於公而內不自安之故。一一自明。冀許辭職。江蘇本一省也。督撫分駐寧蘇。乃有兩提學使。遂使一省團體。判而爲二。此二十一行省所無。故當時力主教育總會設於上海以融合之。而於寧蘇各設一事務所。以分承提學使行政之機關。鄙人當時卽有寧蘇士紳宜

迭爲正副會長之議。誠慮一有所偏。則必因生疎而致隔閡。因隔閡而致猜疑。至於猜疑。而融合之本意失。而一省之團體離。鄙人寧屬人也。承乏會長已二年。準諸初議。應推蘇屬。原定簡章。職員任期一年一舉。連舉連任。雖無界限。然以事實論之。則他職員可無限。而會長不可無限。二年更迭。似爲適中。此一說也。或者慮寧蘇言語不甚通。惟不甚通。尤不可不及時融合。鄙人執役於通州一隅之實業教育地。不相屬。每一周歷。輒二百餘里。已不勝其勞。自前去兩年。長至上海。則奔命尤苦。去年自元旦至除夕。合到家在家計之。僅三十九日。而私計之虧損及萬。不獨精神不能貫輸。即耳目亦不能周到。設歲歲如此。鄙人其何以堪。人至口不輟語。手不輟書。行不輟思。臥不輟慮。視聽外擾。精明內疲。其能應事悉當者鮮矣。猶幸兩年以來。悉賴評議幹事諸君之贊助。得不顚蹶。然問心良不自安。徒竊虛名。於公何益。必責人損私以益公。殆亦非平恕之道也。此又一說也。以是兩端。爲鄙人辭職之悃忱。或者疑近日某氏劾爲黨魁。故辭職以避禍。此大不然。鄙人年二十一歲時。讀後漢書范滂傳。

至滂就捕。命子云。我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為之泣不可仰。墮淚溼紙數重。以為風雨雞鳴士之自效當如此。且某氏之所謂黨何黨耶。教育會非黨也。以為最先倡立憲。則立憲既奉明詔矣。以為革命。則主張革命者不談立憲。某氏將孟博我耶。再拜受之。且虞不稱矣。安知為禍。此非知鄙人之言也。辭職實為融合團體計。天下事必分明乃融洽。願諸君鑒之。亦有勸鄙人援越境乃免之義。陳書辭職。不必到會者。念兩年以來。重辱諸君之愛。何事不可商量。而必為是矯異之行。亦鄙人所不安也。諸君鑒之。

致署江蘇按察使朱勸興盲啞學堂書

月前在蘇。得接塵譚。甚善。路事牽掣。信宿回滬。懷所欲陳者。未克畢貢於左右。深恐道路傳播。訾謷不實。既失下走稱述之本意。復沒我公設施之素願。敢罄其詞。以備採擇可乎。公累世官吾蘇。公在蘇又最久。十權臬事。一攝藩條。掌關權者殆十餘年如一日也。歷任大府。倚公如左右手。公亦有慷慨任事之風。自鈔票案發

於謅紙中誦公上督撫稿。公子現尙在署。並待新任覆按。似公之不肯爲舐犢之愛。以骫國家之法。而損數十年明刑執法之名譽。深爲敬佩。且聞公訓子亦頗嚴。晨起。必撫摩公子之頂。不許作時下裝束。而卒不能使蘇瀛徵逐之場絕公子回翔之蹤跡。則公之失明爲之也。是以當時卽爲人言。勸公捐貲建盲啞學校。比在蘇。晤止泉前輩。以是見問。疑謇調侃。謇何敢出此哉。生平不爲浮浪輕薄之言。矧肯施諸素所敬佩明刑執法之長吏。謇爲此說。正以重公耳。堯舜之聖。不能保其子之不肖。中國歷史似此者不勝數。卽我朝趙恭毅公正色立朝。而其子鳳詔以賄敗於太原府任。公諳習掌故。度亦熟聞。此豈足爲公病哉。以公之賢而受失明之累。天下知識地位下於公什伯千萬倍者。其受累之苦。衷當更何如。盲啞學校者。東西各國慈善教育之一端也。教盲識字母。習算術。教啞如之。入其校者。使人油然生愷惻慈祥之感。而歎教育家之能以人事補天憾者。其功實巨。聖人復起。無以易之。中國今日不盲不啞之人民。尙未能受同等之教育。何論盲啞。適有感

於公子之事。而益念公必有抑抑於中。莫可如何之痛。故以爲公設此校。正禹稷己飢己溺之仁。文王視民如傷之德也。美人有痛其子施丹福早逝者。捐家貲數千萬建一大學院。卽以其子之名名之。至今有聲於美洲。葉澄衷商也。楊斯盛工也。以寒微致富。自痛其少賤失學。葉捐數十萬。楊捐十數萬。亟亟興學。世人稱施丹福之父賢耳。稱葉楊賢耳。未有非之者也。然則公之揚淸芬而啟後嗣者。其惻怛之忱。縱不必以禹稷周文自例。獨奈何并葉澄衷楊斯盛而讓其專美於學界哉。抑公豐厚之名。世之所知也。慈善之感應。公之所信也。感應之說果有之。公施至仁而公子忽改行。是公捐家貲十分之二三。而易一能受十分七八付託保存之令子。必公之所樂爲也。卽感應之說果虛。而公之貲財。公自施之。享盲目而不盲心之明。無遺子多財而益過之失。度亦非公之所不樂爲。其願公之俯思鄙言也。敢佈區區。伏希垂察。

復江督論本會籌辦情形書

匋齋尚書閣下。昨自教育總會抄寄惠函。殷殷以設法補助教育總會爲言。且洞燭地方公益之舉。非實行地方自治。則經濟不能發達。探原之論。欽佩曷已。總會支持兩年。不輕對官場作寒酸語。蓋欲使社會知自待之宜重。亦諒官場之爲難也。然會中出入款項。不以縷聞左右。必疑點金之何術。萬一因竭蹶而中輟。必又訝社會辦事爲無恆。有識者惜之。無識者或快之矣。既承公提倡雅意。本不應却顧。必以饗個人之牽連商賜補助。則轉似狹義。故饗意宜使全體感公補助教育之雅。不必僅示貺於箇人。庶沐濯闓澤。與之者仍爲公益。受之者迥異私恩。區區之忱。當蒙垂察。

復蘇提學使毛論社會性質書

新正拜惠書並附大牘。具佩宏議。欽挹無旣。南菁改校一節。發起於丙午冬間。初議停辦一年。預備一切。故於何時應興工改造。何時應廣告招考。一面編制學科。一面籌畫經費。皆在辦事預算之內。今誦來牘。知歲杪已函邀章編修南來。今春

再圖改造校舍。與預算時期容有出入。自爲愼重辦事起見。在未接大牘之先。則并此規畫之尊指。亦無由與知此教育總會所以迭詢辦法。上煩左右之緣起也。謇束縛於通海實業。海上月或一至。或數月一至。顧於各團體有謬推謇爲總協理者。遇緊要事件。無不協商敎育總會。設立兩載。內容組織。尤較完備。每月有幹事員評議員常會。會長離滬時。則臨時推一主席。決議可否。既決則擇其最要者郵會長畫諾。然後施行。殆無如尊論所謂在會諸君循章舉辦。未必相商之事。卽謇在滬時預議。亦應聽多數之決議。但會長得加一議決權。凡各團體編制議事規則。大都如此。社會辦事。殆非一二人所能徑行其意思。亦非一二人所應獨擔其責任。部定學務公所章程。有議長議紳各職。但議事規則及如何取決。其條文均未明定。可視各省程度爲之。此間商學各會。已養成一種習慣。實爲地方自治之起點。公習知中外掌故。以法治者。則在組織之始。卽存一永久性質。不視人爲轉移。以人治者。則其人卽號開通。而蕭規曹隨。古已罕見。人亡政息。此亦吾國數

千年來受弱之一大原因。有感於來書之殷摯。爲略陳社會狀態如此。此菁校事仍由總會公議。再行布復。

致鐵良書

川鄂事起。未及彌月。而四海響應。郡縣土崩。九廟震驚。社壇日屋。自古迄今。喪國未有若是之易者也。嗟乎。將軍得不思其故乎。自先帝下立憲之詔。三年以來。政府之專己自逞。違拂民心。摧抑士論。其事乃屢見而不一見。於是人民希望之路絕。激烈之說得而乘之。而人人離畔矣。往時讀史至於一代興亡之際。未嘗不研究其故。爲之掩卷而歔欷。若論今日。雖曰人事。然何以當是時而生是人。且參會焉。豈非天命終極。無從理詰者乎。今大事已矣。無可復言。顧謇蘇人也。以將軍之忠耿。又嘗辱有一日之雅。不得不爲蘇計。爲將軍計。且爲滿計。願終言之。世界進化。首重人道。人道之義。天理之公也。粵鄂難作。其所藉口者二百六十年前之事也。後果根於前因。而荊州太原。復有循環相生之因果。其傷人道亦甚矣。今蘇與

滿之因果。善之惡之在將軍一人。爲將軍計。當計其大與長。一身之計小。滿人全體之計大。一朝之計暫。滿族休養生息之計長。北面再拜。仰藥以殉。一身之計也。奮鬥効死。使兩族生靈塗炭於兵鋒。一朝之忿也。將軍才器。實爲滿望。皆無取此。爲將軍計。擲一身爲溝瀆小忠之事。毋寧納全族於共和主義之中。爲滿人多留一惡感而遺以同盡之大危。不如爲滿人多種一愛根而使之易世而滋大。浙省宣布獨立。漢滿要約。不相殘害。已事可鑒。今蘇州亦已一律宣布矣。使彼此相見不以干戈。生民之幸。兩族之福。將軍之所遺也。如其不然。亦將軍遺之。以將軍之明於事。豈願殘人道不顧以成己名乎。設慮漢人難信。有所猶豫。請亦仿浙例。聲明要約。事機危迫。敢布區區。伏望審察。卽賜還答。

致孫少侯王鐵珊書

昨承惠電。讀之愀然不安者累日。感茲明論。不能無言。自宋案發生。聞者駭愕。走適在滬。黃君爲語應室所得種種證據。皆涉政府。意不勝憤。比謂此不必憤。法律

依於事實。事實見於證據。證據所至。法律隨之。此法治之通例。政府何從違反。彼時固未見證據云何也。及見報登證據。又見各報之評論證據者。謂內閣咎在任用非人。不能徑認爲主。使竊韙斯論。而外間呶呶者不已。會大借款成。推助有資。波瀾益壯。及見報載參議院本已通過。則又爽然。而南北分裂之謠。則報又喧傳不已。走於此不能無惑於爲是言者矣。報謂是言原於黃君國民黨人。亦逢人昌言。原於黃君。然走在滬時。兩晤黃君。論及宋案。而憤恨則有之。實未嘗幾微有南北分裂之見端。竊疑國民黨人。或者假以爲幟。耳黃君未必有是言。曷言之。以理論。則國民黨固首以利國福民爲號於天下者也。若因一法律可解之案。一議案可稽之事。不憑法律。不憑議案。而徒逞私臆。先自南北分裂。以供伺側者之有所藉手而瓜分國。且墮於萬刼不復之鄉。是害之矣。於何云利。自武漢發難以來。迄於今日。不足兩年。武漢軍用之數。不得而知。人民商業損失幾數千萬。上海一年軍事所用。可考而知者。一千一百餘萬。人民商業之損失。亦累千萬。江寧蘇州

不與焉。他省亦不與焉。人民之所以忍痛茹苦。出此代價。以恣所謂志士所謂偉人之使用者。庶幾脫專制之毒。而旦夕可一嘗共和之福也。今若一之不已而猶再。武昌亦已不止於再。所謂以共和之福錫我民者。未知何日。而再擾之語有之。土煩則草木不生。水煩則魚鼈不長。是以擾而煩之者。禍之矣。於何云福。夫以國利民福爲名始。而以國害民禍爲實終。仁者不爲也。黃君非不仁。何至出此。以勢言。專制之推翻。以爲國民黨之武力乎。辛亥年冬。東人觀戰者云。是以口舌革命。西人論政者云。是以心理革命。公理在人。不容爲諱。且彼時人民之傾脂竭髓。餉軍資械。奔走響應。絕不反顧者。一望政治之革新。一望兵禍之速解。所謂革新者。昔之吏貪者革而廉。兵縱者革而斂。商困者革而紓。民偷者革而奮。實業革而興。教育革而普。司法革而平。財政革而理。及見所謂志士所謂偉人者。風雲倏忽。榮悴頓殊。宮室車馬子女玉帛之奉。過於昔日之王侯。剽略刦勒叫囂隳突之風。甚於平常之軍隊。司法則但聞以尊人道者縱淫盜。財政則但於供行政者竭輸將。

實業則有河漢其言之鐵道。教育則有專事分利之法學。商以風鶴時驚而重困。民以法紀蕩盡而逾偸。鄉曲父老。本不知革命何利。而但見某黨某黨之種種異說。稍能看報識時務者。則皆鑒於前轍。惴惴焉懷生命財產之憂。孰肯以汗血所得之金錢。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揮霍。自買今年明年糾纏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錢從何來。無所得錢。憑何革命。假使聽黨衆恣睢之譚。行草莽不義之事。則是授人以伐暴之名。而自處於無倖之地。圖人不成。適以自戕。智者不爲也。黃君非不智。何至出此。然則必彼黨之野心家爲之。凡舉一事。必先審其是非利害之要。尤必權於人己彼我之間。今如宋案之當據法律是也。然從前類於宋案者。是否能盡依法律。大借款之防其濫用是也。然從前類於大借款者。是否盡不濫用。推翻專制。己以爲功。他人是否有功。彼此猜防。他人誠過。自己是否有過。傳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謂恕也。野心家若以此言爲迂而吐之乎。以若所爲。行若所欲。就使倖成。亦易名之專制耳。何謂共和。是則不恕黨人而

欲自利乎。則自居其名。嘯呼而起。何必假黃君之名。或又假孫君者。以爲二君之名。足爲天下信仰乎。則當寶貴之。愛重之。不當視若無足輕重之商標。任意冒竊。使二君之名。亦因之掃地。夫假人之名。犯天下之大難。而已於闇中播弄搆扇。事成則收推戴之利。不成亦收易亡之利。是以二君爲市也。且今日中外人情之對於二君。試問比之二年以前。一年以前。半年以前。等級何如。應易轍而改絃矣。而猶猛進不已。鼓奏不已。豈所以愛二君乎。是則不忠。莫敖狃蒲騷之功而卒縊於荒谷。桓温恃蘭田之捷而卒敗於枋頭。古今中外。如此類者甚多。試一澄思。可以取鑑。走甚不願所謂志士所謂偉人者。以天與人歸始。以天怒人怨終也。區區之愚。倘荷鑑許。乞即轉致黃君。至誠惻怛。宣告其黨。然後平心靜慮。研究政論。實行國利民福主義。保其末路。恢復令名。使天下之人。亦與有旦暮衣食之安。中國之事。或尚有補苴罅漏之暇。不勝大願云云。

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書序

宣統元年九月朔日。皇帝承先帝立憲之詔令。二十二行省諮議局同時成立。開會之始。卽聞東三省及傳自海外之警告。於是交通較便之省。凡十有六。其議員函電咨詢。交馳午錯。痛外侮之劇。部臣之失策。國勢之瀕危。而人民之不可一息卽於安。不介而孚。萬聲一語。於是合謀上書。請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諮議局既閉會。相約以十一月上旬。各推代表集於上海。先後來者凡三十餘人。就豫備立憲公會。日共討論。謀所以紓國家之難。而稱先帝明詔立憲使人民參與政權之盛指。會湖南羅君劉君宣示善化徐君斷指請開國會之血書。殷赤淋漓。衆咸感泣。益思亟行。乃定十五日大會。十六七日分道卽發。謇既設祖帳。餞諸君子之行。而耿耿之私。不能已於言。乃於會次離席再拜而致詞曰。悲乎哉。二千年沈闇之人民。今乃得以與憂國家之憂爲大幸乎。諸君子之行也。有非而笑之者矣。其一說曰。國寧至亡。亡國爲兵連禍結之終局。庚子一鬨。金甌無恙。今奚所靦而無病而呻。而曰國會。其一說曰。國會非鎗非砲。非雷非艦。不足救亡。徒自擾擾。其一

說曰。國會名義。愛國。防圉侵害。或轉召亡。其一說曰。立憲云者。塗飾黔首耳目之具耳。諮議局範圍且日隘。何有國會。欲速且長猜。必無效。其一則以爲國亡有任其咎者。何與人事而爲分謗。凡非之說如是。是之者又從而刼焉。謂不請則已。請必要於成。不成不返。又激者則謂不得請。當負斧鑕死闕下。是非龐雜如是。而徘徊其間者。則以爲國亡非政府所恤。議員既負十六省人民代表之責。而上書之議員。又代表十六省議員之責。居三累之上。當孤注之危。成非奇功。不成奇辱。進易而退難。是說也。若甚持重而消沮之力尤大。嚮一議員也。旬日以來。從諸君後飫聞諸君之論議矣。則請爲諸君正告之曰。中國二千年來。亡國之禍。史不絕書。秦始專制而享祚最促。一椎大索。三戶崛興。亡國之民。其魂魄激於兵鋒之慘愈鬱而禍愈烈。下此則有玉步未更。而故老遺民。結其禾黍故宮之痛。寓託篇章。傳之子孫。或百年或數十年而不能盡泯者。故有形之亡國。國亡而民不盡亡。今世界列強之亡人國。託於文明之說。因時消息。攘人之疆域財政而尸其權。而并不

爲一切殘暴橫殺之勞擾。使亡國之民。魂魄不驚。而讋服於其威權之下。故無形之亡國。國不必遽亡而民亡。至於民亡。而邱墟宗社之悲。且將無所於託。此其禍視我昔時一姓覆亡之史何如。諸君則既心知之矣。幸而先帝之明。上師三代。旁覽列國。詔定國是。更立憲法。進我人民於參預政權之地。而使之共負國家之責任。是古之君子所謂國之興亡匹夫有責之言。寄於士大夫心口之間。今之責不必士大夫。而號稱列於士大夫者。顧或諉焉而可無疚於心乎。君子之立言也。有經有權。必明乎經之所在。而後不謬於權之用。朝廷以義使人民共任國家之責。人民亦以義奮而任其責。所謂經也。視國之瀕於危而慮其亡。而謀所以救亡。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聖人之言也。所謂經也。外審勢之所灼。內度言之所宜。庶幾達請願之意而無所阻。則權也而不戾於經也。必挾逆詐億不信之心。褻視朝廷。以謂欺我者以欺應之。經亦有言。誠能動物。誠不至者。物容有不動。未有相市以不誠而期動物。而獨可以不動咎物者也。願我人民之立於誠。而諸君之積誠而進

也。聞諸立憲國之得有國會也人民或以身命相搏。事雖過激。而其意則誠。我中國神明之冑。而士大夫習於禮教之風。但深明乎匹夫有責之言。而鑒於亡國無形之禍。秩然秉禮輸誠而請。請得請則國家之福。設不得請。而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未見朝廷之必忍負我人民也。即使誠終不達。不得請而至於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後世知此時代人民固無負於國家。而傳此意於將來。或尙有絕而復蘇之一日。是則今日之請。迫於含創茹痛。就使得請。無所爲榮。得請且不足榮。則不得請之不得爲辱。可以釋然矣。又何爲而必死。彼搖脣鼓吻以智自命之流。直心死耳。昌黎亦云。小人好議論。人不樂成人之美。諸君行矣。不知明年何日。復餞諸君於海上。

張南通詩文鈔 卷八

雜文下

南通 張 謇季直

朝鮮申紫霞詩集題辭

往歲壬午朝鮮亂。謇參吳武壯軍事。次於漢城。事平。訪求其國之賢士大夫。咨政敎而問風俗。金參判允植。頗稱道金滄江之工詩。他日見滄江於參判所。與之談。委蛇而文。似迂而彌眞。其詩駸駸窺晚唐人之室。參判稱固不虛。間輒往還。驩然傾洽。滄江復爲言其老輩申紫霞詩才之高。推服之甚至。余亦偶從他處見申所流傳者。蓋出入於晚唐北宋之間。甲申既歸。遂與滄江暌隔。不通音問。闊二十年。忽得滄江書於海上。將來就我。已而果來。并妻孥三人。行李蕭然。不滿一室。猶有長物。則所鈔紫霞詩稿本也。久復謀爲刊印。然滄江所得於書局讎校之俸固不豐。又久之。乃爲節刪而印行焉。猶近千篇。滄江於紫霞之詩。可謂有顚嗜者矣。比

予余書。子方汲汲然憂天下之不活。而僕憂一詩人之不傳。度量相越甚遠。余語滄江。活天下難。若子傳一詩人亦不易。相與大笑。世變之棘也。舉天下之人方將視易色而聽易聲。年少子弟嘗焉。方將攘臂躡足。芻狗中原之文物。何有於詩。夫詩固養生之術也。人之生。宣鬱必噫。吐懷必鳴。詩以美其噫與鳴云爾。人情寧有不願聞噫與鳴之美而喜其惡者。歐人爲詩。乃必專家。人之欲宣其鬱而吐其懷者。悉屬之代爲詩以寄其噫與鳴。然則將胥天下之性情而活之。詩其一矣。紫霞之詩。詩之美者也。滄江學之而工。而辛苦以傳之不迂。獨念金參判年過七十。以孤忠窮竄海島。不復能有握手談詩之一日。見滄江所編紫霞之詩。得毋有人事離合相形之慨也乎。

萬物炊累室類編叙

光緒初葉。各行省文武大臣。能以采納忠讜敬禮士大夫著重於海內者。在粤惟張靖達公樹聲。在蘇惟吳武壯公長慶。二公皆廬州人。方其在職。論軍國利害大

要。率喜用書。故書數倍。多於公牘。於時張公幕府。則有武進何梅孫嗣焜賀縣于晦若式枚。如皋顧延卿錫壽吳公幕府則有泰興朱曼君銘盤。江都束畏皇綸海門周彥昇家祿。閩縣林怡菴葵及謇。幕俸惟粵給較優。若吳公之客。月裁三數十金耳。然同時諸人從吳公。自江寧而山東。而朝鮮。而奉天。聚處一軍。以文章義理相切劘。辯難縱橫。意氣激發。極朋友之樂。而未嘗有厭薄之思。武壯靖達既先後殂謝。當時兩幕之人。遂風流雲散。各還鄉里。而謇與梅孫每相遇。從容道故。輒不勝府主醴酒之愴懷。繇是以來。垂三十年。如二公者。耳目之前。邈不可遇。卽忠規邃識如何梅孫。雅裁贍藻如于晦若。朗朗高趣如顧延慶。瑰琦逸宕如朱曼君。欵欵中理如束畏皇。倜儻有節如周彥昇。清通簡素如林怡菴。求諸今代。亦豈易得。而是七八人者。數其姓名。大半物化。求其當時應用所成。厚盈數尺之稿。乃亦不知蕩落摧燒於何所。間存私作。十不過二三。則豈非人世至可悼嘆之事哉。武進沈君友卿梅孫鄉人也。與余爲甲午同年。初識於京師。既改河南知縣。旋引疾歸。

方友卿作令時。余營通州一隅之實業。屢蹶屢起。及謀教育而事益苦。以一身任書記之役。旁無助者。乙丙之際。海上士夫惕於外侮之日亟。於是謀教育謀實業者會相望踵頂相錯。筆舌相磨礱。而友卿亦以是來會。翰札之事。壹以任之。時或商榷異同。更漏數下。車轔轔猶在戶也。既而應大府之辟。游魯游粵。蹤跡乂睽然每於邸抄中讀斬新之章奏文字。輒語人。是必出友卿手。於是人人以爲文字之適用於世。莫友卿若。而余設國文專修科於通州。注重於章奏箋啟敘記三類。以爲可以盡應世之用。並告友卿。謂當今之世。能造就百數十書記人才。亦識時事業也。頃者友卿復歸。出示近數年間所作。都爲一編。名曰類稿。凡在海上者。大都爲余所寓目。其代人章奏及一切文牘凡已宣示者。仿近人薛庸盦文編之例。別爲外編。夫文采彬郁。語澈中邊。稜稜有鋒。而體之以質。友卿之所長也。能以文字概古今之要。通官民之郵。不拘一方。因事異宜。舉世之所重也。以友卿之所長。準舉世之所重。則是編豈非造就書記之資乎。與友卿同縣者尙有屠敬山孟蒓生

庸生。比於漢季。亦徐陳應劉之選。因叙是編及之。亦以見常州之多才。而俛仰身世之感。亦由之而無窮也已。

馮涵初徵君農學通釋序

農有政有學有業。政者國之事。業者民之事。學者士大夫之事也。古者兵農禮樂工虞水火各有專官。官世其職。周之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遂人。旅師。稍人。委人。草人。稻人。皆農之官。其所治皆農之政。政掌於官。紀於史。故後世猶得其梗概。業惟豳風之詩。略言其時序。管子之地員。商君之農戰。則農之政。後魏齊民要術之所載。則農之業。學獨無聞焉。豈不以孔子不如農圃之言。世遂謂不足學歟。不知樊遲請學。學治農業也。業非素習不能。爲孔子未嘗習農圃。則不如老農。不如老圃。非欺人之言。亦無疾怒之意。而農圃固小人之事也。小人對大人言之。猶今世言人民對政府云爾。言乎範圍。則業狹而政廣。故孔以禮義信之功效進之。焉用稼云者。謂稼自有老農。在圃自有老圃。在士大夫不必俱農焉耳。寧謂天下不

須稼哉。果不須稼而能成禮義信之天下。則詩書所紀。固宜盡刪之矣。曷爲而留豳之詩。且夫古之農。亦不能謂絕無學。周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定物地土化者。如此其審也。詩大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秬秠糜芑。耜錢鎛銍。言農種農具者。如此其詳也。惟無專書。無分科。故無學。無學。故不能通政與業之變。而亦不足盡政與業之能。謇家世務農。嘗略涉農書矣。私獨以爲必經生學士之農。與田父野老之農。合。而後學可致於業而發於政。然農各視地而異。高下肥磽。異乎土質。寒燠燥濕。異乎天時。精粗勤惰。異乎民習。設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篤其行。貿焉執一方之利害。以概天下。天下不信。則彼此相笑。信而不效。則此且嗒然放廢。安在學之足爲世用哉。近五百年中。輯農書者。以徐光啟爲最博。繼之者吾友上虞羅氏。徐主中國舊說。兼采南北而客泰西。羅則主泰西而客中國。近代人之述錄。皆足供人左右采獲之便。今馮徵君此書。混合二義。分別部居。條書而件證之。以餉學子。固農學

之大參考書也。二十二行省有志農學者。取材於。是殆可過半。徵君用心之勤。顧不盛歟。爲述己意以序之。宣統二年五月。

文錄外編自序

嗟乎。朔風起而秋扇屏。祭筵終而芻狗棄。科舉應制之文字。尙有足存焉者乎。顧策沿漢以來。詩賦沿唐宋以來。制藝沿明以來。試士之法。至淸大備。而其不能得士也。弊即緣於備。惟其求備。故士之應其求者。往往自翦鬌至於皓首。習聞之而躬承之。矻矻孳孳。口誦而手披。朝研而夕摩。以奔走於有司之試。試不得不悔。且思所以應備之求。而僥倖其遇於試者。則百其途。而固有遇者。於是所謂備者僞。而求者亦僞。迨夫世變劇烈。習用大乖。士應無術。而屏而棄之之運至矣。雖然。此未可以咎士也。謇生十二歲始學詩。旋學應制之文與賦。顧性喜詩。而雜讀詩。十六試得附學生。先後師里中二宋先生。時則爲小題文六韻詩小篇律賦。旣爲附學生。須應鄉試之求。則學爲大題文八韻詩。十八鄉試被擯。自咎所爲文陋劣。乃

師無錫趙先生。故制藝老師。則令棄前所學。令讀明人制藝。治王氏四書大全。初以爲寂寞冷淡。棘棘不能入。臨期爲文。則先生盡塗乙之。而督之益亟。踰半年。乙漸少。漸令讀明季清初人制藝。治朱子或問語類。年餘。乃稍稍獲褒語。如是者三年。二十一鄉試仍擯。次年爲書記於江寧。時應鍾山惜陰兩書院。師臨川李先生、全椒薛先生。始知唐人文賦與詩。治易詩書周禮注疏段氏說文學。爲駢散文。二十三歲客浦口軍中。乃師武昌張先生。始讀史記兩漢書三國志通鑑文選。治三傳注疏。鄉試仍擯。二十四試補廩膳生。鄉試連擯。二十七試得優貢。而鄉試仍五擯。三十以內憂未預試。是八年中。試屢應。試之求屢進。而亦漸悟雖應制詩文。亦當自道其心之所明。自見面目。不戾於凡爲文之義理。三十三試順天中式舉人。自信益堅。顧試禮部又四擯。年四十矣。私以爲試於有司供其喜怒而寒燠之者。已二十有六年。可已矣。又二年甲午。父健在。命更北行。爲最終之試。旣成進士。而父見背。不及視含斂。茹爲大痛。國事亦大墮落。遂一意漸斷仕進。然猶應戊戌散

館試以完父志悲夫綜吾少壯之日月婉轉消磨於有司之試而應其求蓋三十有五年至吾絕仕進伍齊民發憤殫力以求有用於世而冀一當曾不及消磨於前此日月之半而吾已老矣曾謂是三十五年日月消磨之業不足少愛惜乎屏秋扇者時也而紈綺琢漆此秋扇之人不必憎秋扇鞣芻狗者事也而文繡齋戒此芻狗之人無所疾於芻狗凡嚮所爲制藝詩賦策經解史論箴銘贊頌他雜作累數百首刪棄散失殘毀拉雜之餘所可檢而視者不過二三今劉寫者又其一二耳作爲外編附於文錄之後此物此志也若夫漢唐宋明以策詩賦列于集明清人制藝著專集是則先例云爾非吾存文錄外編之微意也

南通師範學校十年度支略序

自前清甲午中國師徒敗衄乙未馬關訂約國威喪剷有識蒙詬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以已普及有本本在師範乃知師範之設之不可以已設師範之資其數非細他國師範義由國家或地方建設而扶助之當是時科舉未停民智未啓國

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謀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顧也。推原理端。乃不能不營實業。然謇一介窮儒。空弩蹶張。於何取濟。南通固中外有名產棉最王之區也。會有議興紡廠於通而謀及者。乃身任焉。勞苦空乏。動忍拂亂。以植信用。歷四十四月幸成。又歷二年而幸不死。又二年而利著焉。乃總自發起之日。歷存未支股東所許之俸給。而計其歲息。得銀二萬餘。二三同志。復贊助之。用以建築師範學校。後年許。而張公之洞設於武昌。又後半年許。而劉公坤一設於江寧。自惡微薄。夷墟莽。荊荆榛。僅能效於鄉里一隅也。由是而有講習科。簡易科。本科之分。講習簡易卒業。而有初等小學。乃有教員。本科與初等小學先後卒業。初有高等小學。乃有教員。又因而增工科焉。測繪科焉。農校之初而中焉。其所取資。一唯謇所得於紡廠之俸給。不足則叔氏退翁爲之助。仍不足則負債。不敢以累國家。不敢以累地方。誠懼言之無效。徒傷感情。而轉爲吾進行之累也。回顧人世。曷禁欷歔。今十年矣。彙其收入支出之總數。以示諸生。以告一國。教育實業。未易言

也。立之有本焉。行之有方焉。次第之尤有序焉。易曰。履之而後知。及之而後艱。若嚮者顓蒙凡陋。蓋不足言。不足言。民國紀元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張氏家塾經史國文補習科答問序

旨哉孔子於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也。教爲定體。而思無定向。以教致思而思爲賓。以思運教而教爲賓。三代共學。主於明倫。所謂教也。校教序射庠養。各因其時。而義不相襲。則思爲之。塾之所以爲塾也。庠之所以爲庠也。序之所以爲序也。學之所以爲學也。如何而小成。如何而大成。則思爲之。何爲而須示以敬。何爲而須官其始。何爲而須孫其業。何爲而復修其威。何爲而須游其志。存其心。不躐其等。則思爲之。有思而後教不窮。亦有思而爾後無窮。夫治道不外文質。而界說必有主賓。亦中外古今之通義矣。科舉弊於文勝。救文莫如質。則嬗之以科學。此匪獨勢所趨。亦道所必然也。然有主焉。主則國學是已。無學何以爲國。此卽小國猶然。而況於五千餘年泱泱之古國乎。往値前淸庚子。莠民倡亂。知教之不可不革。

而革必有師。乃倡師範學校。校有卒業能爲師者。而後倡初等。而及於高等之小學。一以科學矯科舉之弊。當是時來學之士。沿科舉之餘。國學未忘。而科學亦易幾於通。其於校規亦循循焉。語之而知瘉焉。誡之而知儆焉。學部有試以予官之令。而未有一預焉者也。未嘗有奔走求效於外者也。曾不幾年。而國學日益落。顧以小學須爲之師者亟也。試乃不得不降格。竢其安而策焉。而時過則學苦根薄則實艱。時不中程。時亦逸軌。其爲狀。又如是。兒子高等小學生也。會世革命。綱紐大弛。雖兒子亦知不學之不可以國。乃爲延同歲沈君友卿專課之。爲之授論孟之大義。詩書之大凡。春秋之大事。俾知世自有所以爲世。國自有所以爲國。而人自有所以爲人。他學則日以二小時及之。兒子始勉焉。繼安焉。文漸加充。氣亦漸加靜。自喜爲得師甚矣。國學之不可以已也。夫塾義主專。而校義主溥。誡不可幷爲一。顧學必期於用。用必適於地。文法理醫、農工商兵。非藉文焉。尚不能通其學。若文若法。文尤大輿。庀輿之材。必經與史。胥一國之人於一途。勢有所不能。別一

途以養性之相近者。而成其材。寧有不可。竊獨以爲初等小學宜溥。視其質之敏而近於文者。識別焉以入高等小學。高等小學卽宜略區文實而延其學年爲六。文則重國學而植文法之基。質則重理算而植理醫農工商之基。中學則文實顯區。歷四學年而徑入分科之大學。此謇一人之觀念。與十年五年前異。與一二年間之觀念亦異者也。而爲玄遠之論者。至欲通於釋。爲操切之論者。又欲盡廢經。豈其深信。今而後凡卒業中學者。不必資經與史。苟習文法。卽能文章而通法理也乎。使不盡能焉。猶有一二塾以供其專修補習。容亦可商之事。孔子曰。言之得無訒。誠不敢不訒。臨之象。職敎育者之象也。謂之君子。是誠在君子矣。序友卿問答抒所見。還以質之友卿。

南通博物苑品目序

淸光緒乙巳。以師範敎授博物之須有所徵也。始營苑於校河之西。徙荒冢千。幷民居三十許爲之。要於舉物而已。而須徵者廣。集物亦賾。民國三年甲寅。苑乃蠡

成。天然歷史美術三部。品物凡二千九百有奇。設苑為教育也。更析歷史之涉教育者凡為部四。隸目若干。所以昭苑。掌示來者。南通昔一州耳。奚足以言博物而苑而自大。始蓋嘗請於清學部建國立博物苑。議者格焉。竊恫夫學之不可以無徵也。商羊萍實。聖人知之。後世經師大儒。義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詩書所載鳥獸草木。播於當時里巷之口。乃其說亦千載而愈棼。古之作者正名。小學之教先名。名實既不傳矣。學者乃習矣而不能察其物。泰西諸國博物苑之制。舉政府之力。傾一國人之輸向營之。費恆數百萬千萬。如是其盛也。曾窶人子而不自量度。折脛摺脅而舉烏獲之所勝。夫亦謂不夸嵩華而但為培塿。不侈滄海而但為涔沚。歲益高之而亦將有峙焉。深之而亦將有潭焉者。無自小而偪矣。以是鍥而不捨者亦且十年。國所獨有者。蘖古今之名。同於他國者。臚中西之語。離合更辨諮諏通人。亦有月日。凡以為學於斯者。覩器而識其名。考文而知其物。縱之千載遠之異國者。而昭然近列於耳目之前。抑聞公法戰所在地圖書館博物苑之屬。

不得侵損。損者得索償於其敵。世變未有屆也。縷縷此心。貫於一草一樹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無慮於千百年之後。輯是品目。播諸中外。明是辛苦。一土所積。蘄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

嚴鐵橋補書琅邪臺刻石跋

右烏程周氏刻嚴鐵橋依史記補書琅邪臺秦始皇頌詩及二世詔書大臣從者名四百五十四字。攷琅邪刻石。舊稱十行。乾隆間益都段松苓精拓前後皆有多出之字。凡十三行。王蘭泉金石萃編所据。必亦段拓。故錄稱十三行。而二行五大夫楊樛。不至如錢辛楣誤樛爲絜也。今段拓至不易得矣。求先秦書法。泰山二十九殘字。裁存其十。嶧山久毀。陳思孝所謂長安紹興浦江應天府學青社蜀中鄒縣諸翻本。亦大半不傳。然則仿徐鼎臣摹嶧山碑例。以饗後生嗜古之願。豈非甚盛事乎。惟翁覃谿謂以今衣工尺度琅邪。畫寬一分二三釐。今以尺度嚴書。裁得一分。是周氏及桐鄉沈氏原跋稱字畫形體大小肥瘦一依舊拓。殊不然也。顧既

出補書。不妨稍異。或者鐵橋當日亦主王翁林篆貴瘦之說耳。石今歸南潯劉氏。澂如戶部以拓本見貽。爲書而質之。光緒二十年正月。

龔定庵海門先嗇文書後

巽哉定庵此文之殊異於余所聞也。余所聞陳朝玉早歲農佃海門事。極莽蒼礧落。落可傳。絕非有所忻慕倣效於古人。今之海門。故揚州屬之海門縣。於五代則靜海軍地。宋改名縣。明季嘉靖年間。地日坍。治屢徙至不足縣。乃夷爲鄉。而縣人之仕於朝者。以爲鄉之民地無可耕而書有可讀。因並請存其學額。奉縣孔廟聖哲栗主。合祀於南通廟堂。清初坍地復漲。江海之交。新沙駢聯相望。徙而墾者。崇明人居十八九。通與他縣不過一二。賦稅獄訟一切屬通。其至通治往往渡涉。通人先輩自負。覩沙民仆僿易與。沙蠻沙蠻呼之。因事陵轢。或利其賄納。沙民積憾不平。乃并力請仍海門之名。而直隸於布政司爲廳。乾隆初。部議允其請。則還以靜海名鄉。是爲海門離立而廳之始。余聞朝玉事於父執海門秦駕鰲。秦之

叔母。朝玉第三子之女也。秦亦有女於陳者。蓋重世姻婭。秦生平健談。而直方不妄語。其爲余說朝玉事本末。至曲折可聽。陳朝玉亦崇明人。生有異稟。黑子錯落腰際如帶。修軀廣顙。聲若洪鐘。膂力絕人。少即豪宕不羈。粗識字。辨文義。嗜博輒負。以是無賴益縱。覆其家。婦翁劉氏。故富。婦賢。屢諫不從。亦弗怨懟。朝玉既不能支朝夕。則盡貨棄所餘產物。襆被篋衣具并一紡車。擔而荷之。挈婦依翁。翁第宅閎侈。童僕唯諾。役使數十人。朝玉突至。直告翁無隱。翁館之修備。朝玉出入。童僕直於路司於門者。咸攘起。久之懈。朝玉始譏訶之。漸弗禮。怒而抶僕。羣譟白主人。翁誠僕謝朝玉。一日朝玉語婦。吾不能久居此。視奴輩眉睫。不如去。婦詰去安之。曰、惟吾所適。語竟。檢來時襆被篋衣具紡車擔自荷之。要婦行。婦入白父母。父知不可留。母私以金資女而慰遣之。朝玉昂然荷擔挈婦出翁門。余聞拊掌曰。偉哉男子。朝玉出距翁家數十里。賃一屋而居。仍日出訪舊所與博徒而歸。較早歸則偃臥若有思。如是累月。婦曰。任若所爲。何以度日。朝玉曰。若憂貧乎。吾視致富易

易。顧無所得本資。婦謂若不博而有業營者。有母所予之金在。可將去。乃陳銀方寶四於几。朝玉蹶然起。懷之出。婦問何營。曰、若弗問。他日視吾歸之息。出數月歸。獲息倍蓰。示婦。問何營而得。曰、販私鹽耳。婦大驚詫。若且觸法買禍。曰、毋慮。更爲之一年。閱旬又出。往反數四。獲果倍什百。語婦海門有大沙。往墾者踵趾相接。實繁。吾將往農。一日、盡召博徒鹽夥。盛陳酒肉與之飲。極歡而謝罷之。曰、吾從此爲農矣。余聞之曰。男子哉。朝玉之沙。先佃通明氏之田。明父子舉人。有勢力。而繩佃嚴。租無豐歉。內必如額。時朝玉亦自置田產。鄉裕矣。負氣故靳明氏租。明氏司租人惡聲色持之急。朝玉怒。抶而仆之。明氏白官。逮繫頗被窘辱。一日因婦探獄。索送百金。金至。乃商禁卒。許二更出。五更歸。卒利其金。且信其人亢直。縱之。朝玉出。則奔明氏倉。刃殺司租人。蘸血題殺人者陳朝玉六字於壁。奔而回獄。五更也。次日。明氏又以血書證陳朝玉殺人。白官。官提鞫。弗承。施榜刑。榜棍三易。卒弗承。官曰。受刑若是。眞老牛筋矣。自此鄉人稱朝玉老牛筋而不名。官不得供。無如何。其

刑幕於庭呼樛刑三度時。出覗朝玉。相殊偉岸。私語官。當訶於獄。夜分之械所。朝玉被極刑倦寐熟。刑幕呼醒之。婉語勸其承招。朝玉怒張目。光閃閃如炬。大聲斥曰。我不殺人。奈何誘供。我果殺人。我如何出獄。有獄責者誰。刑幕語塞。退語官曰。始見朝玉臥。塌抴如土。繼見其怒烈如火。精神過人。不凡。其獄誠有疑。曷以疑罪上報。由是得緩。遇赦出。出郎市短刃。趨明氏家。直挾其父。超登屋。要以所佃田償所受枉痛。不於言下署劵予者。並命死。明父觳。令子急署。竿以上。朝玉內而挾其父下。遂歸。余聞之曰。男子咄咄。歸則連報新沙與人爭訟。訟竟。畫界立碑。朝玉雨後至碑所。値牧豎。予以錢。呼爲仆碑於其背。負而卻行。越界數丈而植焉。復訟官勘足跡。反讋直朝玉。朝玉既富。甚施與爲善。有子女八人。皆讀書。子試科舉不第。皆爲捐倅貳職。瀕行。誡子有得人贓私一錢者。非吾子。不許歸。幼女嫁某氏者名八姐。精幹類男子。亦捐貲建老人堂。今猶存。崇明故蘇州屬。垂老命子孫家蘇州訓曰。海門地不可居。海門田不可棄。孫奐治經。長於詩禮。有名。曾孫兆熊。咸豐朝

翰林。官編修。一副主福建鄉試。秦說朝玉娓娓歷三數時不竭。異哉男子。意其人膽知術略過人。雖所行爲多磊砢不澤之節目。而敢作爲。識進止。不畏權勢。强直自遂。亦草莽英傑不數覯之才也。具狀屬定庵者。非奐則兆熊。經生翰林。搶楡控地之蜩鳩。烏足以測摶風負天幾千里之鵬背哉。余跡朝玉所營之沙。其疆畎溝洫道路隄防。初無以異於人人。海之人獨謂其所治帬帶沙。定案永不淸丈。訟老牛筋之功。夫淸丈以度田。經野之事也。田果合法定尺。無所爲功。不合。則因以爲利者以爲功焉耳。要其行事。瑕瑜長短。坦白與人共見。其卒爲善教子以義足稱。覘後之所謂常陰沙顧七斤者。憑籍勢家。交通官吏。骩骳官尺以弊田自肥。厚封殖廣第宅。縱子孫奢佚無度。其意量倜乎不可同年語矣。惜定庵不獲聞余所聞也。定庵好古。其曰先啇。擷記語以藻繪之云爾。

書邱大刀

邱尊謙、徐州豐人也。本名某。後從軍積功。列薦牘。時人爲易此名。而字之曰益亭。

遂棄本名不自道。大刀。其所用武器。重八十餘斤。自尊謙爲盜。至從軍立功。皆用之。著名燕齊晉豫皖蘇六省之交。故人呼之爲邱大刀。遇而呼。輒應不必名字也。身長幾營造尺六尺餘。廣膊修臂濃眉大眼圓顴哆口。足長一尺。自十四歲時。即能騎怒騾。殺人爲盜。豐與山東菏澤鄰。縣人常爭界田。相聚衆厲械鬬殺。其大姓富家下至貧民。皆世讎。大刀之伯父。嘗以爭田惡死於菏澤某姓之鬬。大刀年已十六。思報之而無計。聞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奉朝命勦東匪。前鋒已入東省界。大刀則與其徒數十人。突夤夜北走。無一人知。大刀怨家。故菏澤某莊圩董圩近孔道。一日得僧王檄令亟備糗糒芻豆候大軍過。詰朝。委員乘新藍輿從數百騎颷忽馳至。圩董出迎道左。名版甫遞。輿簾揭。大刀超躍出。手提仇人刃之。帥衆疾馳破圩。屠其人殆盡。旋逸四散。比僧王前鋒至。大刀已不可蹤跡矣。怨家歲訟之官。大刀知所犯重。捕急益遠揚。狎盜盜奉爲魁。是時捻匪縱横肆擾六省之交。小閻王任柱尤剽悍不易制。僧王且勦且撫。陰求能制柱者。大刀領衆投王部某帥。請

戰杜自效。某歲之役。大軍合圍杜。大刀杜交鋒劇戰。杜妾驍武。能馬上使矛戟。馳至助杜。杜轉戰他將。大刀乃生擒杜妾。俘獻王軍前。由是大小百戰。大刀靡不與。功積敍保。大刀不識字。不知交歡幕僚。故守備都司職皆一再覆。東匪肅清。薦擢總兵提督。空銜而已。所得俸揮霍隨盡。不贏一錢。廬江吳武壯公統所部駐防宿遷時。招致大刀爲先鋒官。軫其淪落。時厚邮之。大刀亦傾心相依。饗客武壯。見大刀於浦口軍次。是時大刀年已四十許。酒酣氣作。猶能舞刀。強之舞廣場大庭。解衣卓刀立左右上下。撇掠刺斫。起落盤旋。聲霍霍有風。或觸墫墫碎。足頓則旁案上杯碟踬跳。蹠戞作響。舞止。徵汗不喘。置刀太息曰。吾負此刀。未使成大名於世。問刀所從得。曰。得之山東某。某所本重百斤。吾自度力用之。或不利戰。去環與柢。得今數。吾愧刀舊主人也。泰興朱曼君時狎侮之。謂若何能者。時十月衣棉。語已。大刀忽出曼君背。撩其兩臂。當腰而橫舉之。舉過頂。曼君狂叫謝過。乃縮手徐下之。曰。朱先生重不足百斤。江寧侯補某亦與有仇殺怨。大刀至浦口。猶欲報之。某寓

承恩寺樓。嘗以黑夜踰牆上。緣壁摸索門窗不得。再往如故。疑某不當死。違天不祥。乃止。事過。昌言告人。不稍諱。大刀亦好色。顧不耐婦人纖側作態。少時醉後。嘗裂清江浦妓褲。又嘗掐妓陰膣。又自言生平爲盜時。不汙人婦女。戰陣擒得者。雖橫挾馬上不動心。非畏神鬼畏人言。劣種非漢子。大刀有美妾。生子二。少者白晳而溫順若處子。大刀亦愛之。謂兒子勝老子。識字。亦時教之技擊。惜二子繼大刀後不久皆卒。今不知其猶有後否也。己卯。謇貢成均。明年。須入都應朝試。與友商道所從。大刀適在坐。曰、若陸行。適遇響馬。可爲語風箏兒上朋友。我從浦口邱大刀處來。以此二語。行盡中原六省無恐也。風箏兒上朋友。蓋盜夥隱語。今盜術與世移變。此語恐亦如廣陵散不傳於人間矣。大刀歿。不知大刀復落何處。世豈復有人能用之者乎。

養老院記

老必宜養乎。記曰。老幼孤獨不得所。大亂之道也。墨家者流。以養三老五更爲稱

愛。孔子志安老。孟子申之。特詳於答梁惠齊宣之問。養老有例乎。稽之經則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養之制不同而意未嘗有殊也。五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區以地如是其畫一也。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膳飲從。區以物如是其章明也。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法如是其嚴且愼也。諏之史。則漢世諸帝。賜年八九十以上。布帛米肉之詔不絕書。案比長吏。申陳粟糠粃廩鬻之誡不絕書。下逮唐宋。沿爲政術。雖至前清。其載於會典著爲令甲者。曷嘗不令州縣以時存問耆民。惠卹鰥寡。曷嘗不令直省會城。設養濟之院。通都大邑。設普濟之堂。用支平賦。羨責畀諸大官。言之仁若有所當循而法之察若有所必達。然環而視吾民所謂國老者。數至少。勢不待養。所謂庶老。六十役於人而食。七十八十不能役於人。而常不得食者。殆不勝數。古今人不相遠。今之君何必不古若。古之吏安在其必勝於今。由是言之。中國養老之說。史有之耳。一時之語。一

令之施耳。夫治道有本。如孟子言必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後可以衣帛。必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而後七十可以食肉。必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無飢。而後可謹庠序之敎。申孝弟之義。而後頒白者可以不負戴於道路。蓋人必有老。使天下之人。皆得自養其老。是養老之大者。王政是也。至於人不幸而惸獨。又不幸而至於老。王者矜其無告而爲之所焉。此於政爲變例。而不足以爲本計也。王政不得行。於是慈善家言補之。於是國家社會之義補之。凡以濟政之窮。與政所不能及。通於政焉而已。又必先勵富而後仁義附焉。否則不能養其老者多。胥委諸人而人卒貧。不能行其德。豈非記所云大亂之原乎。慈善與國家之說之通於政。近世歐美人之言也。比年耶敎會人設安老院於上海。安老云者。猶孔子意。莅而觀之。養男女老者凡百七八十人。行其庭穆然。洞其室涓然。辦其事秩然。相其人温然。尸其事者弗受給。而更迭募貲以贍院之用。受其養者弗役人。而各任所能。以盡人之宜。退而思之。惘惘然。恤恤然。我中國未嘗有也。謇亦老矣。會六十生

日。乃先期告朋好。以觴客之資。營養老院於南通。朋從翕許。醵金相助。經始於陽曆七月。竣工於△△月。用銀圓△△圓。嚮以縣人自效於縣之人焉耳。博采良法。訂爲院規。益證適所見。以告世之爲社會學說者。政本在彼不在此。助金之人。列書於碑陰。

博物苑美人石記

石故有名。明顧大司馬珠媚園物。園再易主。至王氏復落。光緒癸巳。總兵朱鴻章取送常熟相國。不受。委福山江干。大小凡百六七十枚。塵沙霧雨之所淪埋。舟子樵僮之所侵侮。汚垢缺裂。且旦且暮。茲石其尤可憐矣。己亥春。起居相國於虞山白鴿峯。歸舟見之。憫然若有無窮之感。閱七年丙午。營博物苑於師範學校之河西。以語今總兵李祥椿。歸我所往度置苑內。羣石之幸存者皆滕焉。儷以華產異卉珍藤。與衆守之。數百後年。或者稍異於一姓之物之變遷乎。朱之舊部。請記朱名。卽不請亦應記以徵實。

通州師範學校始建記

校地因古千佛寺。寺與文昌閣南北相負。頹廢久矣。州志志寺萬曆中建。語至略。而文昌閣建自萬曆二十四年冬。有秣陵余夢麟太原王稺登州人顧養謙三碑志其事。志寺緣始者。賴州人包壯行募修寺疏。壯行明崇禎十六年癸未進士。官工部主事。癸未會試在八月。據壯行他文甲申由天津南歸。夢見順公。順公者。燕僧順菴建千佛寺者也。壯行之歸。至早亦正二月。或者三月。三月。明社屋矣。疏述寺建於萬曆二十七年己亥。至順治四年戊子。順菴弟子卓然丐壯行爲疏募金錢重修。考其歲月。閣寺之建。直同時後先相賡續也。寺雜祀天神地祇人鬼。不盡合釋氏言。道光朝寺鐘款識名三教禪寺。樊然羼寺閣所祀者而一之。又不若明人各自爲名之尙有說矣。悲夫。周之將亡。而政教之衰也。學校不修。子衿刺作。及秦蕩周制。舉孔孟所守五帝三王之道。淪胥墜地。漢世經生。藉師說爲利祿。學校之質。存已幾微。過是以往。門第科舉之說迭興。教不階塾庠序學而成。才不第德

事言藝而進。仕求速化。人懷倖心。實無可憑。則競於虛叩。由是鬼神禍福之說。一切得而熒之。宋元以降。其流滋濫。祆祠淫祀。充牣大宇。稽其名號。明白二氏之書者。且羞稱之。而世儒崇戴之不已。甚至天子宰相爲之前旌。有明一代。嘉靖爲甚。由是毀書院。戮黨人。抉根擢萌。惟恐不殄。逮至崇禎甲申。裁百年耳。孟子有言。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其不炯然龜鑑也歟。今上辛丑回鑾。懲於拳匪之禍。明詔天下州縣敬敎勸學。許借寺觀以爲校舍。蓋漢唐令辟未有之盛舉也。竊維敎不可無師。師之道備於學記。後世科舉之師。學記所謂呻其佔畢。多其訊言。數進而不顧其安。施之悖而求之佛者也。聞之歐美之覘人國也。以其國學校多寡爲強弱文野之別。其多者校以七八萬計。生徒以七八百萬計。校師以十數萬計。師必出於師範。師範之敎授管理。其法往往可以證通學記。乃白督部劉公請就千佛寺所自立師範學校。先是一年。寺前殿燬於火。因并文昌閣所有木石瓴甓之材。經營改作。擔土塡河。拓地萬方。凡爲地四十一畝有奇。先後建屋一百零

四間。樓一百七十二間。廊廡一百十六間。適其地勢以爲深廣。凡容生徒上下三百餘人。息寢盥溲聽視吸噓量光度氣。惟善是的。罔敢臆造。經始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告成於三十一年四月。改作擴張。又歷兩載。凡附屬工科教室一。小學校一。校河之西營博物苑。測候所。休療室。凡爲地三十九畝。又於其南營農場農學教室。貧民半日小學。凡爲二十畝。其創始及經久之費。饔所任籌。亦惟叔兄詧沈君燮均及二三好義君子贊襄是賴。世變亟矣。不民胡國。不智胡民。不學胡智。不師胡學。務民義而遠鬼神。策富教以維衆庶。廣之萬國。以求其同。還之三代以存其獨。是則孔孟之教矣。寧假彼二氏張皇禍福之言哉。抑聞之史學家。沿革建置。一方之掌故也。城濠東南水口。靜海城故址在焉。即址爲閣。閣之東爲書院。證之州志。南唐嘗立靜海都鎮制置院。周升爲軍。尋改通州。城則周顯德五年築。曾無更易。然則地或當爲都鎮院故址。所謂閣之東書院者何名。碑闕不詳。志又不載。或倘有故記遺聞。若壯行後出者乎。姑記而俟之。

重建宋文忠烈公渡海亭記

史言宋德祐間。天祥被元兵拘至鎭江。與其客夜亡眞州。有所圖制置司李庭芝信訛言。天祥來說降。戒備甚亟。所之拒不內。乃潛逸高郵。由通汎海。如溫赴福益王召。通賣魚灣者。昔濱海沮洳斥鹵地也。距石港場東十五里。意公嘗旅泊於此。後人因其處建渡海亭。歲久亭圮。而里祀宋范文正胡安定岳忠武并公爲四賢。故雖里父老能舉公名。民國二年。宜興儲南強來知縣事。求其址而新焉。里人復建小學校於旁。連屬以永之。懿哉我通官吏人士之重此亭也。宋覆於元。二王逃竄無所。其一二不貳心之臣。乃至出萬死一生。奔迸流離屈辱。以求保其一線僅存之孱主。甚且蒙無辨之謗。蹈不測之危。藏伏出沒於荒菹窮海之間。展轉以趨於必死。彼其時寧暇於斯須假息之地。希後世杳渺不可知之名。及事過論定。而匹夫之所捐軀蹈刃而爭者。乃與一代倏興倏廢之帝王。並落於弔古欷歔者之口。而獨加敬焉。彼帝王寧貴於匹夫者。元主中夏不百年。至於今更閱兩姓矣。回

溯公旅泊是灣時。日月奄忽五六百年。猶旦暮耳。四海之大。若是灣者不勝數。元兵鋒之盛强。振古罕倫焉。尙有懷思完顏惕氏而敬慕之者乎。而敬慕公者更千年而未有已。可決也。蓋功利至帝王而極。而後如彼。經窮厄與匹夫而極。而後如此。人果是非之心未泯。其奚擇而從也。慮其不知擇而皦然以示之的。使匹夫也而自重。則重建是亭與設校者之志也。夫亭與校並成於四年八月。襄其事者里人于忱、顧鴻闓、宋煥。輸地以供建築者。顧寶森、寶枝。爲之記者張謇。

重修臨淮廣運橋記

臨淮當古濠梁之地。淮水道源桐柏。浩瀚迤邐而達於徐泗。於臨淮爲必經。行旅南北。絕淮而渡。舟車輻湊。遂成巨鎭。鎭西故有橋。橋穹二孔。淸乾隆間知縣鄭時慶修之。名曰廣運。年遠浸圮。比歲以來。下游墊閼。淮無所泄。淫雨時降。水輒汎溢爲患。橋被沖激。益塌以廢。會津浦鐵路興工。當橋上游。築土堰二。用泰西千金機船蓄水。復桴大木爲橋。以通人行。有識惴惴。慮日決壞。未幾淮暴漲。堰崩。船木漂

折。若拉枯朽。橋大傾毀矣。臨淮承累災之後。民力凋瘁。修復不易。父老奔走告語。請諸鐵路局。議未決。適有兵事中止。民國元年春。臨淮建市自治會。會長朱君席珍。會員王君筱雲。慨然任募修之事。適謇總江皖振會。以皖北振屬夏君輔宜。夏君舉茲事以告。淮之病涉可念也。乃以振餘三千圓爲之倡。由是鐵路南段總局陶君炳南。趙君燧山。復以二千圓繼之。皖北稅務總理張君石泉又繼以千圓。庀材鳩工。事乃頓集。易圜孔爲平方。橋柱上下。均其尺寸。以平水力。避漩激。利堅緻。經始於是年春初。越五月告成。行旅于于。或徒或車。坦坦施施焉。予嘗驅車鳳泗之郊。覽江皖之輿圖。控淮門戶。實惟此鎭。況乃軌道大通。形利勢便。茲橋其尤繫路政之要。余何幸得藉振之餘而贊其成。以慰我臨淮之父老也。則朱王陶趙夏張諸君之義。不可沒矣。籌其工者。振會胡君仲愷。路局戴君子靜。而董其役者。振會汪君克丞。刻石紀事。例得並書。淮之治有日矣。今之爲工。寧百年而不敝。月謹而覸之。歲勤而繕之。人其無忘此責哉。民國二年五月張謇記並書。

唐孝子祠校記

揭櫫陽陽爾。鏗鏜鍠鍠爾。學校是也。而其實非也。驅人子弟順風而囂。軼禮之軌。莫今日甚。嗚呼。可慨也已。其有賢且智者。壹於學而據於道。每出自私立之校。吾嘗驗而審焉。唐孝子祠校者。孝子曾從孫駝所建也。孝子名安邦。武進人。早喪父。事母著孝行。李氏兆洛嘗爲傳。而邑乘志之。距今蓋八九十年而遠。故無特祠。駝以族子允中之勗助。乃謀建於縣鎖橋灣臥龍河之間。駝亦幼孤也。賴母鄒鞠育劬苦而成立。其有感於孝子前事固宜。人亦孰不願家有可稱之人。先有可傳之行。慈孝節義之名。人類之至崇貴者。有之而欲章之。章之又適有駝其人。則允中之勗助也亦宜。駝於祠旁益規建學校。以敎里弄孤貧之童子。而牓以孝子名者。蓋懇懇不忘其先。且以章往興來。詔凡爲人子者。不僅學是亟焉耳。雖然。吾聞之。駝固窮。多方鬻字。孟晉奮厲。以貸竟其事。強仁之心。堅貧之氣。駝亦賢乎哉。駝賢。可以報母。可以光唐氏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祠而校。永之。又駝與允中不匱

之思也。嗟乎。駝窮而成校之匪易。來學者所應知也。其所以名校之指。尤致於斯學於斯者所不可不思也。壹於學而據於道。吾將賢且智者是期。匪滔滔曹之爲駝請記。嘉其善。遂臚記之。民國十四年十二月。

狼山觀音巖觀音造象記

江淮男子張謇。昔年四十。未有嗣胤。先室徐夫人既爲置簉。又師古禖祀。歲二三月。必齋祓禱于狼山之觀音巖。祈必有報。命祝若曰。報佛恩者寫經造象。前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謇年四十有六。舉男子。子前夕。先室夢媪繃兒授之。曰。以乞女。驩憙承受。媪失而寤。周晬。謇寫觀世音經一卷。裝送巖寺。畀僧藏弆。造象未暇。而先室奄化。顧佛恩未報。信心未沫。明年癸丑。兒子十六。及成人之歲矣。乃造觀世音菩薩象一軀。位巖之巔。覆以鐵亭。扆以竹柏。敬系以銘。用敷崇感。銘曰。

狄禖降亂。尼禱徵麟。山川溯古。孕琦育淳。自佛出世。道彌大垠。有山之秀。有佛之神。其一 江海天關。狼爲砥柱。南望伽陀。縱葦可渡。大士聲聞。潮音處處。白衣翩躚。或

嘗錫駐。其二佛無住相。而通他心。釋感佑善。慈悲所任。瞿息決聖。陵誕來曇。爰通靈覞。爰荷崇深。其三律律者巖。百尺峷起。平滿有相。臨虛而示。林翠西翼。海綴東被。肸蠁讚聲。恆沙世紀。其四

文峯塔院石闕銘

同治庚午癸酉間。奮應學使試。再寓城東閣文昌閣。每晨開窗凴几東南望。文峯塔院地氣滂涌。釀若釜蒸。橫溢村林。縈青繚白。塔時隱時見。旭射其顚。金光散迸雲縛。心輒悅之。謂是固一州勝處也。庚辰奉葬金太夫人於院西北小虹橋。乙未於院之南王字河奉葬先通奉府君。他日伯氏叔氏皆將從焉。戊申。室人殁。又卜兆於院東之原。並營壽藏。三壙鼎若。渠水環通。狠軍劍三山並秀出當阡前鄉。乃伐石立闕。系之以銘曰。

人卽百齡。必有歸宿。相茲大宅。川原靚秀。前瞻後依。我父我母。我兄我嫂。及我夫婦。聆我饔鐘。昕宵在右。若或啓之。上有星斗。

烏程張封公墓碣

光緒二十年。戶部貴州司郎中張寶善。逢國景慶。援例加五級。請晉贈其父頌賢爲通奉大夫。蓋其父已前卒。明年。具事略。屬內閣中書舍人蔣錫紳。請表隧於通州張謇。按公家世。其先本貫徽州休甯。康熙間。始遷烏程居南潯鎮。曾祖振。先祖秀升。父維岳。繼勤於商。維岳生二子。公其次也。字竹齋。生以嘉慶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以光緒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六。娶同里吳處士鯤長女。生子男二。寶慶、國子監生。花翎候選郎中。次寶善、由附貢生官戶部。孫男六。鈞衡、舉人。增熙、增澄、增鑑、增輪、增謙。曾孫三。乃熊、乃夔、乃燕。女六。女孫二。秀升以公候選布政司理問請贈。維岳並以寶善戶部郎中請贈。均如例。吳淑人先二年卒。合葬江蘇震澤縣十九都正字一圖先塋之側。公儀度廣顙豐頤。聲若洪鐘。飲食興止有常節。獨居危坐。竟日無怠容。言行守慈儉。踐然諾。應事敏而無機心。亦詼瞯而不觸人之隱。凡略所稱。舉廩孤。饘嫠。藥病。槥殣。食衣寒餓。道路便利人。贍族

田千七十餘畝。敦行不倦。皆他富人之所難。而浙之人尤喜道公綱紀斡鹽之善。瀕海之田。斥鹵而不可稻也。而故可鹽。其民席葭飯蕡。而鋪鰕魚。而欲甘食好衣饒家室之心。猶是也。則私粥不可得而禁。強此省之人食彼省之鹽。勢力劫斷。佹戾衆嗜。官曰吾如是則利也。民曰吾不如是則利也。官一而民不止萬。人人有惡官之心。雖日抵人於罪。而其勢不止。則私販不可得而禁。私粥與私販相需相周。而商病而官病焉。浙鹽自雍正朝兼總督李衞以松台溫十三場地博產王。配引、之餘。輒有盈羨。溢漏爲私。疏請發帑責場收買。所謂帑鹽也。於是責玉環同知收洋塘後垓鹽盤之鹽。責定海知縣收內港十五澳之鹽。責定標中營游擊收內洋二十二澳之鹽。責提標中營守備定海縣丞收岱山秀山長塗之鹽。責蒲門巡檢收舥艚。責崇明知縣收縣境場竈之鹽。令引商帑商依則納課。分運售賣。輸經費銀以償帑本。而儲其盈餘。又以舟山收鹽最多。提四千、餘引令松江提標五營列肆城四門。謂之營鹽。又裁定鹽政將軍織造以下官衙濫耗。自是私淨官暢。至加

餘引十五萬道。餘引之課與帑餘之銀。歲報十餘萬兩。後雖日漸罷敗。所報僅及十一。而正課帑息。汔無虧損。延至咸豐之朝。論者遂謂維持浙課。李衛收餘鹽減雜課之效多也。同治初元。寇亂初平。改引額爲票運。繼又規復舊章。而私販充斥。引滯課絀。商用愈病。浙西鹽法大壞矣。巡撫召商集議。令願棄引者聽。棄則悉畀公。公延前安徽按察使張學醇。知府沈平章。先後總其事。連約諸商。變通成法。幷江海浦靖之巡爲二。以分緝內地外洋之私。幷常鎭蘇松之廒爲一。以大收餘姚岱山之私。設帑引三萬四千道。均於諸商。輕課減價。以陰敵緣江並海之私。於是商利益滋。官課以充。而公之家亦日豐大。要其張弛。大抵本於李衛。夫鹽法始於齊。盛言於漢。而其事非聖王之大公。人情所不順。後世賢人君子亦嘗思有以決而通之。而事固不便於計臣。今天下就場徵稅。獨行於滇中。或以爲是不可試於額大課重之地。則以是爲國家大業。制四夷養兵足用之本。不可易也。顧行之或亦衰。茶論者又不咎法。而咎無人。不咎法而咎無人信矣。雖然李衛非儒者。公亦

非有大官要人之權也。遭際盛明。則足以奮其志而席陶朱猗頓之富。亦足以自盡其才。士庸有賢不肖遇不遇耶。世之進退人者。乃齎咨累欷徒無人之憂。白圭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由是以觀業無本末。凡能爭時鬬智。息其貲比一都之君者。皆過人之才。非苟而已。如公者。雖曰得勢益彰。要可謂當世千里之中素封之雄矣。今天下又多言西法。西人之於鹽也。徵稅產所。均遠近無二價。此豈非賢人君子之所樂聞而彼顧能行何故因表公墓。並綴而紀之。以告中國談鹽法者。

吳縣沈女士靈表

女士氏沈。初名雲芝。後名壽。字雪君。著望吳興。本貫吳縣。閶門海宏坊其故居也。仍世清門。大年宿德。祖廷榮。服儒不達。遘亂喪家。橐筆于揚垂二十年。亂平旋復獲終子舍。父椿。蒐燼之餘。強習書史。研覈鹽法。賓浙鹺吏。取便於寧家。先後亦二

十餘年。母宋同難共劬。安貞協趣。生三男二女。伯季並殤。存者仲女叔男。女士其第五也。生而慧嫕。尤鍾愛憐。自髫至髻。啼不疾嗷。遺不猥藉。不絞以求得。市餹過門。聞聲能辨。瓏瞳學行。迂避禽穢。斯其篤婉芳潔天賦然也。父啓母沃。行坐中軌。不苟嬉笑。恥伍隣娃。七歲弄鍼。爲姊度綫。八歲學繡。搏而悱憤。試手鸜鵒。豁露文章。十一二窺涉文字。悅喜謠吟。時成一繡。驚動儔輩。十四五繡名漸踔。與姊同功。恆踰夜午。市利其售。家賴以埤。十六字山陰余兆熊。山陰故俗奴婦而主女。兆熊少年。任智而給辯。其始議婚也。父故徊徨。載卻載求。母怵媒言。久乃納贄。二十而嫁。于時館甥貳室。爲婦三歲。母閔其服勞。父嘉其執禮。卒離怙冒。言歸于余室。一女奴僅足奔走。遂乃箕帚惟習。酒食是議。躬少君之行。汲尸季女之有齋。懍惠姬謙卑和妹之誡。體齊姜謹愼從姑之言。冥嘿守雌。機神蘊照。半跽代立。而惡不告疲。三月免身。而漠若無恙。姑恩旋格。婦好頻聞。雖七章躋駿於曹豐。百行踟躕於許允。而崇蘭結佩。孤芳自惜。太瑟更絃。奇響彌逸。于時女士之繡。出入露香而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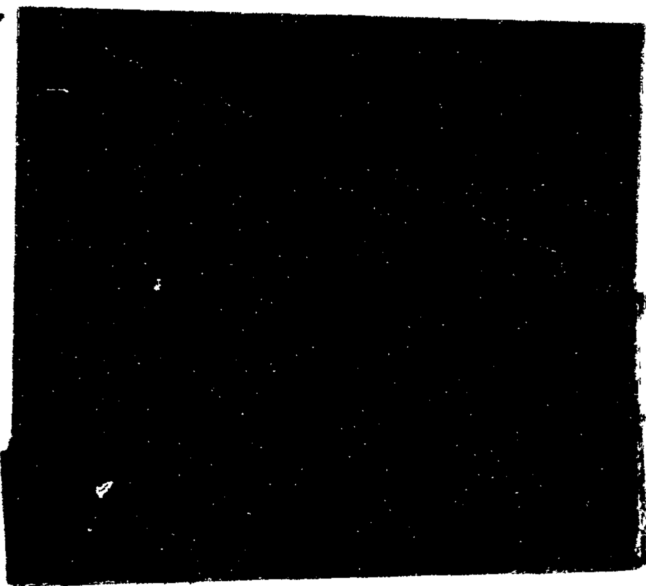
之。士夫欽遲。競致藏弆。其押印題識。則天香閣也。此一時也。遜清辛丑。西狩回鑾。慈寧訓政。飭新嬪職。復逢大慶祝釐。兆熊奉繡以進。自天有命。爲龍爲光。福壽頒翰。兆熊分一。女士因易名壽。用紀異數。退懼盈盛。彌約而沖。嗟歎及於纓緌。傾竦徧之。紛礪矣。司空考工。規廣繡續。設科禁近。俾長而師。女士思揚國華。量駭宙合。陳奉部牒。遠涉東鄰。於是諦翫竭叩。搉精究微。契獨會通。神若予欵。歸國受事。職總教習。兆熊左左右右。酬晤賓寮。靡專靡否。職曰總辦。夫壻居上頭焉。當職之俸。月銀二百。閱歲六七。可萬五千。強兆熊在公沿私。秉支而兩。女士有需。轉從取給。什裁一二。若睨之。天君子惟宜。可以爲壽矣。明清兩朝。女官閔絕。南洋勸業。大會權輿。審查國繡。獨膺官檄。誠曠世而一見。亦舍之而其誰也。若乃意大利都郎之會。美利堅金山之會。並以所繡得卓絕大獎。珍鑽瑰表。藻鑒昱曄於宮中。美聲斠闐於海外。鏡史名媛。莫得比倫。于是所製署余沈壽。此又一時也。國體肇更。都下不靖。辟地析津。僦屋敎授。金革之驚。羈旅之困。惡僕之盜。家人之嗚。生紲而趣索

焉。張謇聞之。迎賓於南通。授繡八年。勤誨無倦。畢業者百五十餘人。高秀異等九人。稟俸殊薄。辭加不受。女士以為生計易榮。酬知實難。又內鬱於女子體柔蹈順之隱痛。分權於哲士損過就中之至言。循涯揣分。矢圖自立。乃黽勉料量。夙夜在公。非力自出。不杖以為助。造詣所會。無微而弗甄。述其緒餘。資成繡譜。序審而析精。理密而恉博。冀詔來禩。以永終譽。而幽憂孔痗。積而疾作。五年之中。劇盡者三。養痾所居。室以字膀。疾有時而奪繡成者署以雪宧。此又一時也。胡天高遠。景命不融。至三之病。終凶不起。時則民國十年六月八日。夏曆五月三日也。年四十有八。捐館顧命。留葬所卒。昔湘靈不從於蒼梧之野。黃嬴別壠於洛陽之原。延陵所謂魂氣無不之。檀弓有言。合葬非古制。亶其然歟。百日卒哭。三月其踰。卜夏曆九月十日葬我黃泥山東南麓。女士嘗從學詩。女字於謇。次子。挹範諷言。蓋非朝夕。永維炎漢熹平。費鳳之碑。立諸戚好。有唐下邳林氏之誌。特詳母家。炳炳先例。稱舉非一。矧堅卓自立。固女士志也。爰求美石。鑴著斯表。光闡休懿。申之銘以攄情。

詞曰。

子先子之惽遺兮。曰鳳之儀。喑嗚而晦采兮。靡耀于他。不可得喑而晦兮。藝違越而聲嵬峨。金之玉之兮。沙斯磨。雲之天之兮。風在下。知有命而命自立兮。天人其如子。何龍駕兮象車。帶蕙兮衣荷。相邱隅兮止善。調玉鸞兮安歌。何壽夭兮在我。求長命兮孰唯而嬰。蛻世兮反宅。山阻幽兮水橫。波旆旆兮旎旎。蔭松桂兮幬女蘿。委子兮林薄。送子兮涕沱。思窈窕而不我得見兮。空谷之石坡坡而陀陀。魚鳥兮賓賓而友友。雨風兮祁祁而和和。將藝梅而滋茝。兮慰子嫮兮山之阿。子毋恐兮我。在不日月兮經過。寧我言之匪石兮。炯照夜之星娥。

張南通詩文鈔卷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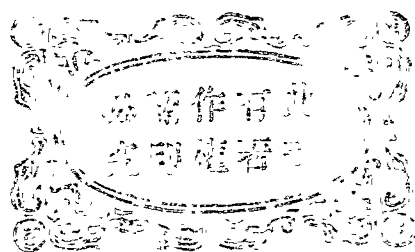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illegible]月[illegible]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發行

[illegible]（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六角



著者　[illegible]
校者　吳興王[illegible]
[illegible]者　[illegible]書局
發行者　[illegible]書局
總發行所　[illegible]書局
發行所　[illegible]書局

分售處

[illegible]書局

